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5nB326

木人剩稿

清 弘贊編　開潙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目錄
  - 開示
    - 碧江諸檀越請往開示心經
    - 莞邑金繩禪院請師說戒
    - 乙巳結夏安居示眾
    - 除夕示眾
    - 丁未夏安居示眾
    - 除夕示眾
    - 己酉安居示眾
    - 七月望日自恣示眾
    - 除夕示眾
    - 元旦示眾
    - 庚戌夏安居示眾
    - 和尚五十一誕前示眾
    - 斐然宋元戒初入法門求示修心法要
    - 辛亥和尚周甲誕晨緇素弟子設供張錦申祝和尚齋訖示云
    - 辛亥除夕示眾
    - 新正示眾
    - 示晨昏課誦
    - 示半月半月布薩
    - 示持齋
    - 示分齋素
    - 示緇素禮儀
    - 乙卯四月十五子夜師夢緇素雲集設新高座請示法要
    - 示得戒因緣
    - 示沙門衣食論
    - 示鐵橈比丘
    - 示非渠比丘住山
    - 示洞先禪人
    - 示飛石侍者
    - 示亦愚禪人

    - 師七十一誕晨講觀無量壽佛經上品上生章畢曰
    - 示禪律
  - 室中答問
  - 警策緇素
    - 策西來山主朱玉翠
    - 策具五近事還潮陽
    - 策劉閏心近事
    - 策禪堂
    - 策淨業堂
    - 策老堂
    - 策鼎湖眾職事
    - 策知客
    - 策典座飯頭
    - 策司鐘鼓
    - 策禪律學
  - 尺牘一
    - 與嚴清江伯
    - 與佟六孩居士
    - 與李友三學憲
    - 與陸義山中翰
    - 與侯商丘伯
    - 與梁同菴孝廉
    - 與吳幼更孝廉
    - 復吳幼更孝廉
    - 與徐伯昌文學
    - 與徐聖甫明經
    - 與陶智量老優婆夷
    - 與曹俊仲工部
    - 與李文之居士
    - 與鍾恒璞近事
    - 與馬來若居士
    - 與斐然宋都統
    - 與吳東三宗伯
    - 與並賢道人
    - 與林直衢居士
    - 與玄翎菴主
    - 與曾續慈清士
    - 與西來山朱玉翠眾居士

- 與尚世明副戎
- 與昂溪大師
- 與何象宣清士
- 與何王生明經
- 與博山穎學禪師
- 與華山見月律師
- 與江景升總戎
- 與曉湘李宗伯

- 尺牘二
  - 與竺菴和尚
  - 與石塔梅逢和尚
  - 與檀度南菴和尚
  - 與位中和尚
  - 與程周量方伯
  - 與黎常谷文學
  - 與楊無見居士
  - 與宗符比丘
  - 與嚴石行文學
  - 復何王生明經
  - 復洪西嚴少宰
  - 復曾自昭文學
  - 復黎哲斯居士
  - 復伍鐵山兵憲
  - 復嚴定生居士
  - 復劉璞公文學
  - 復何見五司寇
  - 復徐聖甫明經
  - 復李仲藏文學
  - 復劉中雷司李
  - 復澹歸禪師
  - 復曾續慈清士
  - 復何王生明經
  - 復劉璞公文學
  - 復宋斐然都統
  - 復梁顒若明經
  - 復博山雪澗和尚
  - 復博山粟如大師
  - 復壽昌觀濤和尚

    - 復黃文侯孝廉
    - 復吳震飛兵憲
    - 與尹瀾柱銓部
    - 復番禺增城眾居士
    - 復秦汧甫居士
- 偈頌
    - 庚戌元旦別慧弓 首座號石箭
    - 辛亥夏日別犢蹤為侍者字薦犎
    - 空石比丘
    - 片石侍者
    - 解牧侍者
    - 馬玉文法名法雲更字別山
    - 宋斐然元戎回朝索記
    - 壽陳汝德居士
    - 壽何隆將文學七十一
    - 壽李淨業居士
    - 贈空渠禪人往海南住靜
    - 贈林直衢居士
    - 壽承乘長老六十一
    - 贈覺溪王近事
    - 贈羅定文總戎
    - 和尚七十一
    - 壽劉中雷司李八十一頌
    - 己亥元旦舉筆頌
- 詩贊
    - 遊新州龍山國恩寺恭謁　大鑒祖師喜賦
    - 用憨山大師韻
    - 贈黎居士
    - 李長華總戎承　平南王命至山炷香賦贈
    - 壽李慧菴居士六十一
    - 贈斐然宋元戎
    - 壽陳公孺山主
    - 壽新興李邑侯乃翁卓然居士
    - 贈王榮我高要邑侯
    - 贈亨扶蔡居士
    - 壽實峰鄧居士
    - 次韻酬顒若梁隱士
    - 復印東陳居士

- 酬青原藥地和尚
- 寄懷陸義山中翰
- 和尚六旬作
- 壽柱庭鄧居士
- 壽崇梵閣黎六十一
- 次韻酬瑞卜何居士
- 次韻酬壽昌觀濤和尚
- 壽麗初簡居士六十一
- 和尚七十一
- 山居雜詠
- 山居
- 毘盧遮那佛贊
- 月智如來贊
- 阿彌陀佛贊
- 無量壽佛贊
- 西方三聖贊
- 廣博樓閣三聖圖贊
- 靈山圖贊
- 觀音大士贊
- 觀音菩薩擎蓮花贊
- 千手眼大士贊
- 準提菩薩贊
- 十六羅漢贊
- 達磨祖師贊
- 布袋和尚影贊
- 和尚影自贊
- 李芝木明經影贊
- 良生馬元戎影贊
- 王莫愚影贊
- 本心近事坐蓮影贊
- 一心近事影贊

- 記銘
  - 西來山白象林小龍湫記
  - 寶象林瑞塔舍利函記
  - 瑞塔然燈記
  - 匾竹杖銘
  - 雙杖銘
- 續贊

        - 三教圖贊
        - 亨民鍾居士影贊
        - 棲老和尚影贊
        - 和尚牧牛影贊
    - 序文
        - 四分律藏名義標釋序
        - 四分戒本如釋序
        - 授比丘戒錄序
        - 刻二教論序
        - 刻通極論序
        - 心經添足序
        - 歸戒要集序
        - 刻地獄生天記序
        - 刻金剛經後序
        - 壽孩若何司馬八十一序
        - 題程君縉居士浣月軒
        - 刻博山無異老和尚廣錄後序
        - 刻十七帖序
        - 好生集序
    - 祭文
        - 掃雲棲大師塔文
        - 掃壽昌太師翁大和尚塔文
        - 掃博山異老和尚塔文
        - 上瀛山雪和尚塔供忱
        - 上鼎湖棲老和尚供忱
        - 祭華首空隱大師文
        - 祭博山雪澗和尚文
        - 祭蘆田穎學大師文
        - 祭公孺陳山主文
        - 祭高要王邑侯文
        - 祭空白禪師偈
    - 舉火
        - 為崇梵閣黎舉火
        - 為鐵橈比丘舉火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    - 3

    - 4
  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木人剩稿序

嘗考古而知世運之隆替，與佛法之廢興，皆有數存焉，非人之所能為也。世運則五百年始有王者興，隨有名世輔長。佛法則自釋尊而降，代不乏人，大都皆承願力再來，誠非偶爾。昔張方平謂王荊公曰：「儒門澹薄，收拾不住，皆歸釋氏。」信不誣也。嗚呼！彼諸大知識，僉棄我而沒，良以法末人漓，難為教化，概不肯住世為苦海慈航。比諸方據室撐持祖道者，亦既兢兢黽勉，弗敢告勞。然而經律禪淨，各擅一能，兼善之材，無多屈指。甚矣！得人之難也。東粵何幸，迭產聖僧，向大鑑而下，石頭、仰山等輩，皆法門角虎，覺苑飛龍，今也則亡，殊堪慨歎。猶喜線傳未滅，旋而崛起，至人經律禪淨，咸稱獨步。今見我在犙和尚，其人也，高居鼎湖方丈，尋臥麻溪象林，不居祖位，如良賈深藏，故緇素屢請昇堂不允。年登古稀，來吾江南長干及寧波鄧山，供禮如來舍利浮圖，晉雲門顯聖位中和尚，力請上堂，并與眾授戒，皆堅辭不諾，頗不類近代堂頭婆心太切，多囑法嗣希圖熱鬧門庭。師惟以惡辣鉗鎚陶鎔來學，如大匠繩墨，不為拙工改廢，故根器稍劣者多望崖而退。師既無心於事，無事于心，嘗以木人自目，故鼎湖方丈後額曰木人居。居可容膝，面山而窗，名花好鳥，時開時鳴。師本體無情，對景宴如，恬不為動，於是花鳥獲適其性，又從而額曰雜花苑。聯曰：鳥從歌旦夕，花任笑冬春。豈非取木人看花鳥意乎？師矜正法下衰，禪淨之餘，註釋三藏百有餘卷，以利群蒙，字字津梁，皆發古人所未發，如良醫之應病與藥，服者悉瘳。緇素叩擊，隨機開導，莫不切中肯綮，各臻玄奧。侍者錄其要語，成帙鋟梓，名曰《木人剩稿》，屬予序。予儒者也，內典未閒，惡足以知師之高深哉？然緬師履踐，猶宮牆數仞，其中美宗廟、富百官，有不待入而知其具足者矣，因為《剩稿》序。

賜進士出身、文林郎、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、加一級、丙辰會試充內收掌試卷官、丁巳順天鄉試同考，法弟子江南新都程化龍頓首拜題。

鼎湖山木人居在犙禪師剩稿目錄

卷一
開示
答問
卷二

警策
尺牘
卷三
尺牘
卷四
偈頌
詩贊
記銘
卷五
序文
祭文
舉火
行實
塔銘

鼎湖山木人居在犴禪師剩稿卷一

侍者開溈錄

○開示

碧江諸檀越請往開示心經

師陞座講經題，至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訖，時人眾哄鬧，聽者難聞，乃略示云：「當知菩薩所修不同，名號亦別。從眼根修證故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得觀自在名；從耳根悟入故，初於聞中入流亡所，得觀世音名。大眾！欲識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麼？」即豎起如意，復云：「大眾！欲得觀世音菩薩入流忘所麼？」喝一喝，便下座。

莞邑金繩禪院請師說戒

師拈香祝聖訖，據座示云：
「善男子！諸佛世尊，本為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，所謂開佛知見、示佛知見、悟佛知見、入佛知見，故說無量法門、八萬修多羅藏。法門雖復眾多，而總歸三學，所謂戒、定、慧也。然慧由定發，定藉戒生，是知戒為三學之首、萬善之基，眾聖因茲而趣菩

提，諸佛從斯而成正覺。所以欲得無上妙道，須當至誠而稟受之。」(示己次第，為諸緇素受戒。)

乙巳結夏安居示眾

「原安居一法，有事有理。言事則三月九旬之中，身不出界外宿，即名安居。言理則有大乘小乘。大乘以大圓覺為自境界，若心念世事，即名破安居。身雖出界，心存鏡智，不名破夏。所以文殊三處度夏，不名破安居。以文殊於大圓覺中，未曾動著一步也。其小乘以身受心法四念處為自境界，若心離念處，即名出界。而思世間財色名食睡，即被五欲魔之所纏縛。雖不名破安居，而煩惱結使瘡疣未除，九旬誠為虛度。如昔有一比丘，依樹下安居，忽然一念思惟世事。樹神語言：『比丘何以生大毒瘡？』比丘聞已，即自責心悔過。神言：『比丘善自塗瘡矣。』比丘復住四念處。神言：『比丘瘡已瘥矣。』所以一念纔生，鬼神得而知之。豈有心念俗事，而不遠離賢聖，還得與淨行者同居乎？今有修念佛者，即以六字洪名為自境界，若心離六字，即名破安居。其參禪者，當以一箇話頭為自境界，若離話頭，即名破夏。故云，暫時不在，如同死人。寧有心思五欲，而不破夏者乎？苟不遵事依理，則有名無實。不免於三月中，有徒喪光陰，虛度九旬之責也。」

除夕示眾

「今乃臘月除夕，諸方叢林規矩各各不同，或有歌曲戲舞，或有說法豎義。今夕鼎湖也不歌舞，亦不說法，畢竟作箇甚麼？者裡須是箇仙陀婆漢始得。會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若也不會，當別與大眾說箇[臘-月+土]雜話也罷。若言[臘-月+土]雜，則諸人滿腹皆是，又何須山僧說乎？倘言我無[臘-月+土]雜，不但慧眼不明，實自昧多矣。今不妨為眾拈出。何如？何為[臘-月+土]雜？所謂三毒、十惡、八萬四千塵勞妄想、塵沙諸惑是也。然八萬四千皆由十惡而有，十惡本三毒而生。言十惡者，身三：殺、盜、婬；口四：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；意三：貪、瞋、癡。云何名殺？非謂不害人命，而飛禽走獸、蜎飛蠕動俱稟識心，心無大小，惟形類不同耳。既心無大小，則上自諸佛，下至六道眾生，同一覺性，如有傷害，即是殺未來諸佛也。云何名盜？非謂偷他七寶資財，但非己有而起貪心，即是盜矣。云何名婬？非謂干犯他人男女，乃至不淨心生，思念前境，即是之也。云何名妄言？謂未證聖自言證聖，未悟道自謂悟道，未得禪定言得禪定，乃至言見神見鬼等，名大妄言，

與殺盜婬罪同科，不通懺悔也。云何名綺語？謂種種裝飭虛浮不實之詞，惑亂人心也。云何名兩舌？謂向此說彼，面是背非，令人虛生憎愛也。云何名惡口？謂口出麤言，罵詈於人，痛如刀割也。云何名貪？謂貪愛五欲財色名食睡，又眼貪好色，耳貪妙音，鼻貪香氣，舌貪珍味，身貪細滑，意貪一切快樂諸法也。云何名瞋？謂於違逆之境，煩惱忿起，瞋火滿胸，不思有理無理，只見己是他非，吐惡毒言，兩目瞋視，不顧師長朋友上中下座，縱曾沾恩叨澤，悉皆忘卻，只欲己勝，豈念陷他。云何名癡？所謂愚癡倒見，無有慧目，不鑒是非，於三教中，不能分別是法、非法，此世間法、此出世間法，於如來三藏十二分經，何者是大乘、何者是小乘，何為性宗、何為相宗，何名有宗、何名空宗，云何權教、云何實教，何等了義教、何等不了義教，於此不能決擇分別，即失趣向，縱饒勤苦精進，不免盲修瞎練，月往年來，無常忽到，孤負一生，錯足一踏，即陷墜深淵，千生萬劫，沒有出頭，如此[臘-月+土]雜，若多若，自須一一檢過，不可因循，自欺自瞞。生死關頭，業識種子，此便是也。成佛作祖，亦不外於此矣。故溈山云：『一念頓悟自理，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，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，即是修也，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』何名現業？三毒十惡是也。何名流識？八萬四千塵勞妄想是也。即如吾人心中念生念滅之妄識，如水迅流，使人不自覺知。若無慧目，尚不見其生滅起止，何能窺其迅流面目？一念起即名為生，一念滅即名為死，生死不停，長劫流轉。此之種子，若不急除，則生死無汝出分。雖然不能頓除，必須漸漸去離。故經云：『理須頓悟，事要漸除。』既云頓悟漸除，況其未悟者？所以古人悟後，水邊林下，正為操履此事。若能除得一分，則便去其一分生死，乃還其一分米錢。諸仁者！請自檢點，看曾除得幾分？倘全未除，則今晚閻羅老子與你打算，算到口氣不來日子盡，須一一還他。噫！各自請回打點去，休將瞌睡錯時光。」

(仙陀婆一名四實，惟有智臣能知，謂鹽、馬、水、劍。)

丁未夏安居示眾

「六根淨攝，身心晏然，名之曰安。誓此九旬，足不越界，名之曰居。然一歲四季，何以但夏三月結制安居？據律教中，如來為三事故，制夏安居：一為雨盛炎熱，比丘自當禁足三月，勉勵策進身心，不得一切時人間遊行，妨修道業；二為夏時多諸蟲蟻，舉足動步，莫非傷損，比丘原修慈行，護生為本，無事不得遊行；三為遮諸誹謗，以比丘違前二事，招世譏嫌。由此故，制夏安居也。若據宗門，護生須用殺，殺盡始安居。喚何者為生？所謂三毒之魔、六

根之賊，情識知見，苟不剿除，為魔賊所縛，終不能解脫獲大自在，何得名為安居？若山僧則不然。何也？盡大地覓一眾生，了不可得，何有生之可護？自無始來，寸步也未出門，何處人間遊行？從頭至足，中間不見有我，何人受彼譏謗？三毒六根之魔賊，本是妙明中家具，如指不觸指、空不礙空，且向甚麼處下手，而言殺盡始安居？」良久，曰：「大眾會麼？若能於此薦得，則安居已竟；如或不然，且各歸寮，對首受法去。」

除夕示眾

「今是臘月三十日，在家者公私匆逼，債主填門；出家者閻羅老子打算飯錢。諸仁者！請自籌量，看曾還卻多少也未？若還他飯錢不得，一飲一食、一絲一縷，名為負債受用；若分文不欠，方名無事道人，亦名解脫大士。除此之外，還有還得飯錢者麼？唯有參禪與念佛二種暫延債主。然參禪的，二六時中把箇話頭放在面前，念念發起疑情，如紅爐大冶，觸物皆燒，所謂魔來也殺，佛來也殺。既然凡聖不立，生死又向何處安排？縱然閻羅老子到此，且顧眉毛不暇，又何敢與你打算飯錢？念佛的，行住坐臥把一句彌陀安著胸中，念念不忘，休云西方淨土有箇彌陀，然淨土不離你心，你之自性即是彌陀。諸仁者！欲見彌陀麼？請自迴眸一看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見麼？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苟於此見得，飯錢還畢；如或不然，請自尊重去，明朝當刮目來相會也。」

己酉安居示眾

「六賊不侵自境曰安，六根不躡他界曰居。若纔出父祖門庭，即被他擒攫，不居陰界，法身獨露。若不如是，且自努力，各進己業。參禪者，舉起話頭，疑情現前，便當深錐痛箚，如下刀刃，即要見血。念佛者，放下萬慮，堅持六字洪名，如輪環轉，無令彈指間歇，即得淨念相繫。看律者，須達止持作犯名種性相，信如來言，勿順庸鄙，吉羅無虧，結使自消。看經者，洞明性相宗趣，研窮法理，契悟無生。餘此之外，隨力隨能，執役勞務，供養佛法僧三寶，自然福至心靈，入道無艱。所謂二嚴備足，方證菩提。苟不遵教，竊入法門，避懶偷安，虛沾信施，是魔眷屬，辜負出家，徒名安居，大失律旨，非世尊意。況人身難得，正法難聞，宜加精進，祈超三有。又今末劫眾生，福輕業重，自應晨昏夙夜，勤行禮拜懺悔。一消罪累，二長菩提，三為成佛種子。毋致袈裟下失卻人身，

悔之不及。今老人雖不常在山中，如能依法奉行，即在吾邊。倘不依言，雖共同住，亦去吾千里矣。宜各勉旃。」

七月望日自恣示眾

「今晨是佛歡喜日。云何名佛歡喜？蓋佛于二事中而生歡喜：一、眾僧自恣，於見、聞、疑三事任他舉發，有過則如法懺悔，故佛歡喜；二、於三月中精進行道，或階四果、三賢、十地，或增益戒、定、慧學，故佛歡喜。今日看將來，佛必不為我等歡喜，而為我等攢眉。何也？其有罪者，自不發露懺悔除愆，縱有見、聞、疑，而畏他瞋怒，不敢舉發，則於自恣名體俱不相當，故佛為之攢眉。今日於四道果無所得，於三賢、十聖位無所證，於三無漏學無所增勝，好生慚愧。何謂於三無漏學無所增勝？戒以對治煩惱惑為義。煩惱雖多，約有二種：一、根本；二、隨眠。今當自揣，曾持何戒而除何惑？若檢點不出，是則於戒懵然，奚能增勝？定謂四禪、八定、諸三昧門。今當自忖，看已曾證得何等三昧、禪定？苟無所證，則慧學無因矣。慧以破惑為義。敢問已破何惑而證人空智？曾破何惑而證法空智？若非如此，徒喪光陰。倘以識見妄生邪解，謂本自現成，何修何證？則陷墮在邇。是則三學無分，聖道匪階，自負己靈，寧無畏懼哉？」

除夕示眾

「諸仁者！現前有一物，且問諸人知不知？老僧仔細看來，四面不相似。言其大，非丈尺可窮；言其小，非權衡能定。欲名名不得，欲說說不出。若云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總是捕風捉影漢。若云予欲無言，無言即是言矣，且輸他維摩老子一著已。何也？在昔維摩居士示疾於毘耶丈室，彼時文殊大士與五十餘位菩薩并諸賢聖同往問疾，維摩乃問：『諸仁者！何者是不二法門？』諸大士既各各自呈所得，後問文殊菩薩，文殊云：『我於無言、無說、無示、無識，離諸問答，為不二法門。』文殊卻問：『居士以何為不二法門？』維摩默然無言。維摩敗缺且置，若是老僧當時在會，即拂袖而出，免使在會賢聖一場懨懶。老僧今夕欲吩咐木橛為諸人說破，又恐煩及于他，不如各各放下，休歇身心，即自見自知，如啞子喫黃連，始信老僧今夕言不欺也。」

元旦示眾

師云：「老僧昨除夕所示，現前有一物，四面看來不相似，你等諸人不以為意，不向此討箇明白，畢竟似箇什麼？老僧今日不惜舌頭，為諸兄弟下箇註腳，所謂不似佛，不似祖，不似人，不似馬。你等若能於此不似中端的箇落處，方有修行話分，亦可以了生死。不然，生死到來，道眼不明，便被生死拘繫，墮落三塗，無有出期也。你等諸人若有能端的得，可出來試道看。」首座出云：「某甲截舌有分。」師曰：「猶須更道始得。」座云：「待某甲有口即道。」師曰：「敗缺了也。」座云：「和尚也有一半在。」師曰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座云：「謝師可棒。」師曰：「首座且置，你等諸人又作麼生？當下便要取決，方為好心出家，亦不孤負老僧，恁麼不惜眉毛，為你掉盡婆心。諸兄弟！既不能出來道取一句，老僧今更以方便為諸兄弟別說箇摩訶般若波羅蜜話，令你等修行，知箇趣向。只如者箇般若波羅蜜，覷之即瞎，擬之即死，向前則喪身失命，退後即墮坑落塹。你等人人有此波羅蜜，老僧亦有此波羅蜜，三世諸佛亦有此波羅蜜，只是諸佛能善解受用，你等不解受用。你諸兄弟既知自有，便應自保重，不可向外妄生愛惡，見諸佛便生敬愛，見眾生有不順己情便生憎嫌，違此則不達凡聖平等之法。一切眾生既有，即是佛也。若知眾生是佛，憎嫌何由得起？諸兄弟！今後切須保重自己者箇波羅蜜，勿於眾生有分別異見，始得免不輕他咎。所以我釋迦世尊因地時，為常不輕菩薩，每見四眾人等，俱禮拜稱云：『我不輕於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』彼時四眾惡口罵詈云：『我等不用汝虛妄授記。』爾時菩薩不生瞋恚，仍向前禮拜諸兄弟，看他是何等謙卑忍辱。蓋因他信得眾生確確是佛，自信信他，自保保他，故能行此難行希有之事。老僧也願諸兄弟及早克念，以此菩薩為師為鑑，自信自保，始有脫離生死日在。」

庚戌夏安居示眾

「大眾！安居既竟，須當勤策身心。所謂幻事場中，一法不捨；金色門頭，一塵不立。不立一塵，如大冶洪爐相似；不捨一法，即六度萬行、空花佛事皆悉隨作。倘若錯過，再遇難逢。若以枯木禪為一塵不立，則未免他日野狐身在。諸兄弟！可向事事無礙中做去，則自他兼濟，福智日新，始不孤今夏中三月資益者也。」

和尚五十一誕前示眾

「某命生不辰，出值末劫，根鈍識暗，福薄慧淺，上乏德以酬四恩，下無法以資群有，既生無能有益於世，死復何顏以見佛祖？曉

夜思忖，淚沾簟枕。茲屆母難之晨，益加愧切，食息尚不能少安，又何面目與眾慶誕？知我者，為祝先靈早登上界，三途有情頓息苦輪，勿傚世俗設齋辦供，增我慚顏，添我痛結，足感厚德。更祈眾兄弟挺身向前，各出手眼，努力衛持佛法，匡護父祖門庭，放我骸骨歸于巖壑，得與清風為伴，明月同倫，則肝膽塗地，亦未能報君於萬一矣。」

斐然宋元戎初入法門求示修心法要

「經云：『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。』難得而居士得之，難聞而居士聞之。既聞之，則當著力求進，以步躋堂奧，而受用無盡矣。但進趣之方，其路不一，若近世所遵尚者，唯參禪、念佛二門。禪謂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即達磨祖師所遞相傳授者。昔古人於一言半句下，洞明心地，與諸佛祖同一口氣，無二無別。後人根機稍鈍，不能於言下契悟，故古人不得已而示以一言一句，深參實究，行住坐臥，未嘗暫離，以悟為則，吃緊做去，豁然疑情頓破，則生死大事了當矣。然此一門，最玄最奧，參者難得其妙，多墮情識光影坑中，埋卻不少，必須要依明眼善知識，時刻提撕，始不錯認石火電光為自己也。念佛一門，謂眾生不聞佛名，不見佛性，沉淪生死海中，無解脫期，故如來愍之，教令念佛，以稱佛名，滅卻無邊生死之罪。如其心心念佛，即心心是佛，不假方便，自心便是淨土，自性即是彌陀，捨此虛幻報身，直趣極樂世界，親睹彌陀，至成正覺。今居士夙植靈根，雖處塵勞，而不為塵勞所惑，知有三世輪迴，欲求出生死之法，必須於如上二種法門深進共一。若要念佛，當將一句彌陀名號惕於心中，六字歷歷分明，猶如連珠，不使間斷。設有妄念倏起，即須早覺，還續前念，不可隨妄想境遷流，無有底止，日久月深，自然淳熟，便證念佛三昧。縱未證三昧，現獲三種利益：一者、經云：『念佛一聲，滅卻八萬四千億劫生死重罪。』二者、蒙佛大悲願力攝受，經云：『若有眾生持我名號，我當接引其人來生我國。』三者、此心刻刻妄想扳緣，即是流轉世間之因，當來必招六道生死之果。若一稱佛號，即此妄念變為佛心，便是返本還源，復自性佛矣。若欲參禪者，須看自己現前者一念妄想從何處生起，滅向何處，於二六時中刻刻尋究，以必窺見為了手，忽然一日覷破，則歷劫塵勞生死種子一朝解脫矣。然此必須把定正見，切不可錯認目前光影，亦不可將心穿鑿，亦不得暗地湊泊，直須發起勇猛精進，驀直向前討箇落處，以為究竟。如是用心，縱未開悟，已種般若種子千生萬劫無泯。此是初入法門捷徑工夫榜子，唯居士明而鑒之。」

辛亥，和尚周甲誕晨，緇素弟子設供張錦，申祝和尚齋訖示云

「昔世尊降誕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云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後雲門禪師曰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了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我某甲今日生茲末季，前不睹釋迦老子開大慢言，後不遇雲門老漢惡辣鉗鎚。若遇惡辣鉗鎚，今日便與黃面瞿曇出氣，不致帶累諸仁者跋涉而來，華錦稱祝薄德，山僧好生慚愧。斯事且置，只如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道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露柱打破石人頭。」

辛亥除夕示眾

「今日除夕，世云除舊布新，我等釋子喚甚麼作舊？甚麼作新？」訶首座出曰：「適和尚教除舊布新，本來無物，除箇甚麼？布箇甚麼？」師曰：「只者箇甚麼也須除卻，甚麼與不甚麼並皆掃蕩。」座曰：「從何處下手？」師喚曰：「開。」訶答：「諾。」師曰：「便好下手去。」座禮拜，師良久，曰：「古人道：『如牛過窗櫺，蹄角通身俱已過了。因甚麼尾巴過不得？』」書記出云：「前後際斷，中無一物，牛與窗櫺俱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未夢見在。」座曰：「如來禪許公有些子分。」記云：「只如首座又作麼生？」座曰：「好箇畜生，被人賺向者裡走。」師曰：「依然未端的，猶欠腦後一搥在。」座禮拜而退。次早元旦，座禮佛，稽首纔起，忽腦迸香桌，聲轟如雷，不覺身心廓落，即入方丈，呈偈曰：「腦後一槌，虛空迸裂，四方八面絕遮欄，大地山河齊漏洩。牛尾巴，親捉倒，始信鳳凰兒不向那邊討。」師曰：「今日乃知吾不你欺，誠不媿為博山兒孫也。」座曰：「承和尚記莂。」禮謝而退。

新正示眾

「今日獻歲初三，世云：彌勒世尊降誕芳晨。既云彌勒降誕，為甚麼不見現身說法鄄？」訶首座出，曰：「且喜說法已竟。」遂禮拜，復立。師曰：「你既肯承當，為甚麼還自退讓？」座曰：「灼然無諱避處，但曹洞家兒孫事應側立。」師曰：「老僧除夕示東山水牯牛公案，次早你因緣時至，腦迸香桌，始知吾婆心徹困。你既如是，老僧亦不可放過。」遂擲拂子，座手接得，師曰：「東山一頭水牯兒，腦後一槌奪卻尾，大地山河無覓處，原來落在者箇風顛

漢手裏。」座即禮謝，曰：「蒙和尚吩咐，敬當奉持，掃除魔佛，以報不報之恩。」師下座，歸方丈。

示晨昏課誦

「二時課誦，是修行之要術，出生死之靈符。固不可得而簡略，又豈可得而輕忽者哉。晨諷楞嚴咒者，淨除業障，成就所修。晚誦《彌陀經》者，彰顯西方，注想淨土。次誦八十八佛洪名，以滅罪之根源。復修菩薩五悔、普賢十願，成就六度萬行，回向淨土，棲心寂光。後加施食，福利群生，拔其劇苦，令餐法味，以獲解脫。是則每日晨昏二時，自利利他之行無間。猶須於二六時中善用其心，屏息諸緣，不馳外境，念念不忘，始得所修圓備。若夫情念不休，妄心不了，奔逐六塵，如窮子逃逝，忘返家念。即晨昏課誦而成說路人，何日云歸？又況於課誦而不注心專誠者，何異童蒙課三字經乎？其中經文懺理未解者，速當博問究明，方為智者善懷要術，而佩靈符。乃不落童蒙之誚，而自事成辦矣。」(五悔者，一眾罪皆懺悔，二諸福盡隨喜，三請佛功德，四願成無上智，五迴向無上菩提。)

示半月半月布薩

「佛制半月半月布薩，為淨三業，以潔六根。有過者，即當發露，說悔其罪；無犯者，依法淨住。以戒淨故，煩惱結使，因斯解脫；未來生死種子，從此凋謝。故布薩翻為淨住。由吉羅無犯，乃名淨住，亦名長養。謂離諸罪障，功德長養，法身漸圓。是以持戒為功德妙因，獲證法身極果。故經云：『如來三十二相，無差別因，皆由持戒而得。』又云：『戒即汝等大師。』若無戒者，是則無師。師既無矣，奚名釋子？而故違者，即是逆師命，叛師教。既為脫生死出家，豈可不遵如來聖制？況今一衣一食，皆藉如來白毫相光之福分及，而不念報恩，復加違教，可乎？又於半月半月，在伽藍前，不畏神明，自欺心口，可乎？經云：『犯戒之人，滴水難消；伽藍淨地，無容足處。行則鬼拂其跡。』可不慎哉！其有智者，無論大戒非大戒，自當時時防非止過。有犯則發露悔過，無則加勉。故律云：『有二白法：一者不犯；二者設犯，即能懺悔。』既許悔過，還成白法，烏可自覆而為黑業者乎？能如律教修持，是則世間良祐福田，天人導師。如佛言曰：『若山谷中，有五清淨持戒比丘，能令世間正法不滅。』可無自懷慶幸於波羅提木叉，而不深生珍敬者哉？」

示持齋

「齋乃仁術也，大人君子之學，非婦人女子之事也。今人侈口腹之欲而惡言齋。夫口腹之欲不可縱意，孔門訓之詳矣。孔子曰：『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』孟子曰：『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。』許人縱口腹哉？何學孔子之學？以口腹小事而與孔訓相違，不自知其非，且謂齋之一字專於釋學，不思子之所慎齋戰疾，又曰齋必變食，孔子曷嘗無齋也？更若孟子之言，則曰：『齋戒沐浴，則可以事上帝。』事上帝者，顧諟天之明命。顧諟天之明命，是帝王明德新民之學也，非大人君子之學哉？齋為婦人女子之事哉？吾愧今之丈夫不及女子者多矣。何也？女子能齋，是能操術於仁；男子不能齋，是乃絕術於仁。仁，人之生理也，是所異禽獸之幾希者也，可絕乎哉？故人當急急乎齋也，求乎仁也。」

示分齋素

師一日與二三子話，示學道人貴腳下無絲，始得去來自由。時有高士雍容作禮，問曰：「僕末俗愚夫，未達圓頓之旨，今始覺知歸向法門，而於齋素尚懷疑惑。竊見時人有食海參、海蜥、蠔、蜆為齋者，以為無血，故無所妨，豈其然乎？」師曰：「器世界中，眾生亦殷充矣。所謂胎卵溼化，蠢動蜎飛，俱稟識性，咸知希生怖死，食息苦樂，與人無殊，唯形質不同，故血有赤白、骨有內外，白者如蠔、蜆之屬，外者如龜、玳之類。或依水陸而居、或依虛空卉木而住，盡名眾生。蠔、蜆等乃眾生之一耳。若噉此為齋，非我佛教之謂齋也。」士曰：「敢問齋義？」師曰：「齋之為言齊也。齊身不殺、盜、婬，齊口不妄言、綺語、兩舌、惡口，齊心不貪、瞋、邪見，而履夫中道。故佛制齊日中一食，使不倚有無之偏邪，而直處乎中道第一義中。今人有身齋而口不齋，口齋而心不齋者，全乖中道也。」士曰：「中道云何措足？」師曰：「根塵不偶，心體離念，即名中道。」士曰：「初學鈍根，罔諳進趣，可有方便乎？」師曰：「念佛、參究、修觀三門，隨履其一，即是登中道之階梯。」士曰：「還用持齋否？」師曰：「豈不聞齊身口意耶？齊身口意，即名持戒。若戒不持，如人無足，尚不能登躡階梯，豈能窺其堂奧乎？」士曰：「今時持齋，多不中食，亦有益耶？」師曰：「古人云：『一日持齋，天下殺生悉無己分。』安得無益？若不中食，但名斷葷持素，不得名齋，有違中道之義也。」士曰：「中道在心，非在夫齋。」師曰：「心體無依，理因事顯。卻事言理，如棄燭期明、滅色求空，猶不免邪見稠林，況得中道第一義哉？」士

踴躍禮謝曰：「非師指示，幾沒邪途。今承明誨，雖殞身未足酬其萬一矣。」

示緇素禮儀

「凡為共住之眾，無論老少，與久修近進者，要須屏絕名利，備修禮儀。苟其名不捐，則好譽惡訾日生，而人我是非交集胸中，廢德喪行，自茲而始。利不除，則希得畏失，而情馳外境，交結往來，狎近時深，心行日濁，愛欲貪恣，蘊滿腹內，污道忘修，由是生焉。儀不具，則表乖僧體，陋符庸俗，人天失所宗仰，志氣日虧，僧寶從此漸替矣。禮不修，則失上恭下敬之誼，見上忘尊，見下缺慰，不接待往來，深違和敬之道。至於稱呼應諾，罔知尊卑之式。準如律教，上中下座，彼此皆稱大德上座，或喚下座字號下座，或稱上座為長老尊者。今依叢林規法，彼此悉稱師父。若稱檀越，則云居士。居士者，以有才大富，好談名言，清淨自居之謂也。或稱檀越，理亦當焉。古稱帝王，皆云檀越。檀者，施也。越者，度也。謂彼能行布施，即能越度貧窮生死苦海也。若老若少，皆此稱之。居士於僧，亦當輕心敬仰。何也？凡為僧者，皆稟如來出俗之教，乃世外之士，處一切人天之上首，故帝王稱之為上人。是以天帝釋每出東門即禮佛，出南門即禮法，出西門則禮僧。如來在昔，親以百頌而讚僧德。縱其無道，猶囑天龍護祐。雖知非聖，亦當屏自慢心，以聖視之敬之，則自獲殊勝福田。此是如來親說。故知無問長幼，有道無道，皆應稱為師父。所以者何？凡有一言可法者，皆為我師。是故經中教令，依法不依人。譬如陋瓶盛寶，穢囊藏珍，不可以其囊穢而棄其珍，嫌其瓶陋而捨其寶。固道無長幼，尊人即是尊己，虛心便能納物。如來說世間有四不可輕。所謂沙彌雖小不可輕，能說法利人故；王子雖小不可輕，能殺活人故；星火雖小不可輕，能燒萬里岡山故；龍子雖小不可輕，能摧山傾海故。若能彼此恭順，則人人自德，翕翕法立。是故儒門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釋宗則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自古聖賢，莫不由斯嚴身進道。倘忽此以為輕，則道喪有日，法滅在邇矣。」(師初住西來山，彼間僧俗不知禮法尊道，故示之也。)

乙卯四月十五子夜，師夢緇素雲集，設新高座，請示法要

(時素多緇少)

師曰：「自漢明帝法流震旦，人皆依教，修證者多。爾後人逐名言，依經解義，證悟者寡。故我達磨初祖航海而來，掃蕩糟粕，不

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既云不立文字，又教老僧今日向什麼處開口？所以昔日維摩被文殊一問，直得咳嗽不得。而今還有能為維摩大士出得一口氣者，不妨出看。」眾無語。良久，曰：「眾既為法而來，不可入寶山空手而歸。老僧常為大眾別唱箇舊家曲調也罷。」僧出，云：「雖然是箇舊家曲，一番提起一番新。」師曰：「昔日白侍郎參鳥窠禪師，窠曰：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』白曰：『者箇話三歲孩童亦說得。』窠曰：『三歲孩童雖說得，八十公公行不得。』彼時侍郎直饒舌頭吐出三寸，亦不能下口。屈殺，屈殺。」便下座。

示得戒因緣

「佛制受戒，必須心境相應，然後戒體成就，缺一則戒不可得矣。言心者，謂行人志期出離生死，專心希得戒法，至誠懇師稟受，心無異念也。言境者，要具法界僧緣。僧者，謂三師七證。三師者，一，和尚，十臘滿足，善解經律論三藏，如或三藏不能備達，亦須律藏通曉，得作和尚。二、羯磨阿闍黎，三、教授阿闍黎，並須善閑軌範，戒德清高。此之二師，不論年臘，但戒律精通，便許為師。七證者，言其極少，方云為七，邊地許二，並要戒德清淨，堪作證明，缺一不可。數雖滿七，而非大戒及不清淨者，俱不聽為作證明，受者亦不得戒也。法者，謂依如來聖教，白四羯磨如法，文無差舛，方得成就也。界者，一自然界，二作法界。若無此界，一切羯磨受戒皆悉空作，以無界攝故，戒不成就也。作法界者有二：先結戒場，次結大界。結法如律文。若不在場內受戒，在大界內受者，一切比丘俱要齊集，惟除說欲。有一比丘不集，諸比丘俱得別眾罪，受戒者不得戒也。緣者，謂三衣、缽具、濾水囊，六物備足，不得苟簡及借替等事。受沙彌戒者，須備上、下二衣及缽、濾囊。上衣者，謂縵條，不得割截。若披五條、七條割截之衣，律制不許，深為罪累。下衣者，謂涅槃僧，此云裙，當依律制，非俗裙也。倘現未備，後應造之。若與上相違，無作不發，戒不沾身，是為濫廁僧倫，罪過彌天，何能消他信施？既知戒為出生死之舟航，趣涅槃之徑路，為師者不可不慎，依律作法，方免自誤誤他之咎。其受者豈當輕心苟簡從事？既無作不攝，難逃賊住之愆，授受者鑒諸。」

示沙門衣食論

「佛制出家修道，當依四聖種住：一依衣服知足，二依飲食知足，三依臥具知足，四依醫藥知足。或有以醫藥攝前第二，其第四云：依樂斷樂修，此謂饒益病比丘故。以防病比丘有少病，即求勝藥，不能勤修聖道，故云樂斷。斷謂斷諸煩惱，樂修謂樂修聖道。是以受比丘戒時，即為說四依法：一依糞掃衣，二依乞食，三依樹下坐，四依腐爛藥。由少欲知足，一切諸佛聲聞緣覺皆從此生，相續不斷，故名聖種。又此能令正法久住世間不滅，故名聖種。斯是如來大慈，為諸弟子安立產業及所作故，說此聖種。前之三種是安立產業，而捨四種世業：一捨農務，二捨商賈，三捨傭作，四捨自在。捨此四種，惟以乞食一種為出世業。此乞食以無貪解脫善根為性，故《心地觀經》云：『如是四事，隨有所得，麤細稱心，遠離貪求，是無垢性。諸佛如來三十七品菩提行法，皆從此生，能令佛法僧寶常不斷絕。』今之沙門釋子，四種全違，而求勝妙衣服，具足飲食。倘有少病，即圖貴價藥石，得之不念來處，缺之則憂惱障起，甚至退失道心。是故一切諸過，皆從此不知足起也。智者當其勉諸。」(糞掃衣者，是他所棄，縱有所污，拾回七次浣之而著，迦葉尊者終身服之。腐爛藥者，亦名陳棄藥，是陳年腐爛之藥，人之所棄，有病取而煎服。)

示鐵橈比丘(法名開楫)

「菩薩利生，必以般若大慧為舟楫，六度萬行為櫓棹，恒順眾生為風帆。煩惱苦海無邊，非開般若慈航，莫能濟渡群有。眾生未盡，行願匪窮，苟不堅固萬行之鐵橈櫓棹，豈能超登彼岸者哉？」

示非渠比丘住山

「修行無別法，休向外綢繆，世間多少人，鏡裏特迷頭。欲覓真蹤跡，步行騎水牛，非渠不是汝，不汝復誰儔？覿面不相識，孤殺一雙眸，六處皆玄門，何待一根抽？直下須薦取，擬議隔山丘，驅心踏玄路，割肉作瘡疣。不存迷悟見，凡聖豈能收？游戲毘盧藏，坐臥彌勒樓，任他劫海燒，松下自優遊。」

示洞先禪人

「夫為真衲子，應具參方眼，此心自圓成，豈從他鑄篆？自當穩腳跟，休逐時流轉，所依師要正，所近友宜選。四儀必須嚴，調心在休遣，欲知吾祖道，先將佛魔辨。向外覓新奇，即是法身癬，所以真道人，不嘗空王膳。觸對不忘玄，拈糙把指吮，萬法本逍遙，惟

人自作繭。但情不附物，憎愛自除剪。我先曾告子，戒德為首件。次明伊自心，隨力通經典，佛祖所設機，搓圓復捺匾。肯心不輟疑，直透重關鍵，近步古哲人，潛蹤密履踐。頂門眼忽開，滿盤惟一臠，龍天推將時，隨宜代敷演。老人於斯際，雙眉向空展，欲道末後句，開口便已殄。聊率老婆言，書為吾子勉。」

示飛石侍者(求書卷)

道無古今，人有利鈍。古人於一言半句下即便了當，後人根鈍，故知識不已，示之參究。不知一法立、一弊生，遂以參究二字目為實法，二六時中將一句陳年公案左猜右摸，苦挨瞌睡便當工夫，甚至以打七為奇貨、苦練為參禪。余昔與古雪兄在顯聖密和尚處亦曾入此社火，而雪兄體弱多病，獨虧他不顧身命，兀坐終宵。一時值彼昏沉，余以香板一打，彼遂連吐黃水數口，結冬期滿，於自分中依然沒交涉。昔我釋迦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，展轉傳至能祖，亦未嘗有教人參究一事。後代知識雖多設方便，不無利益，乃無奈鈍根者何，反生種種穿鑿，賺自悟門。何故鏨？禪之一字早是強生節目，況容葛藤蔓引而復云參究者乎？今飛子求指參究工夫，余只對之呵呵大笑耳。子不契，復以紙懇求開示，余曰：「開之即瞎，示之添頭，何不看你眼裏眸子安在何處？」飛子擬議，余曰：「許汝參遍諸方，或時觸著磕著，始老人言不虛也。倘或隨今時流認龜作鱉，被人以冬瓜印子印之，以當生平受用，非吾子也。見既不同，豈能窺老人繩床上轉側時咳嗽者哉？飛子其勉之。」

示亦愚禪人

「學道須識學道方，識得方時休問道。含元殿裏覓長安，古今多少迷顛倒。斷除煩惱雖增病，迷頭逐影病更狂。分別法塵知見立，現前歷歷失家鄉。暗地追求鑽鬼窟，千劫伶俜吃枉屈。心心要覓祖師心，孰肯將心當下歇。本無一物全體露，一物圓陀和用吐。今人不解殺活機，錯夢南能趿兩路。或云隨時方便示，大失祖師直指意。子今欲學祖師禪，剎竿踏倒翻身出。」

師七十一誕晨，講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上品上生章畢，曰：

「昔日世尊降誕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曰：『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』今日山僧有手不能舉、有口不能說，好生慚愧，故將經文為眾重添註腳，聊申諸仁者遠來為山僧慶祝。須知壽者原無相，大眾

恁麼祝，前後三際斷，古今不可得。若問未生前，開口咽喉噎；若問娘生後，對面不相識。別尋無位人，鼻孔即打失。畢竟是如何？吩咐東風為眾說。」便下座。

示禪律

「禪無律，則妙行難操。律無禪，則玄微莫徹。禪非律，而僧俗渾淆。律非禪，祖燈誰續。各執一以廢融，未免徐六之誚。僧俗渾淆，則三寶缺一，人天何所歸向？祖燈不續，直指寧傳？是故雞足山中，在昔禪律並行，猶加十二頭陀之行，孰不知之。今時法末人訛，多習俗情，取雞足之心，而棄雞足之行。然心無表示，人天靡睹。行可目觀，起生敬仰。是則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明矣。」

○室中答問

貴州峨半胡居士問：「參究做工夫時，還屬妄想否？」師曰：「若論參究真妄，不落當做工夫時，只心心要明此事，真且不見，何處有妄可得？一知真妄，便落狐想，去道轉遠。如人鑽火，盡力鑽求，只要見火，寧暇顧其竹木鑽具，及有得與不得之心哉？」

碧江歐章臣居士謁師，就坐，師曰：「居士入道久如？」答曰：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近則近。」師曰：「此中儱侗不得，畢竟有箇時節因緣。」答云：「今日見和尚便是入道之始。」師曰：「吾道無門，居士向甚麼處入？」士無語。(有僧代云：)弟子已蒙和尚攝受。臣云：「弟子終日閉門了此心，為什麼此心不可了？」師曰：「居士有心否？」士云：「豈得無心？」師曰：「有心即可了。」

廣州梁義倩居士問云：「不斷酒肉，修得道否？」師曰：「說著修即要斷。」

碧江蘇電生居士問：「《金剛》一經切要在那一句上？」師曰：「在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」復問：「前後二偈是同是別？」師曰：「前偈要人親見法身，後偈欲人了幻即真。」

羊城霍用之居士問云：「法身不可以色見，不可以聲求，未審向甚麼處得見？」師曰：「向東圊頭見去。」

西湖淨寺五百羅漢像被火焚[火*条]，有僧問瞎堂禪師云：「既是漏盡羅漢，為甚麼被火焚卻？」堂云：「為伊有業識在。」時識者咸謂失旨。有僧問師，師曰：「孤雁撲蘆灰。」進云：「意旨畢竟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漏盡了也。」

新塘居士湛翼周問曰：「本來心性法，請師為指南。」師曰：「山僧無法，無可與人。」士曰：「可有方便某甲處也無？」師曰：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，看取那箇是你心性？」士云：「六祖所謂『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恁麼時，那箇是汝本來面目？』莫是者箇道理麼？」師曰：「似則亦似，是即未是。」士云：「未是之言，乞師再示。」師曰：「你不是我。」士曰：「娘生面目雖不同，者點靈光豈有異？」師曰：「猶須親見始得。」士曰：「何曾欠缺？」師曰：「雖然不欠缺，爭奈隔關何？」士無語。

僧問：「昔人問趙州和尚云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州云：『無。』後有問云：『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』州云：『有。』此兩轉語，請和尚為學人分析。」師云：「者漢固是箇迷己逐物，趙州古佛得稱巧手，沒凡聖量，檢點將來，不無滲漏。何也？不合恁麼惑亂人家男女，令後來一隊著有無漢，亂向有無邊錯會。」

僧問：「高峰垂問：『人人有個影子，寸步不移，因甚麼踏不著？』」

師曰：「鷂子不污自頂。」又云：「指不相傷。」

僧問：「大徹底人既脫生死，因甚麼命根不斷？」

師曰：「寐語作麼生？死既脫，且問喚甚麼作命根？」

僧問：「既是無孔笛，且道向何處下口吹？」

師曰：「教設問者漢近前來，遂向耳邊一吹。」

僧問：「博山粟如禪師設問：『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，畢竟如何修證？』」

師曰：「既無一物，何染何證？勿錯會好。又若要證，饑餐渴飲。」

夏秘三近事至，禮拜訖，師曰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事云：「雷峰來。」師曰：「彼有何言句？」事云：「昨七月十五，方丈和尚上堂云：『今七月十五是佛歡喜日，眾僧自恣日，正是山僧大罪過處。』有僧出云：『如何是和尚大罪過處？』尚曰：『珍重！』僧云：『南無阿彌陀佛。』而退。」師曰：「老老大大自言有大罪過，纔被者僧一詰，遽惶珍重，真敗缺不少矣。」事云：「只如和尚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你試舉看。」事云：「如何是和尚大罪過處？」師曰：「天不容，地不載。」事欣然禮謝。

紹興沈居士至舟中，問曰：「頃聞有人往海幢問阿字大師：『大千世界壞時，如來舍利歸在何處，得不被他壞也？』阿曰：『歸在龍宮。』海藏後來問和尚，答彼云：『歸在金剛際。』未審是否？」師曰：「金剛際同是一大千世界，壞則同壞，吾無此語，勿捏老僧好。」士曰：「畢竟歸在什麼處？」師曰：「在居士眸子裏。」士無對。師曰：「當面失卻。」士作禮而退。

淨棠李居士曰：「弟子近閱今時《金剛經》諸註，各解不一，其中玄理奧義，固非俗子所知，至於事相，亦各不同。即如胎、卵、溼、化四生，事當楷定，不易之論，何以各解亦異？且如溼生，云是魚鱉之屬，然魚鱉亦是卵生，何云溼生？言化生，謂是蟬蝶之類。然蟬則俗子未審，蝶本卵生，卵成蟲，蟲出殼為蝶，人皆知之。今請和尚詳示，以決俗疑。」師曰：「余亦久見其謬，但未有咨者，今為子略而言之。凡從胎臟出，名為胎生；從卵殼出，謂之卵生；藉溼氣成，故曰溼生；無而倏有，稱為化生。《俱舍論》云：『溼化染香處，謂溼生嗅知生處香氣，便生愛染，隨所愛合，而便結生。』即如物久不被日暴，便生白醭，蟲染醭氣而生也。化生染處者，謂化生隨業，見當生處染著結生也。其魚鱉蝦蜆等俱屬卵生，由蜆蛾散卵於水上而成蜆，如蜻蜓點卵於水而成六足蟲，已具頭尾硬翅，出殼為蜓也。蚯蚓與草蟲交染(草蟲俗云蛞)，蚓在地鳴聲已似蟬，蚓上樹縮而成殼，退殼成蟬。於六道中，天及地獄皆化生。鬼有胎化二生，即人中亦具四生。昔佛在世，毘舍佉母生三十二卵，出為波斯匿王三十二將。此方寶誌公生于鷹巢，足猶鳥足。溼生，昔柰女生於柰花中，由藉露潤香氣而有也。化生，如西域二女生于地下，出家為比丘尼，皆證阿羅漢果。眾生業報受萬類之形，皆由識心差別而成，非凡所測也。」士曰：「非師莫決世疑。」遂禮謝而退。

師昔在瀛山雪和尚室侍立次，瀛曰：「先老和尚有垂語三則，汝還委悉麼？」師曰：「請和尚舉示。」瀛曰：「不萌之草，為甚能藏香象？」師曰：「者畜生欲隱彌露。」瀛曰：「古澗寒泉水作什麼色？」師曰：「五眼窺不得。」瀛曰：「徹底無依，向什麼處安身立命？」師曰：「鋤破虛空帶活埋。」

馬法雲近事問：「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，未有面門時又向什麼處出入？」師曰：「斫卻頭來對你說。」事云：「便請和尚抽出活人劍。」師震威一喝，事直得面赤，作禮而退。

僧問：「明眼人過後，安身立命在何處？」師曰：「五蘊山前撒手，毘盧閣後翻身。」進云：「乞請直示學人。」師曰：「待你踏倒鐵圍山方向你道。」

吳君虯居士問：「六祖大師云：『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禪？』佛言：『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。』佛祖之言豈不互相乖耶？」師曰：「佛祖元同一箇鼻孔，言無有二也。心平者，菩薩本源心地戒也。菩薩之心猶如大地，輿載一切，生長萬物，初無分別，是以用香塗之而不生愛，以穢塗之而不生嫌。菩薩之心亦復如是，觀大地如赤子，眾生禮拜讚歎而不生喜，眾生瞋罵毀辱亦不生嫌，故曰：能忍如地，是為心平。心平即戒，戒外無心，何勞更

持？更持則頭上安頭矣。禪亦云定，亦云三昧，梵語三昧，華言調直。定亦云正定，亦云正心行處，謂人之心從無始時來常曲不端，得此正心行處，心即端直，心行既直，何用更修禪耶？是則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佛祖之言互為始終，不相乖異明矣。但今凡夫淺識執泥文字，不悟佛祖隨機說法、搓圓捺匾、以甜易苦之權宜，故多生疑惑而障自悟門也。」居士曰：「弟子不因此問，焉得萬目開張？」便禮謝而退。

王公輔從仙城來象林，禮和尚訖，云：「昨大佛寺石蓮禪師上堂，田居士出問云：『竿木隨身事如何？』蓮曰：『逢場作戲。』進云：『如何是逢場作戲？』蓮曰：『者箇。』進云：『如何是者箇？』蓮喝一喝。某甲不甘，特來請決和尚。」師曰：「你試舉看。」公云：「竿木隨身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要行便行，要住即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逢場作戲？」師曰：「明來明打，暗來暗打。」公欣然禮謝。次日，一僧到參，復舉前話云：「竿木隨身事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捩轉乾坤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逢場作戲去也。」師曰：「竹梢上搖鈴。」

僧問：「路逢死蛇莫打殺，無底籃子盛將歸來。既是死蛇，為甚麼莫打殺？」師曰：「再犯難容。」進云：「籃子何時失卻底？」師曰：「問取提籃人。」進云：「盛將歸來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供養驢脣長老。」僧禮退。

藩下田居士問：「前公爺甚信用天主教，擇日改造衙門，皆依其教，而公爺不及見工竣而卒於外。某未諳其教，請和尚示之。」師曰：「天竺亦有天主，或事大自在天，或事大梵天王。然梵天王前生為樵夫，見火燒山而救滅之，因存無量生命，住壽過一劫。此天地初成時，梵王獨住一劫，未有梵侶。後起念云：『願諸有情來生此處。』作是念已，梵子即生天竺。外道不測，便執梵王是常，梵子無常。故天竺四品，人皆事之：一、婆羅門執，云從梵王口生(婆羅門華言梵志，亦云淨行，似此方之儒者)；二、剎帝利執，云從梵王齋生(剎帝利是大國王種)；三、商賈執，云從梵王脅生；四、農人執，云從梵王腳生。故各各事之。其大自在天王住色界頂，字威靈帝，主領三千大千世界。梵王是娑婆世界，主住色界初禪、二禪兩楹之中，主領小千世界。今西洋天主邪教，妄無根本，不知以何天為主。余三十年前已見其書，杜撰俚語，其名其字甚鄙陋。又謂一切人民及三教聖人皆從天主生，故不宗事而事天主。今有無識之人，多信其教。昔雲棲大師三筆已有三辯，余不須重論矣。《竹窗三筆》云：『一老宿言：「有異域人為天主之教者，子何不辨？」「予以為教人敬天，善事也，奚辨焉？」老宿曰：「彼欲以此移風易俗，而兼之毀佛謗法，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。」因出其書示予，乃略辨其

一二。彼雖崇事天主，而天之說實所未諳。按經以證，彼所稱天主者，忉利天帝也，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。此一四天下，從一數之而至於千，名小千世界，則有千天主矣；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，名中千世界，則有百萬天主矣；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，名大千世界，則有萬億天主矣。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，大自在天王是也。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主，大自在天視之，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。彼所知者，萬億天主中之一耳，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。又上而色界諸天，又上而無色界諸天，皆所未知也。又言天主者，無形、無色、無聲，則所謂天者，理而已矣，何以御臣民、施政令、行賞罰乎？彼雖聰慧，未讀佛經，何怪乎立言之舛也。現前信奉士友，皆正人君子，表表一時，眾所仰瞻，以為向背者，予安得避逆耳之嫌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？惟高明下擇芻蕘而電察焉。(一)又聞彼云：「《梵網》言：『一切有生，皆宿生父母，殺而食之，即殺吾父母。』如是，則人亦不得行婚娶，是妻妾吾父母也；人亦不得置婢僕，是役使吾父母也；人亦不得乘騾馬，是陵跨吾父母也。士人僧人不能答，如之何？」予曰：「《梵網》止是深戒殺生，故發此論。意謂恒沙劫來，生生受生，生生必有父母，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？蓋恐其或己父母，非決其必己父母也。若以辭害意，舉一例百，則儒亦有之。禮禁同姓為婚，故買妾不知其姓，則卜之。彼將曰：『卜而非同姓也，則婚之固無害。』此亦曰：『娶妻不知其為父母，為非父母，則卜之；卜而非己父母也，則娶之亦無害矣。』《禮》云：『倍年以長，則父事之。』今年少居官者何限，其舁轎引車，張蓋執戟，必兒童而後可，有長者在焉，是以父母為隸卒也。如其可通行而不礙，佛言獨不可通行乎？夫男女之嫁娶，以至車馬僮僕，皆人世之常法，非殺生之慘毒比也。故經止云：一切有命者不得殺。未嘗云：一切有命者不得嫁娶，不得使令也。如斯設難，是謂聘小巧之迂談，而欲破大道之明訓也，胡可得也？復次，彼書杜撰不根之語，未易悉舉。如謂人死其魂常在，無輪迴者。既魂常在，禹、湯、文、武何不一誡訓於桀、紂、幽、厲乎？先秦、兩漢、唐、宋諸君，何不一致罰於斯、高、莽、操、李、楊、秦、蔡之流乎？既無輪迴，叔子何能託前生為某家子？明道何能憶宿世之藏母釵乎？羊哀化虎，鄧艾為牛，如斯之類，班班載於儒書，不一而是。彼皆未知，何怪其言之舛也。(二)復次，南郊以祀上帝，王制也。曰欽若昊天，曰欽崇天道，曰昭事上帝，曰上帝臨汝，二帝三王所以憲天而立極者也。曰知天，曰畏天，曰律天，曰則天，曰富貴在天，曰知我其天，曰天生德於予，曰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，是遵王制集千聖之大成者，夫子也。曰畏天，曰樂天，曰知天，曰事天，亞夫子而聖者，孟子也。天之說何所不足，

而俟彼之創為新說也？以上所陳，倘謂不然，乞告聞天主。倘予懷妒忌心，立詭異說，故沮壞彼主教，則天主威靈洞照，當使猛烈天神下治之，以飭天討。(三)」』」

(三筆判其以忉利天帝為天主。忉利天人間一百歲，彼天為一晝夜，壽一千歲，計人間歲三千六百萬年。此是欲界第二天，居須彌山頂，名地居天。世界壞時則同壞，何能出於劫數？其大梵天王壽一劫半，大自在天王同色究竟天壽一萬六千劫。世界壞時，此天不壞，以有阿那含三果聖人居住也。今此娑婆世界，共有萬億日月、須彌山、四天下，乃至梵天。故釋迦如來化千百億身，教住眾生，以一日月周行四天下，光明所照臨，是為一世界。如是千世界中有千日月，是為小千世界。爾所小千千世界，是為中千世界。爾所中千千世界，是為大千世界。〇一小千世界如一貫錢，一中千世界如千貫錢，一大千世界如千千貫錢，故有萬億世界。成則同成，壞則同壞。所言劫者，梵語劫波，此云長時。成、住、壞、空各有二十小劫，共為八十箇小劫，總名一大劫。一箇小劫，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。二十箇小劫，共計三萬三千六百萬年。成劫已過，壞劫未至，今當住劫。第九箇小劫減時，一大劫共計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。忉利天帝，梵語釋提桓因，華言能天主，謂能為三十三天主。昔為人時，姓憍尸迦，修建迦葉佛舍利塔，三十二人助修，共生三十三天。憍尸迦為帝，三十二為王，共為三十三天。儒云上帝，道云玉帝。梵語忉利，華言三十三。)

吳震飛居士問：「《維摩經》中，維摩居士凡見諸二乘聲聞弟子，即云唯。而見諸菩薩大士，則云仁者。如是遇五百諸大聲聞阿羅漢，初皆云唯。如見舍利弗，便云唯舍利弗、唯目犍連。今據唯字之義，無非切，音微，是專辭、語辭，又訓獨也。又烏賄切，音委，諾也，應聲也。如曾子曰：唯。凡彼人有語，此人方應諾。而舍利弗遇維摩，未曾有語，維摩何以云唯？若作語辭訓之，應音微，似非本文。如遇諸大士，亦可云唯。何以遇諸聲聞，獨云唯？古今諸註，亦未見有釋。今請和尚為弟子開千古之疑。」師曰：「此非華言，亦非胡語，乃天竺梵音，但有語而無義。天竺人見諸尋常同輩者，及後輩人別久，忽遇之，即呼云唯，然後乃敘餘事。現今廣州府常人相見，猶作此語。由昔晉、齊、梁、唐、宋代來，天竺賈客并諸國商侶，常泛舶至廣州。而諸譯經法師及高僧，多有附舶而至者。故昔廣府人多解梵音，兼海中諸國人語，以便貿易。今之廣州鄰郡肇慶府，猶多作外國語。如稱外祖父則云公帝，外祖母則云婆帝。陽江縣(肇府屬)喚外祖父為罨打，外祖母為阿低(阿俗作亞)。《僧祇律》云：『比丘共公語時，不得喚阿公、阿郎、摩訶羅，應言娑路醯多。共母語時，不得言阿母、阿婆，應言婆路醯帝。』然婆、帝、低三字，與律文及外國言音皆相近也。何以呼諸大士云仁者，而獨呼聲聞二乘人云唯？此《維摩經》是大乘典，有彈斥二乘之意，故無尊稱之辭也。雲棲《楞嚴摸久記》中，以唯字

作此方義訓釋，是以終不能決也。」士曰：「承師釋久疑滯。」遂作禮而退。

順治壬辰，師在順邑沙灣何隆將居士館度夏。時有二僧從曹溪來，化繡千佛衣以供六祖。居士問師：「云何名千佛衣？」師曰：「斯謬也。昔如來在王舍城天帝石窟前經行，見有稻田，畦畔分明，差互得所。佛告阿難：『從今日後作衣，當用是畦畔法，以刀割截而成，不為怨賊所劫奪。是諸沙門賢聖標幟，過去千佛弟子著如是衣，當來千佛弟子亦著如是衣。』今時法末人訛，不諳經律，繡千佛像在衣上。雲棲大師《正訛集》中已有辯矣。集云：『近世袈裟上編繡諸佛，云千佛衣。此訛也。佛像止宜頂戴在首，負荷在肩而已。懸挂胸膈，已涉褻慢，況羅綴一身，自腰膝而下皆佛也。其過可勝言哉！輪王福傾，諒非虛語，而成風久襲，不自覺知。願高明俯察芻蕘，慎勿著此。』或曰：『然則千佛衣果無之乎？』曰：『有之。即今二十五條衣者，千佛相傳之衣也。佛告比丘：「我此僧伽黎，過去未來諸佛，皆著此衣，而得解脫。」是其證也。』」(袈裟，舊作加沙，又作[(暇-日)/毛]雀，華言壞色，亦云赤色。謂用草木皮葉泥等染，以壞五大色也。義淨法師云：「梵語加沙野，譯為赤色，即乾陀之色。」元來不干東夏之言，何勞下底置衣？葛洪《字苑》，始從衣也。如是因色名衣，非今應赴。所著五彩者，佛言：「當來將我袈裟，變為五彩，是末法之衰相也。」若以義表，或名福田衣，能生眾善故。亦名解脫服，以解脫貪瞋痴諸煩惱故。又名離塵服，由斷六塵故。又名蓮花服，由不為六塵所染故。其義非一，詳載標釋。畦，音奚。畔，音叛。皆田界也。僧伽黎，華言重複衣，謂割之合成故也。亦名雜碎衣，以條數多故。乾陀，華言赤色，即赤色樹皮也。)

省城李慧菴居十問：「今有長髮不剃者，謂之頭陀。復有剃髮留鬚者，謂之表丈夫。以為宗門有道之相，佛教中果有是乎？」師曰：「佛之教法，萬國皆同，無有二制。天竺梵語頭陀，亦云杜多，華言抖擻，以能抖擻三界貪愛等諸煩惱。謂比丘當離憒鬧，不樂飾好，心絕貪求，清淨自居，以修正道。其行故有十二，一住阿蘭若(寂淨處，離村五六里，牛羊所不到處)，二常乞食(不受他請)，三次第乞(不擇貧富，常行平等)，四一食(日中一食，午前不數數食，妨廢修道)，五節量食(不飢不飽，身心輕安，易修道業)，六過中不飲漿(以果壓汁名漿，及糖蜜漿，以絕愛著貪求也)，七著敝衲衣(亦名糞掃衣，拾他所棄敝物，浣濯令淨，納成為衣，以絕色好，不招賊難)，八但三衣(一、五條衣，二、七條衣，三、二十五條衣，不多不少，足蓋形體，勤修道業)，九塚間坐(觀他屍骨，作不淨想，深生厭離，他既如是，我寧免之，不惜自身，勤修道行)，十樹下坐(樹蔭清涼，心易寂定)，十一露地坐(隨意快樂，月光遍照，令心明利，易入空定)，十二常坐不臥(行住坐臥，四威儀中，坐為第一，氣息調和，心易入道。若懈怠眠，諸食瞋痴，煩惱魔常得其便，是故脅不著席。)此十二行，迦葉尊者終身行之，

未聞有披髮之事。故佛讚其德超人天，除佛一人，無能及者。若比丘行之，則自莊嚴二百五十戒法。不行亦無過。昔高峰大師悟後，復於懸崖上立一丈室，榜曰死關，不設床座，不用侍人。三年後出關，髮長過肩，即遣人剃除，非任其自若也。或云：髮不礙道。殊不知正礙道、正像法時，有在家修行，能證得須陀洹初果，斯陀含二果，阿那含三果，而不能證阿羅漢四果。若其出家，鬚髮纔落時，即證阿羅漢果。若在家菩薩不剃，則可出家為僧，受二百五十大戒，是住持三寶之一數。佛制比丘住蘭若，無人剃髮，極長二指(可一寸餘)。今非無人剃，又非閉死關，以馱髮為頭陀，名實俱謬。《正訛集》云：『有既不剃落，又不簪冠，剪髮齊眉，號曰頭陀。此訛也。頭陀梵語，華言抖擻，具足十二苦行，擺脫塵垢，清淨無染，故云抖擻。佛言：「有頭陀行，則我法久存；無頭陀行，則我法滅。」頭陀關佛法盛衰，而乃以異色人濫其稱乎？若夫在死關而髮長不剃，如天目高峰大師者，斯真頭陀矣。復有剃髮不剃鬚者，駕言：削髮除煩惱，留鬚表丈夫。此訛也。髮云煩惱，則鬚之煩惱尤甚。鬚表丈夫，則孟子所稱大丈夫者，乃在躬仁義，貞窮達，一死生而已。張良狀貌如婦人女子，而心雄萬夫，奚以鬚為哉？如是違佛明制，顯異惑眾之流，擯而斥之，毋令混入於緇門可也。』」(阿羅漢，華言無生，謂不受後世死生也。正像法，佛法有三時：佛涅槃後，正法有一千年，次像法有一千年，三末法有三萬年。今時當末法，人有修行，不能證果。)

鄧實峰居士問：「牛乳是素否？」師曰：「乙未歲，余受鍾山徐子伯昌請，館中結冬。時昌母年鄰八旬，曾從余稟奉歸戒，長齋三十餘載。然昌性至孝，見母耄弱，齋戒彌謹，無可以為甘旨，私衷怵然。邈思古媳有將己乳哺姑，意欲以牛乳奉之。母弗聽。猶豫未決，乃就余請曰：『餌乳將無違齋乎？』余睹其孝念惓惓，因語：『天竺國人，無論葷素，悉尚乳酪醍醐，凡所敬尊讌客，咸皆用之。其醍醐本乳鍊成，能痊百病，故其俗多牧牛[穀-禾+牛]乳，必留餘以飼其犢，佛因順俗而聽食之，如子飲母乳，故非葷也。向聞此方[穀-禾+牛]乳者，惟利多乳，不留餘以活其犢，是即因乳傷命，不可食也。』昌曰：『比來牛價，頗藉人多愛惜其子，[穀-(一/禾)+牛]分其乳以鬻耳。』余曰：『如若言者，權食無妨也。邇聞牛直不充[穀-(一/禾)+牛]乳，多戕厥犢，是知乳從奪命中來，固不合食也。如有虛損重病及衰耄者，飲食難進，藥餌不瘳，必非戕傷其犢，生大慚愧，服者庶幾。脫無重病衰老，決不可食也。』」

鼎湖山木人居在犖禪師剩稿卷一

音釋

修多羅

(此云契經。謂佛所說經，上契諸佛之心，下契眾生之機也。今單言經，是略也)。

三藏

(經律論也)。

十二分經

(佛所說法教分十二，以統八萬法藏。一曰修多羅，如上釋，謂直說法相長行之義也。二曰重頌，謂重頌上長行直說也。三曰授記，謂佛授三乘人得道記也。四曰孤起，謂不重頌名孤起，即偈頌也。五曰無問自說，謂無人請問佛自說也。六曰因緣，謂佛說緣起事也。七曰譬喻，謂佛假言辭以說諸法也。八曰本事，謂佛說聲聞弟子前世事也。九曰本生，謂佛說菩薩行因本曾為事也。十曰方廣，謂佛說大乘方廣之理也。正理為方，包富名廣。十一曰未曾有，謂佛說希有之法，或現神通眾生歎未曾有也。十二曰論義，謂佛答其問者，釋其所以也。)

玳

(同瑇，音代。瑇瑁，狀似龜，甲有文，可飾器物。瑁，音妹。)

雞足山

(在中天竺摩竭國王舍城東南雞足山。直上三峰，狀如雞足。迦葉尊者捧袈裟入中寂定，二峰斂覆。當來彌勒佛登山，彈指峰開，迦葉授衣與彌勒，月空化火焚身入滅也。因迦葉入定，亦名尊足山。)

四料揀

(永明壽禪師戒無證悟人勿輕淨土，故示以料揀。一曰：有禪無淨土，十人九錯路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。言陰境者，謂於禪定中五陰魔發現。如《楞嚴經》明十種魔事，其人初不覺，著魔迷惑，自謂得無上道，死墮阿鼻地獄也。二曰：無禪有淨土，萬修萬人去，但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。三曰：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，現世為人師，來生作佛祖。四曰：無禪無淨土，銕床并銅柱，萬劫與千生，沒箇人依怙。謂死墮地獄，臥銕床、抱紅銅柱，萬劫千生不復人身也。)

堪忍

(亦云能忍，梵語娑婆是也。謂此世界眾生，堪能忍受貪嗔癡，及諸煩惱眾苦之噁，不求解脫，出離生死，故名忍土也。)

八苦

(一、生苦，二、老苦，三、病苦，四、死苦，五、恩愛別離苦，六、所求不得苦，七、怨憎會苦，八、大小諸橫憂悲苦。)

黏

(音癡。黏膠，所以黏鳥獸也。)

蜢

(音猛。蚱蜢似蝗非蝗，有尖頭，有大頭，翅有兩重，能飛能跳，食草木葉，江南名草蟲，嶺南名蜢。蚱，音責。大者能鳴，由其聲嘖嘖也。)

醭

(音撲，物久生白醭。)

圊

(音青，廁也)。

[穀-(一/禾)+牛]

(音遘，取牛乳也。)

比丘

(此云乞士。外乞食以資身，內乞法以資心。亦云怖魔，謂比丘受二百五十大戒，魔王驚怖也。)

舍利

(此云靈骨。)

師父

(為人模範曰師，謂教人以道之稱也。生我戒身，長我慧命曰父。有作師傅，師傅是官名，俗稱名儒能講論六藝者曰師傅。)

弟子

(學在師後名弟，解從師生名子。)

六賊

(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也，能劫奪眼耳鼻舌身意之六根。)

罨打

(上遏合切，音姶，平聲。下音打，平聲。此皆外國語，非天竺梵音也。)

維摩

(梵音俱云維摩詰，華言淨名，是東方無動佛妙喜世界菩薩示生。此娑婆界贍部洲中天竺毘耶離城，原是金粟如來示現也。即如觀音菩薩是古正法明如來，為化眾生故，今復示現菩薩身也。)

習氣。

(大經云：煩惱名字，略說則三毒，廣說則三界九十八使。煩惱習者，名煩惱殘氣。若身業、口業，不隨智慧，似從煩惱起，非實煩惱。久習煩惱故，起如是業。二乘聖人，雖得漏盡，而有煩惱習。如火燒薪已，灰炭猶在，火力薄故，不能盡。若世界盡時，劫火燒三千大千世界，無復遺餘，由火力大故。佛一切智，亦復如是，燒諸煩惱，無復殘習。〇煩惱者，煩燒也。惱，迷惑惱亂也。即一切善惡妄想，從無始來，被此妄想，燒然惱亂，迷惑驅使，流轉三界，不得，故亦名惑，亦名使也。)

侍者傳調錄

○警策緇素

世界空花，人身夢幻，一切諸法，悉屬無常，無可恃怙。若不修行，則隨其幻境，飄流長劫，無有返期。是故如來愍此，出現於世，以法教之，令其息煩惱火、竭愛欲流，處涅槃城、脫生死殼。然修行徑路非一，要而言之有三：曰參禪、念佛、修觀。禪本無門，非夙具靈根，多墮岐途，末劫庸流，誠難悟入。觀心微細，如無般若之慧，罕能階證。惟有念佛一門，最為捷徑。自古至今，愚智同修，男女共趣，萬無一失。如四料揀所明，秖要自辦肯心，勿疑自之不得。但心心不忘六字洪名，目觀耳聽，歷歷分明。稍不分明，非昏沉，即散亂。速宜發起精進，續前淨念，光陰不棄，自然淨念相繫。縱未相繫，而心心淨土、念念彌陀，即寸步不移，現處極樂，又何待身後神歸安養？有斯勝利，可不努力向前，將此數十年之幻質，換得常樂我淨之法身，寧不快哉！寧不快哉！頌曰：「三界猶火宅，八德本清涼。欲離堪忍土，棲心安養鄉。六字如輪轉，淨念自相將。彌陀非別有，智人當自強。八萬四千相，不離我心王。何勞再按指，方為極樂邦。」(西方淨土池中水，有八功德：一澄淨，二清涼，三甘美，四輕軟，五潤澤，六安和，七除患，八增益。安養即極樂。)

策西來山主朱玉翠

道曠如空不可睹，有錢難買百年老。罪福將來皆自見，勸君努力修行好。老人去來皆無他，只愛他人作佛祖。西方有路須當去，地獄無門切勿造。持齋即是極樂因，念佛由來生淨土。此語真實決不虛，真是保身妙靈符。

策具五近事還潮陽(來時途中遇綠林)

冒雪求真道，中途遘魔羅。直趨無有疑，得禮阿彌陀。終心不退轉，必定度娑婆。要浴八德池，淨念滌煩波。淨土從心得，自性即彌陀。行深功復滿，金臺桂薜蘿。欲求早解脫，此去勿蹉跎。若悟苦海深，急須好回柁。

策劉閏心近事

人生如夢幻，備足八種苦，當早求解脫，棲神安養好。若問彼中因，信為第一步，淨念是真行，願堅即徑路，直趨無有疑，出斯堪忍土。

策禪堂

生死呼吸，何無怖懼？汝經不明，汝律非著，心地未了，佛祖何似？說著心性，瞠眼相視，一言相觸，瞋火遍地。情諛相交，互為癡喜，寸絲粒食，不思來處。心識茫茫，夜眠小死，一聞曉鐘，翻觔落地。魂不依形，眼尚膠黏，隨堂演課，如波搖柱。食未到時，猶打瞌睡，食畢歸堂，聚三說四。三板敲來，捱香到未，不是狐思，便亂猜議。眼光落地，何能作主？天堂既非，地獄難避，牛胎馬腹，安能免之？縱得人身，愚癡無智，要如今日，誠難得矣。我此實言，決不相欺，其如不信，自看腳跟。穩未？穩未？倘再閑談，不遵規矩，速出山門，必不。

策淨業堂

欲修淨土，須清三業。三業既潔，淨土可成；三業不淳，淨土無因。故於二六時中，勤策身口意業。身勤則坐禪禮拜，口勤則諷誦默言，心勤則淨念相繫。如是晝夜六時做去，即淨土現前，三昧可辦矣。六時之外，不得言談接對，往來相看，以廢淨業工夫。如有違此規約者，堂主舉罰。三諫不從者，任汝出堂，東去西去。

策老堂

不烹而飲，不炊而食。要溫則溫，要熱則熱。聽板過堂，碗缽他洗。肩不挑兮，物不拈指。堂房精麗，床帳斯備。聖相巍峨，誠難值遇。任汝瞻禮，任汝想憶。何因而至，樂已云極。事事皆足，王宮何異。晝夜思來，實應慚恥。年既風燭，寧無恐懼。一朝臥疾，百苦交逼。眼光掩卻，方悔晚矣。淨念不純，被業牽去。此生不了，曠劫難避。欲脫輪迴，及時努勵。彌陀在望，時未忘伊。汝何不念，剋酬慈意。但得一心，迷悟休擬。忽然觸著，彌陀即汝。若了惟心，淨土在此。生即無生，去亦奚去。倘未契悟，且向蓮池。同居彌陀，為汝指示。豁然解了，生佛者是。

策鼎湖眾職事

夫為職事，本是輔翼叢林，供養佛法僧寶，成辦所修自利利他之務，故須盡心竭力，猶恐心之不盡、力之未竭，何可厭煩託事偷安？至有所失，彼此不備。然供他即是供己，各各成辦事業，所以搬柴運水無非是道，作用唯在當人，豈可欣彼厭此、憚勞自逸？胡不見曹溪負舂、雪峰司飯、溈山典食、徑山洗籌、百丈不作不食、壽昌終身力耕，俱有榜樣，悉成傳燈諸祖。由斯觀之，執勞服役殊非分外事也。現前共住將二百眾，而常住各職事每每缺人，有力者即宜挺身向前，奚當退縮私避？除其不樂為佛為祖者，吾末奈之何也矣！

策知客

知客之職，乃叢林之屬望，主人之代履。故須迎賓有禮，接物和光，毋存好惡，謙下自卑。出語必須柔和，心地務宜慈愛。至於款待，豐儉隨時，雖曰山蔬麤糲，不失殷勤，理亦無過。凡有緇素客至，倘有贈遺，不可輕受，始得公而無私，遵佛遺制，順古清規，無忝厥職。如或不然，心懷怖愛，情露瞋癡，違律明誡，自招愆咎，察出決不輕恕。

策典座飯頭

一飲一食，乃檀越信心殷重，為求福故，割妻子分，減自口腹，以供眾僧。誠如金屑，易食難消。若無修行，未免披毛戴角酬還。靜夜思來，可不警心。其為飯頭者，固宜儉約，不可浪廢。儉則不奢，約而有準。觀眾多寡，以設粥飯，不得多剩，致生三過：一者暴賤信施；二者虧損常住；三者宿餿，眾食不安。粒米七斤，可不畏之。其典座者，更宜檢點。苟無護惜之心，自招愆于長劫。倘有偏私，誰當代罪？因果歷然，豈容不懼。慎之慎之。

策司鐘鼓

凡鐘鼓犍稚之聲，利益幽顯，上根聞之，立證圓通。故佛敕擊鐘，令阿難悟。下根聞之，三業肅清，心意寂然。故古人臨終之際，遣人長鳴鐘磬，以助正念。鬼神聞之，合掌敬禮。幽途息苦，地獄清涼。昔寶誌公借武帝道眼，見地獄苦相，乃問曰：「何以止之？」公曰：「唯聞鐘磬聲，其苦斬息。」遂敕天下寺院擊鐘，須徐舒其聲。又南唐高帝誤殺降民，墮在獄中，囑還甦人以奏嗣主，令諸寺院鳴鐘，須延其聲，俾受苦人聞聲，得暫休息。由是觀之，凡擊鐘

時，須細心輕手，長延其聲，餘音將盡，方續後聲，使幽途眾苦而長息，洪音萬古而不竭，即此便是救苦之大士。昔莊嚴寺釋智興誠可鑒之。(智興載《六道集》五卷中)

策禪律學

文字之始，本乎伏羲氏畫八卦，至五帝文而(詳矣)，皆以聖教化民，淳朴之風存焉。迨至周衰，淳朴之風凋散，而孔子刪詩定樂，以易道教人，契自本性，未嘗攻詩詞歌賦。及至漢晉稍興，詩賦之盛，莫若唐宋也。釋氏之教，始自漢明，至于晉宋齊梁，皆以實學教人，與儒道併化。嗣後人多于佛經目為文字，道理知解，由是生焉。知解生，悟門絕，故鼻祖初來，掃卻文字，示以直指見性之宗。二祖嗣其旨，皆以文字為糟粕，使人默契心源，不落語言文字知解，是為佛祖直指之宗。自唐宋五代至元，皆純金朴玉，祖祖相傳，不悖佛祖之宗。明初亦不異先朝，俱禪律並行。明代將末，禪律陵夷，人多怠惰，不遵佛制，自號宗門，不拘小節，放縱自恣，食無晝夜，過午飽餐，違佛明制。茲不但孔門失子淳儒，即釋門亦失于真僧矣。嗚呼！法之末矣，豎拳豎拂，遍滿大地，誠非釋門盛事，吾憂其為釋門之衰相耳。其有智者，當念如來臨涅槃之際，諄諄誨囑，俾依木叉為師，始不媿為佛弟子者也。

〇尺牘

與嚴清江伯

世間事業，居士幹辦已極；出世機緣，當求有大了徹，為金粟再世，攝化同事，無負此生昂昂丈夫。向索拄杖，衲舉有拄杖與拄杖，無拄杖奪拄杖之句，曾力參實究否？此非慳吝拄杖，借句搪塞，確欲居士了明親送拄杖來也。別後懷思，惟此便風勒布，亦惟於此冀我拄杖得蚤出山為快。

與佟六孩居士

天下第一等人，堪肩第一等事。所謂第一等事者，功名富貴固非其業，即道德文章亦非其具，是當人無量劫來生死之一大事。此事當明甚於饑渴，而人莫之顧問。最可悲痛者，厚植般若緣者，時能頓覺，悔悟為遲。若居士者，真是頓覺天下之第一等人也。故乃有昨

來猛擔荷，衲喜不勝。今暫歸山，他時定出相訪，出家人不妄語也。詩扇一握，非為芹敬，蓋以作箇念頭，令記憶不忘耳。

與李友三學憲

春澤既深，物生日茂，即天文之觀，是人文之所化成者也。故文章為天下之生氣，唐虞誕敷文教，達天下之生氣也。生氣牿亡，天下斯講武而尠文。今中興文教寄於居士，寄天下之生於居士也。生天下之福，其福無量，得為居士賀。但文是生而非所以生者，所以生其性命之修乎？修性命之學，實惟釋氏而得其傳，於諸黌宮，肯賜表彰釋學一二，則天下性命修，天下文章無不煥矣。居士真不負天子寄託，而得其大生天下者矣。辱在法契之所當饒舌者，故用具陳。

與陸義山中翰

鳳翥南來，五嶺為之彩溢。貧道固深居窮谷，亦知景仰天人，第自慚疏野，未易摳瞻光霽耳。暑月辱承大作金扇，正捧誦間，不覺仁風涼徹，又何啻廬山寒瀑覿面飄飛乎？居士般若根深，不忘靈山付囑，獨不知聞樨香公案曾對幾長老舉揚否？台旌未云北指，倘獲枉顧荒山、傾論林竹，與有欣輝焉。嘉惠疊頒，感戢無已。率此鳴謝，臨楮無任瞻溯不宣。

與侯商丘伯

藉緣圖悟，猶有玄慕。佛山得面，未肯泛常置之，故和尊韻成偈，存為法門佳話，曾在錄呈，想博笑覽矣。人世福位功業於居士已備，復少何事？所少者，衣線下一件大事耳。伏願一切時中提句話頭，究此件大事，於生死去來絲毫不昧，若古龐老之參馬大師、張無盡之嗣兜率悅，殊絕為何如哉？不勝祈仰。

與梁同菴孝廉

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我，誰為病者？倘能於此當下覷破，則四百四峰一時摧落，獲大自在，方知病乃修行者之良藥也。斯時正可將日前所得工夫一一驗過，中有得力的，便可向前進步；如或用不著，即須徹底掀卻，從頭做過，取箇灑落處，始不負居士向人開口自肯也。

與吳幼更孝廉

去歲一晤，便知居士是世間挺特丈夫。蓋世知見者，第於出世丈夫未立、出世知見未證，若真挺特漢子，當須趁時決取證入，即世、出世間丈夫知見俱備，斯為真實挺特者矣。雖然如是，還要做到不丈夫、不知見、不挺特，無可名、不可似，是世間非世間，是出世間非出世間，瞻之不得其形、覓之不得其蹤，閻羅老子到此求禮一場懨懶，諸聖欲與說法不能吐舌，何生死去來而不自由者哉？如或不然，未免有喫閻羅老子鐵棒日在，又豈能脫其驢胎馬腹者乎？同菴卓、金二公，實世間伶俐丈夫，但惜其不遇作家鉗鎚手眼，剝卻伶俐知見，脫皮換骨一番，故至今日總沒交涉去矣。光陰不住，居士好著眼看，道人無可相遺，唯此奉贈，勿嫌不中口味，反生呵責。今時雖用不著，他日或如不龜手藥者有之矣。

復吳幼更孝廉

來諭盡屬心識卜度知見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縱饒說得是，亦是名言，名言不到法身邊。俟公心思路絕，咽喉塞斷時，方來與公說。(其後臨終，預前數日，屏絕妻子，獨處一室，端坐而逝。)

與徐伯昌文學

世事如夢，在夢非無種種事物。學道人如從夢醒，既醒不可復執夢事為實。所謂在寐做夢猶可，最怕醒眼作夢，寐夢終有醒時，醒夢了無覺日。居士宜將慧目於此觀之，自然塵勞解脫，暢快平生。

與徐聖甫明經

不晤久時，想必別有一段風光透漏。雖然如是，還要徹底生輝，始得不被電光閃爍，錯認定盤星也。衲去冬下山，路冒風雨，遂為病困，不獲面言。今憩錫鳳城，註刊又為法絆。明春獲暇，徑向丈門搖錫，勿謂黃面比丘闖至，原是過勘老婆子之行腳僧耳。(渠祖母久歸依師，深究《壇經》，年將八十，篤志彌切。)

與陶智量老優婆夷(徐伯昌母，年將八十，長齋三十餘載。俗言不涉于口，出語皆文，可謂女中丈夫矣)

三界唯心，萬法惟識。識空則萬象湛然，心寂則六道斯滅。一念纔生，百千塵勞相續不斷。是故諸修行人不成聖道，皆由識心障礙。故佛示種種法門，令之解脫。愚智共修、男婦同學者，無過念佛一門。是以念念彌陀，六道自寂；心心淨土，寂光昭然。爾年既老矣，信向修行亦有日矣。斯時正好放下緣慮，絲毫勿罣，著力向前。如上急水灘頭，得力惟在後篙；猶遠行人，入門只在末步。後篙若緩，前篙盡廢，漂流從此為始；末步苟遲，千里無用，永為伶俜之客。家鄉此失，何日云歸？將此啟勸，安心淨土，注念彌陀。眼底既無寸土，胸中何有子孫？秖要世念解脫，莫憂淨心不純。解脫即彌陀現前，貪著便六道穗生。美惡自知，不勞老人多說。老人此去，未審何時下山？苟能念念彌陀不輟，老人時時在目。所言三界唯心，萬法惟識，此之謂也。

與曹俊仲工部

世交乍親而久疏，出世交初淡而終厚。初之淡也，將有擇焉；終之厚也，漸而進焉。非若世交乍親以利，而久疏則怨也。要其始，一本自利之心，一本利人之志。無自利而利人，初必為厚，終必為淡，而衲與居士亦既見矣。初何其淡，而今不其厚乎？所以為厚，則志居士，契佛理。功名是假事，毋太認真；生死是大事，毋當兒戲。欲得不迷於生死，其急學佛法乎？佛法多門，學之有要，生從何來？死從何去？朝夕勤勤研究於此，則得契佛理之要矣。風便具勒，意甚懇切，毋曰臥雲野漢說沒要緊話也。

與李文之居士

夏初得接清光，本昔緣之有在，知居士日課《金剛般若》，衲為如來使者，得以金剛要義為居士言之。夫金剛般若，金剛何在？居士日用中，遇色見色、遇聲聞聲，此能見能聞者，曾為聲色所損壞否？若有損壞，則見聞損於前之聲色，後之聲色無復得見聞矣。惟無所損壞，故隨聲隨色，無不見不聞也。此無所損壞者，即是金剛，幸居士當前識取。然既當前識取矣，則父母未生前，一口氣不來後，此識取者，放在何處？參之參之。

與鍾恒璞近事

學道人須要真誠，虛心為本，寡慾為先。晝三夜三，彌陀不輟心口，晨昏頭膝不離於地。以彌陀為父，芙蕖為母，淨土為自家鄉，

娑婆是暫僑舍。所有家業，猶如桎梏。現前妻妾，視之如清淨海眾。他日方能向八功德池中洗濯、四色華裏跏趺。若癡心不了，日過一日，光陰不與人期，忽爾無常到來，不免閻羅老子階前下跪。如此時節，欲求一禮一念，不可復得。爾時勿怨老人不為公說破，老人畏此，故為預啟。莫謂他日放下，然後總修。只恐時不待人，宜須逐日努力幹辦，方會打算。勿俟倉虛下種，難救目前饑急。倘不嫌老人所說，他日彌陀為公授記。

與馬來若居士

自一見面，便意子從般若中來，必為出塵之士，至今竟汩汩為世緣中人，非道人之眼不明，則子之情欲心重，不顧蜜中毒、泥裡刺，現前百年，如駒過隙，當來三途苦報，拂石難窮，宜靜思之。況子孝人也，夫為至孝，無過立身行道，以報親恩。親既往矣，何暇於塵勞世上，挈挈波波，終日為他忙忙，拖泥帶水，何日云休？一朝無常到來，如落湯螃蟹相似。若真丈夫漢子，急宜秉起金剛眼，觀此四大之身，如癰如蛆，如幻如化，身尚不可得，況身外之妻子田園產業者乎？回頭澄目一看，空花自落，夢幻斯消，然此一看，即成佛作祖，亦憑之也，不可將此以為等閒平常故事，此時錯過，他日難逢，切思切思。

與斐然宋都統

山僧與居士一期機契，誠非偶然。今大駕奉旨移師，將有千山之隔，後晤未時，曾記古云：「富者贈人以財，仁者贈人以言。」今山僧愧無財可贈，秖有一語奉勸，諒高明必不見訝。所謂居士夙具善因，今生報得尊貴之位，既位居尊貴，則威怒易興，群下莫敢當其鋒者。獨不知群下亦天地間從父母所出，不過欠些福力，若論輪迴果報，則貴賤賢愚似未可一定也。倘處高能慈忍，則其德莫大焉，故山僧特敢勸居士常當慈愛仁物也。又凡尊貴者多荒酒色，不知酒色二端實敗德損身之器。今居士欲期聖道，當於酒色二端常加戒慎，若此不疏，欲期聖道者恐難為說矣。至於隨緣修福，如造寺齋僧、興隆佛法等，尤宜著意勇為，以此良因能令人生生世世中受人天勝樂殊報。山僧於居士愛過，故不意率此逆耳，惟明察而行，幸甚。

與吳東三宗伯

衲錫端時，居士勞國而不遑家，尚圖終日之談，竟不可得聞。今續有家矣，則出而謀國、入而教家，懷想忙狀，無不為之悚畏者。雖然，古德有言：「從內打出者其力強，從外打入者其力弱。」衲輩原為弱力懦夫，故外塵勞而打入焉。居士氣魄精神、學識才膽，色色過人，從塵勞內打出是其本事，但向忙時急切捕覷，未可暫置。昔人承教知識急切處提撕，一日登廁，因聞臭氣，忙掩手不及，遂獲捉敗鼻孔。者些消息，非是學見識揣度得來者，唯居士念之。

與並賢道人(洪西嚴少宰夫人)

夫人以女身而志參究，期了生死大事，可謂具丈夫智矣。又知現前身子安頓無處，但說諸法空為不濟事，可謂具丈夫智之聰慧者矣。參究若不實實得此身子有箇放下處，說有悟門果是假話。夫人既具此見，不愁他日得悟不真實也。但時時提句誰字話頭捱拶將去，有日將他挨倒，自得真實悟門，自得身子放下處。今當說者，夫人志參究了生死者，為學道也。學道者，學佛也。佛何道？度眾生也。夫人一發學道之心，即當知度眾生為事。度眾生不必捨近求遠，環對夫人之身，丈夫兒女婢僕之屬即眾生也。事夫以敬，勿有以發其瞋心，即是度丈夫之眾生也。教子以義，勿有以長其癡性，即是度男女之眾生也。禦下以恩，勿有以起其怨恨，即是度奴婢之眾生也。至於嚴內外，婦人衣裾之物不暴露中堂，令往來者服我夫子齊家之有教，即是度外來之眾生也。若捨眾生不度，而求參究了生死，此便是知頭而不知尾，有乖佛道也。故為夫人言之。又見先佛世尊教化在家優婆塞、優婆夷多此等語，今夫人及夫主既資道人受優婆塞、優婆夷戒，是道人所當教化者，故如佛而教化之，勿以為異。

與林直衢居士

面隔周除，時如瞬息。未審比來道念情念，優劣何如。莫謂妄本真如，奚優奚劣。如此非但認賊作子，元是箇混沌禪婆，何名禪家子弟。必是碧眼胡兒，自然還他真偽。於此檢點得出，方許無第二人。具大信者，須具大慧。以慧觀察，始不自昧，而亦不受他瞞。切忌本自現成，何勞頭上安頭之說。

與玄翎菴主

夫欲修行，先須厭世。人命無常，口氣不來，前路茫茫，不知何往。未離三毒，必墜三途。淨念不純，何能往生極樂？是為袈裟腳下，失卻人身。自當痛念生死，精勤行道，動靜不離彌陀，心心念歸極樂。此身尚當深生厭離，何況身外之物？口勿談世事，心不涉俗緣，非賢不友，非聖不宗。幸勿我是他非，亂自心源。徒眾少畜世利，莫貪煩惱無明。必定要除貪瞋邪見，不可安在胸中。既是好心出家，當聽吾言。如或不信，他日勿怨老人不為你說。

與曾續慈清士

聞子失孫，生大憂惱。然子今失正念，老人憂惱尤甚。以子不自覺空花，而作實想。空花本由瞖生，瞖若無時，花將奚在？故曰：境因心生，心若無生，境亦不有。又夫有生必滅，有聚必散，愛別離苦，子寧不知？苟實不知，則學道俱成水月矣。倘實知之，而故作小兒戲，可一大胡盧也。若是智人，應以智眼觀此生滅別離之境，縱不能入無生，而亦增一分道意。豈不見龐居士被女靈照奪先而逝，居士即呵呵而隨之坐脫。龐公手段，固子無有，而反生愁惱，自失正念，取笑旁觀，速宜知省。好！

與西來山朱玉翠眾居士

鼎湖與白象林相去不千里，屢擬買棹還山，竟為事緣淹滯，頻年虛約，其過深矣。然非厚彼薄此，蓋實葛藤未了，惟有道者能諒之耳。今夏閒能閒，當即料理歸帆，與眾居士坐松風、談水月，此時不得說實相無色貌、真言有義路也。

與尚世明副戎

昨接名言，語投針芥，信非夙緣所至，莫能有此。且承飽我香飯，至今毛孔馥郁未已，獨不識末法鮮慧比丘何以報德耳？雖然，自愧慧鮮，猶喜具些肉眼，見遍界人雞鳴昏夜，名利填胸，放恣六情，奔逐塵境，未嘗返照，知非以釋重擔。又不知現前念生念滅，即是當來生死種子，流轉三界根株。居士夙植福慧，靈根迅發，不受物欲所惑，不被阿師所瞞，是超群拔萃，挺特丈夫矣。然向上一事，雖人人有分，而機有大小敏鈍，功有死活延速，悟有時節因緣。今居士具大根利器，須在活路上著足，凡舉心觸目，當下即要討箇明白，不可放過，看渠渠是誰？畢竟是何物？倘有會處，切勿便作聖解，恐是暫時岐路。況悟有淺深，邪正難分，所以古人教人立在轉

處，勿死一路，方得活潑潑地。一日因緣時至，便階大自在無疑之地，斯時順風唾去，咸是妙用，信手拈來，無非丈六金身，又何生死之可了？三界之可出？噫！婆心沙門不覺卒此醜陋，幸為一皆掃卻，感謝感謝。

與昂溪大師

空王風化與法兄同歸，獦獠家鄉與法兄同出，自天湖判袂後，唯向別峰相見耳！頃聞法兄修行不密，被人天子見知，此又因緣不偶，視弟才如枯櫟、跡類閒雲，則相去天壤矣！數年因恣著佛祖葛藤，未遑修候，殊抱歉然！何時移錫桑梓，俾弟得以面教？幸何如之！拙刻呈覽，臨楮瞻溯不宣。

與何象宣清士

昨一書邀子到山共話，林泉久望不至，將無道心有所退步乎？抑無竟為俗緣所羈絆乎？二者皆非慕道人所宜也。然處家世事雖云不無，而不可全身坐在其中，甘為火宅中人，必須從火裏發出蓮花，方是居家佛子。日月如箭，轉息即是來生，心識既被世事所昏，何能定其生方？人身若失，三途難免，豈不辜子在佛門走一遭耶？須知世間乃夢幻境界，此身尚是棄物，況其身外所有者耶？速當著眼看破，早歇世俗任馳，即此便是入道階徑，他日方保子有歸家日在。不然，千生萬劫猶為貧苦僑客也。

與何壬生明經

別來多歲，知居士必植無限福因，第慮於自心自性想未有箇入處。然居士自童年歸依老人，實乘宿緣感發天性自然，然非慕玄微而稽首于北無，乃求福壽之所至。故老人向來皆以平淡話奉勸，曾未與一滋味言相益，斯非道人之咎。實知居士未識三界火宅、人生夢幻、五欲淤泥，埋盡世間多少伶俐漢子，百年之後竟作何如？唯隨業識升沉，誠難保免淪墜。人生百歲，福鮮業多，即一日中造福無幾，慕善可知。殺生忿嫉，婬欲愛染，驕奢人我，貪名邀譽，縱蕩身心，慳惜分文，唯知己有，豈念他乏？只曉自樂，寧知他苦？如此校之，十二時中善如毫芒，業乃難紀。所以輪迴三界者，皆由不善業識，業識不斷，生死牽連，故云一失人身，萬劫難復。其有欲斷牽連者，唯秉起金剛王寶劍，此劍即吾人現前般若妙智，能斷無

明業識種子，能趣涅槃彼岸。若真丈夫，下刀即要見血，業識命根若斷，方來與老人一驗，何如？

與博山穎學禪師

自贛州與老兄及羅峰兄聚首團樂，此時相得歡甚，不知俱在化城中。判袂以來，忽忽將三十餘年往矣。固聞問雖疏，而別峰相見，曾不隔于纖塵。今夏機上座來，知老兄法席日隆，慶甚快甚。弟恨碌碌庸，不能振奮開化一方，為父祖出氣，深自愧恧。乃欲覓一荒山活埋，無那頂湖雞肋，不獲自由。想老兄天耳聞之，不大胡盧絕倒乎？

與華山見月律師

佛日垂暮，魔風久扇，老兄從菩薩誓中來，扶揚律學，啟人天之覺路，為一代之作家。蓋弟景欽有年，每以未獲披晤為歉，豈其分緣之獨慳耶？弟年來著得律釋二部，共五十餘卷，其中麤明律旨，誠堪為後學指南。道兄宴寂之餘，不妨一鑒及也。

與江景升總戎

別教瞬息數年矣，川嶺迢迢，魚鴈荒疏，想大作用人一片仁心，為國為民，自應隨時納福，不煩貧道贅祝可知。獨聚首劇談，不知為何日在耳？向承寶幡見壽，足仞雅情，謝謝。茲類隨比丘來，便勒一言詢候，倘或明春興到，摳衣庭階，未可期也。世諦空花，有身皆幻，唯勤猛省，深入道是禱。

與曉湘李宗伯

老居士現宰官身而說法，遠近爭傳。貧道固深居巖谷，而披沐遐風，亦云久矣。前載接教，雄談臭辯，不啻淨名。別後還山，而未嘗不憶居士得心無礙，應物自由也。啟者，先師歸寂，眾弟子輩議塔全身於本山，茲欲得居士揮撰塔銘，增飭輪相，惟老居士與先師針芥莫逆，必不慳此數行珠玉，為先師揭露光明于不朽也。萬惟鼎諾，則不但貧道與諸子感荷，即先師圓寂照中，亦欣慶無量矣。
鼎湖山木人居在犙禪師剩稿卷二

音釋

諛

（音于，諂諛。）

麡

（音癡，膠黏鳥獸。）

餿

（同餿，音搜，飯壞也。）

犍稚

（稚訛作椎。凡木石銅鐵打能鳴者，名曰犍稚。）

僑

（音橋，旅寓之居。）。

捱

（音涯，延捱，又拒也。）

拶

（音贊，入聲，逼拶也。）

挨

（音矮，平聲，推也。）

三毒

（貪、瞋、癡。）

三途

（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。）

涅槃

（此云圓寂。如來萬德已備名圓，諸障永盡名寂。）

木叉

（梵語具云波羅提木叉，此云保解脫，即戒也。謂保任持戒者，解脫生死也。今人謂持戒為執著，是則不執著生死，不得解脫也。豈不見古知識午後過訪，惟煎橘皮湯款敘，何曾別設飲食。又宋楊億《清規· 序》云：「齋粥二時均遍，表法食雙運也。是知古之叢林，無一不遵佛戒律也。」）

訝

（牙去聲，疑怪也。）

四百四峰

（身之地水火風四大，一大有百一病生，四大共有四百四病也）。

闖

（或作覘，窺覘也。）

覷

（音娶，伺視。）

倘

（應作儻，今隨俗作倘。）

伶俐

(應作靈利，今隨俗作伶俐，使易曉。)

第

(應作第，今隨俗作第。)

瞞

(應作謾，音滿平聲，今隨俗作瞞。)

三業

(身、口、意。)

六根

(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)

六塵

(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)

分衛

(即乞食也。)

六度

(即六波羅蜜：一、布施，二、持戒，三、忍辱，四、精進，五、釋定，六、智慧，是為六波羅蜜。以自度度他，故云六度。)

八萬四千相

(謂阿彌陀佛身具八萬四千相好也。)

過午

(正言過中。午有八刻，前四刻名時，後四刻名非時，不得噉噬。律云：「日過西一線，即名非時。」凡出家受佛十戒、二百五十大戒，皆制不得非時噉噬。今以食噉無時者，自號宗門，而以非時食噉為宗門，阿誰不會？但不敢逆佛違律耳。然宗門亦受佛二百五十戒，除其不受佛戒，即無犯戒罪也。雲棲大師《竹窗二筆》云：「越地安禪，夜作齋，其名曰放參飯。競為侈靡，勝於午齋，相沿成習久矣。昔有尊宿，聞鄰房僧午後作食，不覺泣下，悲佛法之陵夷也。故僧禁過午食，況夜食耶？律言：『人間碗缽作聲，餓鬼咽中起火。』乃於漏深人靜，而砧几盤盂，音響徹其耳根。又煎煮烹炮，馨香發其鼻識。忘慈悲之訓，恣口腹之欲，於心安乎？況持過午者，午後至明，不食纖物。我等晚有藥石，何不知足之甚？」〇藥石，謂八種果汁，及薑、椒、蜜、石蜜也。唐釋智燈，恒持《金剛般若》，勤不知倦。貞元中，遇疾而死。弟子啟手猶熱，不即入木。經七日還穌，云：「初見冥中若王者，以念經故，合掌降階，因問訊曰：『更容上人十年在世，勉出生死。』因問：『人間眾僧，日中後食薏苡仁為藥食，還是已否？』王曰：『此大違本教。』燈報云：『律中有正非正開遮之條，如何？』王曰：『此乃後人加之，非佛意也。』遠近聞之，諸客僧至，乃至有中後不飲水者。智者睹此，自當警之。」)

(弟子正雪等奉資敬刻

剩稿一卷。四恩總報，六道咸資，與諸有情，

生極樂國。
康熙癸亥孟夏吉旦識。)
(弟子等融等捐資奉刻
剩稿第二卷。不墮三途八難，生死永離，得
生極樂，成等正覺。
康熙癸亥孟秋吉旦識。)

鼎湖山木人居在惨禪師剩稿卷三

侍者開溈錄

○尺牘

與竺菴和尚

獅絃朗奏，妖籟沉音，洞風方慶其大颺矣。遙空作讚，固已多時，而別峰相見，又昕曛不隔纖毫也。不慧自方外回，即僻居荒隅，不與世接者幾十年來。近為鼎湖先師歸寂，眾乃苦勸住持，然每愧樗櫟非材，秖堪鈍置窮谷。無何，勉強從事，正藉德光遐映耳。茲洞禪人回，特修片札奉候興居，并拙註塵覽，不盡。

與石塔梅逢和尚

瑞應優曇，普天欽仰。老兄握夜明符出世，適當其時。弟嚮往高風已非一日，獨未覿面遘談，覺慳良緣耳。然松風水月，又不可謂有纖塵之隔、剎那之異也。所愧弟因方外回，鈍煨瘴麓，無能為洞宗出指，殊自嫌面目。今則撐護有人，弟何嘗而不謦欬揚眉哉？茲因洞禪人回，特勒八行訊候，尚容親圖握敘，為一期傾倒也。

與檀度南菴和尚

深山大澤必產龍蛇，信乎古言之不謬也。我博山師翁以行解相高，為中興曹洞之尊宿，三十餘年不捨鉗鎚。當時英傑所從出者，則瀛山先師與令師法叔數人，堪稱大澤中真那伽子。而令師道德才品俱勝，又得法兄光紹前烈，實令人謦欬彈指也。仰惟法兄再來大士，正好於斯法衰魔盛時，大出手眼振作一番，俾佛日晦而重輝，吾宗微而更著，則人天俱賴有津梁焉。客春澗法叔以刻師翁廣錄與謀，因寄有法兄大集，披覽間頓見口光徹照，益信再來大士乘時演化，以救今之訛弊也。弟欽羨又何如哉？茲因鴻便，率勒數行，一通高山流水之意，臨楮無任馳戀不宣。

與位中和尚

禪林下衰，如今日撐拄，正須過量大人。法兄從般若中來，為法門上將，具見聞根者，孰不景仰而加讚乎？弟駑駘鈍鳥，不能有所振

奮，甚自愧虛負圓顱。所幸三十餘年前隨人行腳，獲親近東山令師叔及二三古尊宿，見其作略為人，誠堪可師，獨是碌碌庸材，終以活埋為得計。若高視法兄，權衡佛祖，舟楫人天，自又應搥罵不少矣。客春因澗老叔遣侍者通信，曾著行人隨還，擬順走寶山謁候，適值老叔圓寂，行人急欲回報，其書并土物送附博山轉致，不知曾達記室與否？茲復付博山一菴書并儀物走敬法座，想老法兄清風朗月之懷，必頷之一笑也。臨楮無任依依。

與程周量方伯

居士坐菩薩乘，現宰官身，凡在法門，皆藉弘護，可謂不忘靈鷲付囑矣。曩者于分衛中得一接晤，具見道意汪洋，令人欽羨無已。別後想慧眼廓佛祖之心宗，造履極聖賢之物格，不假聞樨而頓明無隱，直掀翻維摩老子，信然也。俟他日有緣，當親訓姓秤官人一喝。茲因便鴻，率勒寸楮，奉訊興居萬福。隨附拙註呈覽，臨楮不盡神飛。

與黎常谷文學

相隔三秋，猶之一日，誠為白駒過隙，生死迅速，得無令人著忙者乎？比來興居，想獲清勝，但未審道念有所進步否？苟不日新，難以中立，則後必有退踵。日在如此，皆由不信自靈明之不昧、死復更生之定理，因果影響，鷺白烏玄，必無爽也。今貧道為緇白二眾苦延住持鼎湖，日欲居士昆季到此林泉一話，或能觸發宿因，覷破娘生面孔，不惟慶快一生，而亦喜於千劫不為生死累也。

與楊無見居士(出家號石鑒)

前日過館，飽我香飯，至今八萬四千毛竅中尤作眾香界氣息，但愧空腹沙門無可為報耳。感愧！感謝！惡濁世中尊翁能知歸向法門，請余與授歸戒，萬中無一，他日定為樂邦中人。居士亦應牢把鼻巴，於市廛街頭伸腳，千魔無能嬈、八風莫能搖，始不虛在妙喜國中來作有家漢子也。

與宗符比丘

老人昨在勇猛菴住二十餘日，見菴眾有學律者而不專志，志苟不專則難以融會持犯，未免有觸途成滯之艱，久之便有隨流日子去矣。

復見有學禪者皆墮今時知見，多輕毘尼、咳詆律學以為執著，寧知輕詆毘尼、叛逆聖教而執病尤甚，縱遇藥王大士、扁鵲神醫亦無下手處也。古人咳唾掉臂無非妙用，何獨毘尼而非妙用乎？斯則不但不知古人受用，而且不達如來聖智。何也？如來在昔不以正法眼藏付囑彌勒、文殊，而付囑大迦葉尊者，尊者位居聲聞頭陀，終身午前不雜餘食、過中不飲果漿，古板子無過此老，今奚取此老心而棄此老行耶？嗚呼！如來婆心專為末代作箇對治陶鎔習氣榜子，而末代專與如來作箇諍門，殊不知隨自習氣，阿誰不會？何俗不曉？如此豈特為習氣所使，實自失大利益，復於末世中作箇斷滅正法種子，自誤誤他，過非小也。昔日親和尚嘗曰：「一善知識出世即壞一正法，又寧知度一徒出家便壞一正法乎？」故老人長夜懼此，所以不敢廣納徒眾，恐力誨之不及、教之不全，即為獅子身中蟲矣。子昔依老人住十餘年，老人未嘗有不遵禪律而互相詆毀者，吾初勉子參方，仍贈以草鞋、錢、衣、襲等物，可謂欲子成人至矣。子於嶺外得遇羅峰和尚，禪、律、教三宗並行，是再來古德也。和尚後住日親山，你復得親侍數載，受益不淺，奚可不奉日親之教以教徒眾，返順近世之徐六可乎？當自勉之。

與嚴石行文學

聞居士去冬為魔所妒，然今世界舉目皆然，能不被他困者，指不數屈。惟堅自定力，力行善款，信因果之無誕，則惡魔不能致其大禍。況者段公案，乃居士多生與他結得來，所以今生未免累及。茲魔既自衄，獲太吉利，即是消除宿業，勿造新殃，是所深願也。

復何壬生明經

三教之為言也，不離心性。心性之言雖同，而道迥異。何也？孔老之為道，志在一生，忽三世之論，昧因果之談，故其道落斷常，性窒六合。既窒六合，塵不可出，區區于寰宇之內，輪轉六趣之中。由斷則迷善惡之因，而不知響應，是以難免當來有為之果，果復造因，因果循環，生死不已。由常則堅執世間有為之法，而不達無常，雖有逝川之歎，而無不滅之論。吾佛所謂道者，性自如如，本既不生，今亦不滅。而教則離名言，絕數量，無大小，彌綸六合之局。論大則圓包法界，言小則細入鄰虛，湛然常住而不變不遷，寂寞虛靈而不迷不昧，歷今古而無去無來，即一念而周三世，無凡聖之分，越心識之見，尚不得以有無而為論，豈可以斷常而為言？若佛所言有無者，以眾生一念不覺，自作妄因，妄受果報，如影隨

形，猶響應聲，理之必然，毫不有爽。果成因謝，果謝因無，本不有因，妄造而受。妄無實性，故說為無；因果不亡，故說為有。此吾佛之謂有無，非同孔老之有無。若有信生死因果不虛，自性靈明不滅者，於上言句檢點明白，則不妄作妄受，妄流生死。可於二六時中，恒自返照，看自現前一念落在何處。忽也窺破，則不隨其生死流轉，而大事辦矣。然初心入道，必以福善為門，不妨多種以為助道之因。故云：修慧不修福，入道多辛苦。是知入道福高易進，善淺難成。賓頭盧令釋道安浴僧，誠為可鑒。紙墨難窮太虛理，名言豈露佛祖心？請自酌量，惟善觀察。

復洪西嚴少宰

世出世法，本一無二。於諸有為無為法，了達其性，則是行於出世法；不了達其性，則是流於世諦法。故有動涉有為，而不昧無為者；亦有靜向無為，而轉涉有為者。明昧之間，雖毫釐無差，實天地懸隔，言之誠未易易。接教，知已稟受菩薩大戒，與決意林泉，幹辦出世業去。事之佳勝，孰有過此？窮巖棲苴，愧無稱賀。謹達斯言，是用遠將。想高明諦理，不以為贅譚也。

又

別後每懷尊體，想今調適矣。曾覺病來有所得力否？凡入一番紅爐，必有一番銷落，便中幸詳舉似。在今相與，不敢流於世諦。向言有所未直者，以奉法於君子之信而後諫。今既不鄙寡德，資受佛戒，不信之疑，毋容在念，當必忠告。惟是懸說多端，不知應病一語，故索來教，俟有嗣陳。明教嵩公之言曰：「為道不為身，為法不為名。」實竊膺之。倘能成就，舒我老婆心，以報佛恩，曷勝感藉。

復曾自昭文學(出家號更見)

自禁足沙灣時，詢鍾山諸子及往來僧眾，知居士關中兀坐，晏然自若，深懷慶慰，第未審腳跟下事若何措足？茲接來札，頓見心目矣。然向上一事，既非識見所到，亦非理會能及，若於言下薦得，乃是宿具靈根，纔一用心，便落工夫邊事，即須猛著精彩，把定在前，看渠渠是誰，步步立在轉處，不可死在一路，自然抵至也。縱使熟境雜念現前，如電掣長空，紅爐片雪，不用將心掃除，自然去不留跡。苟以心除心，心心相續，妄無休日，猶如病目，惡見空花，花轉非一，一念回光，空花自滅。雖云心本無二，而用之非一，故致每多墮歧途。然根有大小，性具剛柔，做工夫人誠有緩

急，若英雄憤發之漢，舉起當下即要決了。如人捉賊，當前扭住，立目便要見贓。又如猛將入陣，以擒賊帥為心，雖千鋒萬刃交途，而單刀直入，無暇顧其餘者。話頭現前，尚不見真，何得見妄？所謂直取無上菩提，一切是非莫管，斯乃超群拔萃禪和子之捷徑工夫。倘纔見妄生，即是念不專一，工夫不得力矣。其根性柔者，久參疑情不破，心無間歇，工夫由是綿密，異念不生。切不可認此為是，只當發起勇猛，以破疑情為志，自然有觸著磕著日在。倏爾靜境現前，身心輕安，見靜裸裸地，斯乃識情澄凝所至，心境暫寂，非是聖證。若作聖解，即墮群邪。若能於中急著眼睛，忽然覿面，則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，方為撒手。若英雄憤發，無箇入手處，正是大路當前，不可暫歇。脫有廓然，即當遍參知識，以求證驗。得遇作家手眼，方有竿頭進步。最怕自認電光，亦忌他冬瓜印子。今觀來札，知近日所得，不出妄心暫歇，正當發起疑情，勇往向前，自有一番大受用在，他日始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。老人於居士心熱，不覺率此逗漏，為鄰人作醜，與我一皆抹卻為幸。

復黎哲斯居士

欲以世間法而求出生死者，其猶形曲而覓影端，聲暴而求響順，寧得有之乎？言脫離思想，無箇覓處，即當看此想從何處起，去至何所。復覓不得，可看此想面孔何似。倘或窺破，可來與老人驗過，萬不能下此工夫。因果不可不信，齋戒不可不勤，三寶是良福田，不可不深加歸敬。佛是世間慈父，念眾生如一子。若人想念佛名，如來即入其人想中。是則以此思想妄念，易之而為佛心。佛心既成，則不隨其世間生死流轉矣。

復伍鐵山兵憲(香山縣，古名銕城)

鐵城湖峰，山川雖阻，而雲月是同，猶影現澄潭，兩兩相接，非遠非近，非一非二，既無二月，必無二人，故判袂來寒暑疊遷，而未嘗與老居士纖隔。邇來懸念之思，水月未足為喻，想居士亦必然也。承惠墨丹佳章，四壁為之生光，非月裏兔毫神力變化，莫能有斯也。

復嚴定生居士

貧道母難之晨，自惟無德可報，好慚好愧，乃累居士偈言見祝，直得繩床震動，來云是箇鑪鉗，未卜向甚麼處安炭火？咄！無你棲泊

處。西照禪人來意得恁麼孝順，寄與三十棒著，定生領過。
偈曰：閑搦龜毛筆，繪出虛空樣；博得居士嚴，謂予真拙匠。居士若誠然，如群盲摸象；居士若不然，月非離指上。說似即不中，獨許衡山讓；當鋒毒棒馳，問渠誰痛癢？立要斯石人，打翻奇伎倆；白日嚴公眼，莫自生花障。知我不相瞞，斯為真供養；拈卻金剛經，何有相非相？直下欠承當，知復沉比量。(來云：我聞般若經，壽者本無相。)

復劉璞公文學

貧道擬樹白石浮圖，用報佛恩，已經歲未竣，比昔賢插莖草而寶王剎成，似尤省事。居士旁視，應失笑我也。兩承捐助，福自有歸，須知當前了無受者，勿責無禮，沙門不致謝也。來諭不斷煩惱而入涅槃，是則直捷之甚，但不斷婬怒，癡亦不與俱，於此又覺反案，未審居士曾酌量與否？世諦浮蝓，行陰不駐，惟居士如時自愛也。

復何見五司寇？

人生世間，須憑福力所滋，時逢末劫，不假善因，曷獲祥臻之果？然福從善生，善由心發，是以日用中須善用心，纔有毫芒不與道德相應者，即須揭除，無至萌生漸長，不覺滋茂，難鑊其根。言不相應者，首則殺生，次則驕恣，不念人身無常，三界火宅，目前所有悉屬空花智眼，靜夜觀來，於己毫無分在，惟有生平所造美惡兩業，雖千生萬劫亦不系亡，是故智人須擇其善者而力行之，斯是善用其心者也。如居士昔處驚濤，大獲晏然，莫不皆由宿之良因、今之善德而至也。茲聞齋戒無倦，信念愈堅，非具智眼看破空花，無能如斯，更能百尺竿頭再進，是為盡善盡美。道人老病日至，明春決罷剞劂之緣，還山與泉石同優，以待天年耳。後與居士晤話難期，故以婆言訂及，幸無嫌瀆可也。

復徐聖甫明經

真幻虛實已知，居士知之；世出世間諸法亦已知，居士知之。然於知之而未曾勘破，是衲之所知之。衲所如之，久已啟之；唯能啟之，不能為居士肩之。故歷劫塵勞擔子，還須自己回頭一看，廓爾放下，即千生萬劫夢事了不可得，當處即見古佛解脫場矣。如或不然，則未審擔至何日？云：休信知。知之一字，眾禍之門也。

復李仲藏文學

面後滿想居士工夫日有所進，不料為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所滯。然病生起必由於心，而心非四大，雖非四大，亦不離四大。苟能於斯言下窺著，不但病無處所，而維摩老人亦被居士勘破矣。

復劉中雷司李

昨與居士一語相投，非百劫千生之緣，無能有此。茲來偈語，猶是途路邊事。道人意欲居士不涉程途，當處家鄉，乃不廢力，是真不打之遶者。若也不然，猶費草鞋錢。在昨癡心相為，不得已向居士嘔臭糟水，為我一皆瀉卻為妙。既知是無明，本自設欄頭板，是暫睹堂奧門限，方知知非二字受用不盡。但言者漢是者漢，只恐猿猴窺水中月耳。道非今古，人無彼此。唯居士初年不遇作家鉗鎚，縱得遇之，而亦未嘗咬指相為，或自未肯著死工夫。至今年邁氣衰，心力不如，豈非輸他如何？果肯徹底掀翻，即自另有箇消息在。故大慧杲教人做工夫，當立在轉處，勿死在一路。此其自驗的家具，故有十八無數之差，然亦不可死在十八無數之裏。如或不然，便當死心淨土，莫踏兩船以自賺誤。來云：用昨方子，不必定要數珠計數，但放下諸緣，驀直念去，自然得入三昧。此時要見面孔，亦是不難。誠哉是言！苟能放下，則面孔自露矣。(劉公少年歸依憨山大師，年至八十，始參本師。師時逼拶之，一夜端坐，工夫逼切，豁然惺悟，通身汗洽。年八十二，未終前七八日，聞蓮花香，臨終語其子曰：「在大師恩大難報，汝當為我敷座堂中，我出坐化，令人知學佛有驗也。」其子畏天寒，不依語，遂寂然而逝。)

復澹歸禪師

接手札，知瓶缽端溪，何不我顧以解積懷耶？別來雖云寒暑再更，而山色依然，故於此間足見具壽顏面道體常如也。久傳丹霞形勝，未及親瞻，茲閱佳刻，誠不虛聞，是知山靈有待，因緣時至，而瓶翻大地也。他日梵剎丕成，留一半席與行腳僧何如？倘未言旋，即著人迎錫共話數日，亦見末法中之水乳也。(具壽云長老)

復曾續慈清士

佛法，子已知矣，而未能行之；世法，子已知矣，而未能捨之。其未能捨處，必須捨之；未能行處，決要行之。不可以時待人，而人

不待時也。眼底兒女，現前風光，實非身後莊嚴牌子。子須善察，幸無錯認。鏡像水月，虛度一生，再生難逢，即此生亦未能保如今日之安也。來云四十、五十，不知尚能幹辦否？老人不言不能，但於子二事，弗敢許也。一是天命，二乃衰邁。臥起尚假人力，何能措志加勉？復更添數十年塵習，而欲一朝蠲滌，恐未能也。老人憂此，故每念子耳。子今來問，如有人問八十公，公能負百斤，日行千里否？豈不益旁觀者笑哉？真梵菴每得匡護，實子之赤心也，亦當韋天將一橛杵矣。誠知子護他拳拳，猶須自護諄諄可也。言自護者，勿縱六情，被五欲魔縛，是老人之深願也。

復何壬生明經

言面邈隔，已及四載。時思晤話，每悵無緣。忽接來翰，深生慶慰。知居士興居與道念皆勝，是即心即佛之關犍矣。心佛既無二途，但識其心，何勞更問其佛。須於二六時中，猛著精彩，覓心所在，要得親見始得。不可穿鑿，以理解會，失卻本源。唯當仔細用心，佛祖決不欺人。一朝廓落，心佛了不可得，何處更覓生死塵勞。於此倘未薦得，不妨篤志西方，發願往生彌陀，親為說破，一生當證無上菩提，豈不慶快者哉。

復劉璞公文學

久闊玄話，殊抱悵然。客冬濟令姪持手教相訪，甚慰遠懷。此來道念增進，不問可知。但于日用頭邊，能不被聲色轉漂否耳。光陰易邁，識浪飄人。居士時當自發猛省，于生死妄想輪中，決要尋箇出路，始不孤在閻浮提中走一遭也。山中甚清淡，而松風水石，亦可遣興延談。居士儻能撇下俗緣，不遠一到，得數日相聚者，何快如之。

復宋斐然都統

劣德山僧僻居寒谷，忽枉台車遠顧，問法殷勤，可謂夙具靈根，能于崇勢福樂中特求覺悟，真足楊眉嘉羨矣。茲復承健騎齎施，白粲朱提，山中衲子俱汗慚飽腹，為祝福無疆矣。儻移鎮未期，尚冀雲乘再降，以得話徹心源，一日千載也。

復梁顒若明經

聖賢之學，求為真切力行及有所得，此自古已難其人，況乎末代所謂失道而後德、失德而後仁、失仁而後義，仁義失而譎欺浮靡日馳殆不知返，豈世風使然耶？頃於鳳城旅館曾獲一瞻眉宇，知為端介沉養之士，別後魚鴈荒疏，徒懷悵切。昨元夕後自新州還象林，忽辱華翰，佳什先施，捧讀至再，愧喜交衷。真言言顯道，具見學力所操，獨間所獎譽者覺文過其實，貧道何德以當此？然如居士以碩望淳儒傾心學佛，則又何讓馮濟川、張無垢諸大老專美於前乎？且聞居士欲捐盛產為祇林梵宇，以善誘同人薰修淨業，期於菩提必證。經中謂末法中有諸菩薩現王臣身、興揚佛法，今居士欣然以慈門德行自利利他，誠為菩薩心懷歟？來作有願乞賢師一藥方句，但居士妙明真體、迥絕塵煩，縱有靈藥，未審何處容施？願居士其毋瞞山僧矣！俟白蓮送香、丹荔呈玉，當策杖前來為居士笑破。

復博山雪澗和尚

先師翁老和尚誠一代尊宿，行解圓備，節操孤高，中興洞宗，為法門所倚，故當時德風所被，海內傾心，而博山一脈至今猶存且振者，蓋憑老法叔支持鼎力也。仰惟法叔接引人天，不倦陀羅之臂；弘揚祖道，先標結集之心。作用難思，宛為妙則，法門深幸，良在斯乎！某自念緣慳附驥，才愧守株，昔從方外行腳回，即擬活埋窮谷，不意戊戌間頂湖得度先師歸寂，眾遂強推住持。今以年漸衰邁，只得掣肘退席，獨是修營如來窣堵波，宿願未能頓滿，而祖庭掃塔，丈室還拳，雖屢憶惕中懷，無那因循致慢，愧赧又當何如哉！茲者深沐慈意，法語遙頒，拜而披讀，具見婆心。念我為法求人，然擔荷法眼，人人應奮丈夫，第恐駘質樗根，不堪鞭繩，為慚恧耳！聞粟兄已膺命出世，某忝連枝，曷勝欣忭！靈苗蕃茂，可拭目而觀之矣！承諭鐫先師翁全錄，此實慧命尤關，豈惟恩酬法乳，兼為後哲南車，某敢不效誠以副尊囑乎？茲因貴侍言旋，敬勒片言，恭候杖履外，容別圖抽身請益，聞所未聞也。

復博山粟如大師

久嚮玄風，為日已積，每以未獲披晤為悵。而水光山翠，與法兄旦夕嘗之，又未曾有異纖毫也。弟頃自方外還，即陸沉寒谷，無出頭念。蓋以福淺慧微，不敢望諸哲匠為愧，當何如矣。邇聞法兄芳年德備，挺住博山，光振門庭，令祖風不墜。弟私衷慶慰，寧有既耶。茲承手諭，以鋟梓先師翁法錄為謀，可謂知恩可報。他時流布海內，俾無量緇素人天，因斯得開正眼，其功德可言喻哉。弟雖薄

於福緣，收不罄衣缽資隨喜。今上首回，敬勒寸言，附候興居。尚容另圖握話，以暢渴懷。拙刻塵覽，不宣。

復壽昌觀濤和尚

大澤產龍，南山伏豹，故知神變之物，非高深曠遠處，無以養成其頭角爪牙。令師老和尚法門巨匠，從其爐韝煆煉出者，必皆意氣威獰，作用超群，狂瀾砥柱，此正老法兄今日應運再來也。弟昔于丙子間，不揣獠民固陋也，曾隨例行腳，得禮二三尊宿，獨愧蹇驢跛鱉，終乏致遠良才。今年漸衰，憊匿跡邊，望法兄領袖法門，為龍天擁戴，不啻雲泥相去也。夏初，某禪人回，辱手書大作，法錄先施，披讀間光徹南海，真現前古佛，非言舌所能讚揚。至於別品佳儀，又何愛弟之深？不知何以報璚耳？茲特著某來奉訊，動定萬安，為法利生，不有疲勞耶？附有一香，遙供老祖支提，值因時艱福薄，殊不成展于孝思，慚愧何如哉？何時謁祖曹溪，俾弟得藉聆謦欬，并一敘天際孔懷，則喜山望外也。外拙刻塵覽，微物引敬，臨楮無任神馳。

復黃文侯孝廉

某回，知居啟康勝，道意汪洋，殊為欣慰。來翰所談，甚有理致，信向幽衷，具見札下。第學道之士，必先發勇銳決烈之志，如輪刀上陣，立要勦除怨敵。不然，紛華聖道，交戰胸中，則旋進旋退，率未有以證詣也。今居士大有靈根，既知欲泥沉象，則須疾奮出離。若徒有厭煩惱之縛，不急截斷根源，將恐染緣易就，道業難成，二鼠催侵，四蛇競背，何以勝此也？居士既要自性必明、生死必斷，則宜先空世見，穩踏腳跟，勿落宋儒偏局迷窠，致善惡殃慶自生矛盾。竊佛法之玄微，回為己說，以邀聲譽于時人，浪誹釋教，高築慢山，誘引一類撮囊流輩，誤陷邪途，又何怪不墜泥犁而為龜身業種乎？居士高明博達，於書無所不窺，但性理一宗，非麤心浮意可能造極。倘不以貧道管見為非，可與共談，則期放下家緣，至荒院一同徵詰，或如趙清獻公有撞彩磕著時也。(二鼠，日、月也；四蛇，身之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也；泥犁，地獄也。)

復吳震飛兵憲

令弟持手札辱臨，深感存注道念，且悉動定清和，與春光俱暢，孰不加額？所言劫運流行，群生遭劇，凡在含齒，誰不痛懷？今居士

有心有力，能不惜泥水，正是菩薩利行方便之時，不獨道人為之欣躍，即佛天好生成物之仁，亦已默祐之慈光矣。事出有名，緣自應順，率此暫復，諸容另佈。

與尹瀾柱銓部

曩者過金繩禪院，叨承香饌，尠慧沙門不識何以報德，惟深慚恧耳。及後同舟，復接名言為暢。談敘間，居士謂西方只是此心，別無方所，時未及詳論。然西方淨土，有事有理。言事，即從此娑婆世界西去，過十萬億世界外，有世界名曰極樂，是阿彌陀佛應化之境，廣大無邊。娑婆世界如牛毛頭一滴水之量，極樂世界如四大海水之量。彼佛現在說法，觀音、勢至是彼佛左右二大菩薩，馬鳴、龍樹諸大菩薩，及廬山、蓮社諸賢，皆生彼處。昔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最後見普賢菩薩，教發十大願王，往生極樂，親近彌陀。彼土無生老病死及三惡道、寒熱諸苦，思衣衣來，思食食至，黃金為地，七寶宮殿自然備足，故名極樂，亦名淨土。然淨土有四：一、凡聖同居土，即九品往生四色蓮花，如四大海水者。今人念佛，雖得往生彼土，猶是凡夫，未證聖位，而與諸大菩薩共住，見化身彌陀，故名凡聖同居土。二方便有餘土，謂聲聞緣覺，已斷三界見思惑盡，得生彼土，尚餘無明之惑未盡，故名方便有餘土。三實報莊嚴土，周圓無際，眾寶莊嚴，純是三賢十聖等覺諸大菩薩所居，見盧舍那報身彌陀，故名實報莊嚴土。四常寂光土，即理性土，無有相貌方所，是妙覺果佛所證三德涅槃。法身所居者，能居即法身，所居即土。三德者，法身、解脫、般若。常即法身，寂即解脫，光即般若，是為三德。惟佛與佛，乃能知之。言理此心本來清淨，無諸妄想塵勞煩惱，自心即淨土，自性即彌陀。若卻事談理，則九品無分。苟執事迷理，淨念心純，猶生下品。故匹夫匹婦，鸚鵡鴝鵒，皆得往生。若事理雙修，即生上品。故《維摩經》云：「欲得淨土，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，則佛土淨。」茲冀居士，事理一貫，行解圓修，與馬鳴、龍樹、蓮社諸賢，同遊極樂，親睹彌陀，是衲之所深願也。

復番禺增城眾居士

諸佛御世，秖為欲撈盡大地群生；列祖出興，不過要打殺普天下命根。即如洞山老祖密施金針，剔開靈利漢子頂門法眼，以至先瀛山亦別無伎倆，只是隨例向人天眾前撒添沙土。貧道則愧德無可賢、齒徒虛長，濫承推愛，誠非所安。惟羨眾居士具大根器、勇猛丈

夫，正宜不除妄、不求真，曜起金剛王正眼當前一覷，直得凡聖平沈、獨露堂堂，恁麼時方好來問：畢竟喚作阿誰？今欲為公道破，恰值口門塞卻。(來云：曾睹水影，是渠是我？畢竟實是阿誰？)

復秦汧甫居士

不晤多載，無緣促膝。舊歲旅中暫遇，未盡懷抱為歉。茲接來札，不勝欣慰。來云：連遭蹇厄，斯是定數。愛別離苦，世難免之。故佛教人早修，以超八苦。尊目復明，非信心所致，不能有此。又云：百累關心，焦勞倍甚。何不觀龐居士，推金落海，賣篱度日，夫婦男女共修，故得去來自由。(既無)愛別離苦，況有百累焦勞乎。來云：依經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研求無住已難，生心尤難。然此非再來人，觸著磕著，終難下手。又言：世事累人，不得常時靜坐。何不於四威儀中，聞聲見色，舉動言談，迎賓接客，穿衣飲食時，是箇甚麼。他毫不違我念，而我不識他，當急覷捕。若心不放捨，必有箇下落處。古云：「佛法無多子，久長難得人。但辦肯心，決不相賺。」若知下落，方來面決。復不妨早夜於阿彌陀佛前，稱名禮拜發願。一者至誠念佛一聲，滅除八萬四千生死之罪。二者縱得開悟，猶有無量劫來習氣種子未除。親近彌陀，淘汰宿習，得階聖位。龍樹是初地菩薩，尚往生極樂，況其未悟者。所謂有禪有淨土，猶如戴角虎是也。此復。
鼎湖山木人居在惨禪師剩稿卷三

音釋

昕曛
(上音欣，日出時。下音熏，日入時。)
駘
(音臺，駑駘下乘也。)
八風
(一、利，二、衰，三、毀，四、譽，五、稱，六、譏，七、苦，八、樂。謂此八法，人所愛憎，而扇動人心，故名為風。)
毘尼
(此云律。)
咳詆
(上音孩，笑也。下音邸，訶也。)
搦
(音諾，按也。)

祇林

（祇陀太子所施之林，即給孤長者之園。）

陀羅

（母陀羅，即菩薩拯接眾生之慈柔臂也。）

忭

（音便，喜樂貌。）

璚

（同瓊，音煢。）

龜身

（是庾信故事，載《六道集》第五卷趙文信篇。）

趙清獻公

（宋神宗時，與天缽重元禪師為方外友，而咨決心法。一日，聞雷有省，即說偈曰：「退食公堂自憑几，不動不搖心似水。霹靂一聲透頂門，驚起從前自家底。舉頭蒼蒼喜復喜，剎剎塵塵無不是。中下之人不得聞，妙用神通而已矣。」）

鴝鵒

（上音渠，下音育，八哥鳥也。）

苴

（音疽，苴菜。）

支提

（即塔。）

那伽

（此云龍。）

見思惑者

（謂三界見惑為一住，三界思惑分為三住，根本無明為一住，共成五住地惑也。方便土者，謂二乘人修方便道，斷見思惑所居之土也。實報土者，稱實感報故也。謂菩薩斷惑有未盡者，居此土也。）

（弟子一享等捐資敬刻
剩稿第三卷。身心離障，福慧日增，臨命終
時，
無量壽佛親垂接引。
康熙癸亥仲冬吉旦識。）

侍者傳調錄

○偈頌

庚戌元旦別慧弓首座號石箭

一弓纔秉，須彌殞質。毒箭仰施，虛空失色。聞者膽喪，擬即敗闕。唯有瞎驢，不避斯的。

辛亥夏日別犢蹤為侍者，字薦犖

為山犢，一物兩名誰敢酬？饑惟食，渴趣流，牽向溪邊喜哮吼。一回放，一回收，臨溪兩兩眸對眸。芒繩斷，失鼻頭，牧童交臂自綢繆。月到中天兩不立，體用全彰一袋收。不了此中端的意，奚能薦得犖兒祐？

空石比丘(法名傳意)

祖師西來意，空中一片石。欲得識渠渠，切忌頭磕著。

片石侍者

南泉滿口道含糊，賺殺當年陸大夫，直下拈除得不得，空中石佛跨蟾蜍。

解牧侍者(求書執杖視之字，復示之以偈)

堪笑南泉王老師，牛兒不牧溪東西，東西言犯王水草，隨分納些滿路遺。執杖視之世尊語，老人親切為你舉，不知纔擬執視間，牛兒打失無處所。汝今解牧真箇解，解者為誰牧者何？當下若能端的去，白牛迴迴露前坡。

馬玉文，法名法雲，更字別山

咦！者箇馬郎子真是偷心不死，既與法名，又要更字，好不知足、貪不知恥，大似今人求買拂子。噫！非非非，畢竟何是？果

不知足、貪不知止，恰如後覺祈先覺記。噫！非非非，畢竟何是？本自現成，奚用粉脂？故諸大士不欲聞記。噫！雖然如是，曲為今時世諦流布名言，豈離是不獲已因而書之？免使錯認驢駑，喚作驊騮駒子。

宋斐然元戎回朝索記

倚天長劍也大奇，明仙授與不須疑。金雞啼破青牛夢，北斗南看正是渠。(其酉年奉旨出嶺至江右，復奉旨丑年回粵。)

壽陳汝德居士

問君舉踵自何來，不種菱花愛種梅。香風入座雙眉展，惹得虛空笑滿腮。

壽何隆將文學七十一

知君曾見鐵花開，何年移向此中栽。石女時溉猶未已，鴈歸北去燕南來。

壽李淨業居士

鐵榦凌霄白玉堆，從來無影向空培。若問何年親手植，泥牛入海漫追回。

贈空渠禪人往海南住靜

大隱沒蹤跡，韜光失卻眉。石女臨夜鏡，相看不識渠。

贈林直衢居士

流水傍溪直，高低亦隨衢。隨流認得性，兩腳任卷舒。

壽承乘長老六十一(初受和尚菩薩大戒)

六十餘年事若何？居俗日鮮為僧多，天命既知非分外，牛尾拾得唱哩囉。童顏鶴髮世希有，難學者點孝慈和，他日聲名震四海，肯留半席老人麼？

贈覺溪王近事(法名開澤，道號滌渠)

聊將曹溪水，滌盡昔時非，忽從大夢覺，方知我是渠。天堂并地獄，也無安身處，休忘火宅內，澤汝宿同機。

贈羅定文總戎

曾向靈峰受荊來，龍泉湧出嶺南臺，箕茭階前香拂鼻，歸庭又覺百花開。

和尚七十一

杖底風生吳越遍，芒鞋又羨五臺巔，率爾不從心所欲，依然身臥鼎湖邊。昨夜芙蕖芳拂鼻，今朝日午月初圓，勞君為祝清涼壽，我為君祝老彭年。(師年七，往南浙禮供舍利塔，欲上北五臺山禮文殊菩薩，自寧波回至蘇州，聞嶺南波濤之作，遂還粵，故不果行也。)

壽劉中雷司李八十一頌(自號石洞老人)

曠哉無上道，非智莫能周，唯有過量人，澄潭徹底透。經歷微塵剎，侍多千眾祐，建諸總持門，深入那伽寶。名高臘復長，慧深德倍茂，蟠桃經幾摘，泥牛漫記秋。弗耕金粟壟，貪遊妙喜州，錯腳踏毘耶，共議不二酬。眾口既喃喃，忍噎難咳嗽，跳入石洞中，掀翻他窠臼。撞破娘生面，寒光爍斗牛，秖因婆心切，白雪來堆頭。或為童子戲，時作種蓮叟，蓮花輝四艷，品階逾重九。惹得東西里，稱賀無量壽，我以海墨志，忘卻第一籌。(眾祐是世尊舊稱。毘耶城是維摩居處，前身是金粟如來，後為東方妙喜世界不動佛之菩薩。那伽是大禪定也。)

己亥元旦舉筆頌

新雨籠元日，春色滿山疇，田夫陳播植，行者須上求。修行無別法，秖要曉綢繆，隨執一句子，百千一齊收。久修不通達，總由情未休，了卻心意識，前塵本自浮。說甚根與塵？三祇劫歷修，聖諦尚不為，何言階級周？天下本太平，縱橫任自攸，一見雲門老，奚更問趙州？橫身歌白雪，側掌泛壺舟，問我意何似？西江水長流。

○詩贊

遊新州龍山國恩寺，恭謁　大鑒祖師，喜賦(二首)

道無南北與中原，五葉同歸此一根，初祖骨皮分付盡，大師衣缽且留存。峰頭環伏真天畫，寺額金標是國恩，擬把妙心求印可，目瞻香篆已忘言。

用憨山大師韻(萬曆間，大師親筆書國恩寺壁，至今康熙猶存)

本來無物豈沾塵，千載同欽見地真。道在寧妨磚累塔，性空留得肉生身。當時呈偈非關字，今日拈香是舊人。正欲弘傳師法意，可容錫井鑒前因。

贈黎居士

(和尚于己亥前，聞黎子有出塵之念，因以書勉之。時黎子以親緣未了，未遂拂衣。荏苒因循，又覺十餘年往矣。黎子之心，猶不退也。今庚子冬日，欣然持和尚舊書來謁。和尚嚮其真誠，占此贈之。)
夢裏相逢十餘年，今朝覿面豈曾嫌？此回莫更南柯去，好向湖峰學米禪。

李長華總戎承　平南王命，至山炷香賦贈

詩書名將孰云無，獨愛將軍仁且都。弱冠登壇人共仰，親承王命謁浮圖。

壽李慧菴居士六十一

翻卻龐公省事禪，笑將婚嫁作閒緣。老來自得安心法，萬不干懷一等仙。

贈斐然宋元戎(法名開嶽，號德峰)

特達英雄漢，揮戈不昧禪，金風吹勁草，識取未生前。

壽陳公孺山主(法名開諶，道號玉藻)

羨君宿植信根深，世上豪華不著襟。花藥頻添冬日務，經禪偏長晚年心。園蔬預遣供僧饌，租鈔先除鬆佛金。無限風情兼月話，不妨居近覺皇林。(瑞塔寺後即其宅。)

壽新興李邑侯乃翁卓然居士

羨君曾踵昔賢來，自種高槐作棟材。近結耆英為九老，香風披拂壽眉開。

贈王榮我高要邑侯

仙令翩翩蒞瘴鄉，犬無吠野雉馴桑。政閒時理修因事，重把祿金布法堂。

又

難兄琴鶴化蠻城，難弟金吾侍禁庭，可待功成作相後，肩將瓢笠事空生。(弟是御前總戎。)

贈亨扶蔡居士

七寶財豐長者家，上根單設白牛車，如今法法成三昧，匝地清風笑未涯。

壽實峰鄧居士(法名開權)

憶昔威音劫共遊，今來又復聚閻浮。宿緣豈上三生結，針芥非惟一旦投。我趣非家慚懶拙，君因入世羨風流。六旬才德已兼勝，三代檀那孰與儔。鄰里沾濡聲載道，兒孫卓犖氣吞牛。榮華花報何關意，淨土莊嚴是取繆。笑我叨為辛亥長，輸君幾種福緣周。色身聊把岡陵祝，慧命難將海墨籌。

次韻酬顒若梁隱士(居鳳城)

鳳凰儔隱鳳城旁，笑視昏鴉嚇鼠忙；老氏擯知為魏塞，曾翁守約始成長。目前好景皆陽炎，世上浮萍只電光；若論無生斯可貴，昔賢曾是嚮西方。(昔賢是指十八蓮社。)

復印東陳居士

煙鎖茅堂靜，緣閒白日長。空懷陶隱士，遙隔淡雲鄉。

酬青原藥地和尚

昔年隨腳轉，曾步千金臺。何處大山佛，飛光直到來。

寄懷陸義山中翰

先生生便心明了，自說前身是德雲。山院可能今又到，木樨香甚不遮聞。

和尚六旬作

古今十世圓當念，六十年前此日生，已豁空花不捏目，從教水牯強呼名。無星秤漸酬機懶，折腳鐺存逸老情，便欲移茅更深入，聖凡欣厭一時冥。

壽柱庭鄧居士(與和尚同庚)

我生仲夏末，君誕季秋前。知有宿緣在，同為辛亥年。羨君德方勝，愧我道何全。檀信誇三代，桂芳喜二賢。善功既廣積，嘉慶自長綿。不慕神仙藥，惟欣佛土蓮。佛稱無量壽，君亦壽無邊。

壽崇梵闍黎六十一(曾在柄和尚、羅峰和尚本師處作闍黎)

禪鋒淨論不諍贏，嶺海爭知高座名？臘長心閒無事事，摩尼百八手常擎。

次韻酬瑞卜何居士

入社人稱羨姓宗，竹林幾度慰過逢。究來知識道仍隔，黜去聰明理始鎔。庭柏砌花呈祖意，天雲瓶水豁迷封。無懷在在饒真適，何事鱸蓴漫憶淞。

次韻酬壽昌觀濤和尚

鐵船高泛千峰頂，不犯清波誰巧並？窣堵紅詹人再來，家風近喜君重整。祖庭雄踞吼如雷，外道天魔盡破摧，峻絕信知非雪嶺，

那能產此棟梁材？逸足神駒追電駕，蒼蠅徒戀焉容借？知音獨許深心人，欲露全明窺半夜。節拍聊將大眾憑，赤窮隻手舞何能？凝眸遙睇皋亭上，圍匝黃雲一萬層。

壽麗初簡居士六十一

慧植多生信入深，福田逢處滿鋪金。道高耳順勤精進，欲誘兒孫證佛心。

和尚七十一

逸老孤峰計已施，萬年松自長虯枝，泥牛千古誰人覓？木橛一樁任我癡。午夜天空聞聲欬，有時機叩只揚眉，獨憐七十余生晚，堪笑雲門棒下遲。

山居雜詠(十首)

一根歸攝六根收，我也無心境亦休。昨夜西風驚鐵馬，今朝瞥地駕泥牛。溪中歷歷分長角，月下明明露白頭。世諦榮枯閒自若，常隨萬物度春秋。
病容消瘦興偏多，閒月清風共琢磨。山靜瓦爐香縷盡，一聲聲欬意如何。
虛谷松深野思微，蓽門苔長客來稀。等閒獨自溪頭晚，坐斷晴雲幾片飛。
梅樹根深都已老，重披蘚荔禦冰侵。有僧花下癡獃坐，欲得薰開太古心。
數朵梅花先日放，薰聞不及作香知。憐渠七十詩僧者，鼻識應慚落鈍遲。
雲鎖千峰寂，溪空一鳥啼。欲描此中意，懼失老僧眉。
坐看溪雲散，山花意欲飛。無人來語話，長嘯付清機。
曾到東山寺，沿溪折野梅。逢僧三五輩，笑坐白雲堆。
坐看山花笑，臨溪戲游魚。忽睹娘生面，吾今不是渠。
桃花幾欲放，野色映山新。攜得無心輩，分裁門外春。

山居

佛祖真宗絕掩藏，溪聲不斷為宣揚，叢蘭抽蕊點山徑，疊嶂排雲護草堂。鄰老病虛頻夜惺，行童癡重慣時忘，人來欲借無縫塔，

為道好皮莫剜瘡。
素雲晴鎖萬峰秋，丹嶂危居一比丘。活得百年只是氣，悟無少法不如漚。鷃鵬休互嗤高下，椿菌何須論短修。教意宗乘莫我識，砂鍋蔬熟笑無油。
鳥韻花香春自鬧，窗閒林寂道如宜，一條椰栗逢溪度，半卷楞嚴倚樹披。高下隨平田有在，玄黃忽略馬何為？菩提妙法非空色，緣念未忘被物羈。
數擬出山訪故人，松門觀鶴每逡巡。自閒白社荷衣老，不是黃農木食民。秋夜小亭懷蜆子，西風磐石夢驢脣。真成獨往空千古，一抹溪光姓字淪。
太虛終本無明晦，萬象都來一鏡空。松塢晝清人倚樹，岩臺秋好月和風。總休計彼居迷悟，不必從予較達窮。聽徹溪聲千疊響，只今道與泰峰崇。
傍崖築屋遠[山*層]城，滿甕蓮花物外情。漁父莫知幽澗趣，樵童安辨隱人名。輕霜草樹芳桐老，暴雨松坡紫菌生。一笑古今成夢事，幾回禪起獨經行。
峭絕青山匝萬重，中無一物可消容。養來病雉應知法，放去閒雲好自縱。猿向斷崖巔樹挂，蠆尋枯壁孔泥封。隔林舊有育王寺，隱隱猶聞清夜鐘。
千章古木繞茅齋，曝暖閑麋臥土階。盤藕遲花都可意，山蕉充紙亦舒懷。雲橫斷壁人何遠，月照斜峰境愈佳。端合無渠知住處，真強哉矯把名埋。
光陰迅速事如何，及健提撕休更蹉，拙斧攜將山去住，碌磚堅作鏡來磨。冰鑒蘚石添蘭氣，霧鎖蒼岩長桂柯，任爾物情趨勢利，寂寥長對古彌陀。
事得無心理自圓，松聲艸色現成禪，石頭何意硬成佛？鰲足空聞直拄天。月被雲遮光不下，水因槎礙澀難前，一時塵剎俱空去，誰辨中間與二邊？
世途巇險欲何之，草菴歸去青山陲。百念盡凋持貝葉，一身輕健飯靈芝。石窗散誕忘乎我，盧谷迢遙訪者誰。咫尺華胥遊未遂，暫沽明月暢佳思。
天地未應同我闊，何妨山裡石岩岩。懶隨雲水出人世，樂愛煙蘿住草菴。撼木風生饑虎怒，釀花酒熟老猴酣。閑閑較歷娑婆國，無似枯禪百不諳。
世上人誰識渾金，聊攜缾錫入荒岑。拓來瘦地三餘畝，苫得虛齋兩半尋。壅有疑情勞面壁，苦無閑步訪山陰。悟迷由汝無多事，獨自盤桓朗夕吟。

寂寂寥寥似可依，坦然尚覺去時非。碧光匝嶺客塵斷，翠色盈軒道意微。風怒晚林摧敝葉，月憐秋冷為長暉。坐來竹露成珠顆，猶自聽泉未掩扉。
毀譽不干欣厭盡，塵緣終省到茅齋。嚼苗辨藥神農暢，臨水觀經意自佳。暖谷護花雲裊裊，疏林飫果鳥喈喈。滄桑任變寰中事，一榻高眠萬慮埋。
半兼禪律半耕樵，自昔攜笻不限橋，活句每從苦究得，光陰多為懶磨消。白翻遠岫銜花去，黑起深潭怒雨飄，故我住山忘籠辱，一龕高臥傲神堯。
秖許閒雲伴拂衣，逍遙物外與誰歸？落花滿澗思樵藥，寒日半山歌采薇。入戶青猿依磬定，出林黃鳥破煙飛。人間世事多如幻，六代繁華今已非。
百年底事竟何如，一入青山五十餘。眼惺不生蝴蝶夢，心空寧受青牛書。月沉曲汆猶蒙衲，春盡幽園方罷鋤。賴有白雲攔谷口，是非不得到吾廬。
竹深茅屋靜蒲團，竹杖時閒出遠觀。翻把山中無少慮，焉知世上幾多難。風輕絕谷聞蘭臭，鳥盡豐枝厭桔酸。空劫以前何必問，日斜敲磬思漫漫。

毘盧遮那佛贊

如來以大悲願力，入如幻三昧，攝化群生，所以有降生成道，說法涅槃之相。而凡夫不了大權示現，悉起斷常生滅之見。惟有沒量大人，證文殊智，蹈普賢行，遊華藏海，見毘盧遮那如來，身心不動，於一毛孔中，坐十方界，轉大法輪，教化無量有情，未嘗休息。噫！休息與不休息且置，如何是毘盧遮那如來鼻？咄！好著頂門眼。

月智如來贊

華嚴藏海中明鏡世界月智如來，晝夜恒說法音，十方四眾悉現其身，往集聽受，因為之贊曰：
當臺明鏡絕遮攔，螟睫彌盧莫自瞞，欲識廣長無間歇，溪聲依舊水潺潺。

阿彌陀佛贊

肉髻浮千嶺，紺目徹四瀛，六八深弘願，九品悉歸源。坐寶蓮華上，光明遍界清，有願咸拯攝，無生不出。欲得躋彼岸，觀想及持名，心裏無他物，彌陀胸中現。

無量壽佛贊(即阿彌陀佛)

十方諸善逝，福智皆平等。惟有度生慈，彌陀佛稱最。六八深願王，普攝群生界。施列九品蓮，隨根各蒙濟。威德相嚴嚴，巍巍出心量。今此墨圖形，聊爾存瞻仰。咦！即相非相二俱非，春風先入梅花國。

西方三聖贊

十方諸如來，同出廣長舌。窮劫贊彌陀，演之莫能及。有情歸向者，遠離四山逼。纔爾一稱名，妄念從此釋。欲趣八德池，須識第二月。淨念之樂邦，返聞歸常寂。心境若長空，彌陀當面立。(淨念即勢至，返聞即觀音。)

廣博樓閣三聖圖贊(一心近事請)

手羅千眼，法界露布。寶閣凌空，象王迴顧。師子嚬呻，虛空骨腐。月前薦取，波澄月皓。一色一香，無非中道。舉掌低頭，家鄉已到。千生不逢，萬劫難遭。一心供養，叵思妙報。(圖中畫千手千眼大悲，右文殊，左普賢，上廣博樓閣。)

靈山圖贊

山名耆闍崛，非文亦非質，秀出眾寶峰，言辭匪可述。十方薄伽梵，時亦共遊適，是故釋迦尊，說法曾未畢。劫火燒海時，毘嵐風相擊，此山常安隱，凡愚詎能識？唯有末量人，天台親證得，五百無事僧，授決猶未息。我今稽首禮，長接如來膝。(梵語耆闍崛，華言靈鷲山，山頂西垂似鷲頭也。昔釋迦如來與五百羅漢授成佛記，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，忽見如來為五百阿羅漢授記猶未息，故今寫五百羅漢。薄伽梵乃如來眾德之稱。)

觀音大士贊

巍哉觀自在，古佛正法明。威披弘誓鎧，不空絹索長。四八應如幻，九界沐悲光。佛容浮寶髻，法雨灑塵方。圓協如來慈，遍處火宅涼。由昔了聞性，於今應如響。無緣咸拯接，況禮及稱揚。摩尼隨所現，功歸無畏鄉。

觀音菩薩擎蓮花贊

手擎紅蓮，面輝慈芳。心似寒潭，澤及萬方。本既非男，奚得女裝。一極悲心，四八形彰。不離本際，月印千江。心境交徹，未易思量。喚驢喚馬，一任安將。乃佛乃祖，亦恣敬仰。咄！還有識觀音菩薩者麼？驢嘴未張金臂現，泥牛入海浪翻天。

千手眼大士贊(謝慕真請)

大悲觀音，千手一心。無緣慈運，護照群萌。一雨普滋，受益隨根。稱名禮拜，猶響應聲。當處返聞，獨露全身。入流亡所，即見法明。謝子奉供，斯為慕真。

準提菩薩贊

法身非相非無相，毘盧頂上炳圓明。體用妙融彰二九，特顯如來不共乘。照護群情猶響應，所求悉地隨心成。俱胝沒馱由此證，稽首步步踏前程。(俱胝，萬億也。沒馱，即佛也。十八臂，表佛十八不共法也。)

十六羅漢贊

十六大羅漢，受佛親遺囑。至今未泥洹，為世作良福。各領諸徒眾，分住洲山谷。外現諸神變，內心無三毒。面貌雖不同，鼻孔皆無肉。欲得識渠渠，急著眼睛。豁爾解翻身，二八元來一十六。(十六阿羅漢，今現在世間，各領眾徒，或數百，或千條，住諸山諸洲，護持佛法，為施主作福田。若人齋僧，即變作凡僧來應。世謂十八，大謬也。泥洹，亦云涅槃，此云圓寂。德無不備曰圓，障無不盡曰寂。)

達磨祖師贊

此老度生心急，反招藥毒面黑。梁皇不契無聖，折蘆少林面壁。躲身熊耳峰頭，敗闕蔥嶺沙磧。咦！還有識得達磨者麼？惡。

布袋和尚影贊

眼掣流星，口懸半月。晏坐街頭，橫舒木橛。逢人即乞，無言可說。淨穢皆收，一袋囊卻。八苦交煎，安閒自若。撞頭磕額，人莫之識。臨終自露，一場敗闕。何故如此？只為當初願力牽，今朝特地婆心熱。(像持布袋，橫按拄杖地坐，有八孩子，拔杖奪履，扭耳摩奶，入袋取物，種種戲之，以表八苦。)

和尚影自贊(王莫愚居士請)

此老無道可尊，無德可稱。形如枯木，心似寒冰。五十餘年，依村傍山。佛也不念，禪也不參。問其終日何為，未能學箇閒閒。

又(田居士請)

像在此，僧在何，休言一箇兩箇。若問其中意旨如何，不妨為你說破。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瞎。

又(濯足影贊錫缽在旁)

生在威音窟裏，死被蝦蟆吞卻。目前不識伎倆，只曉傍溪洗腳。乞得半缽破盂飯，歸來分作三口嚼。有問西來意旨如何，仰面呼天苦殺苦殺。

又(戴居士請)

此老無長處，便宜一世懶。書詩無渠分，筆硯不相關。參禪眉先攢，看經黑漫漫。欲要持淨戒，舉心即便犯。如何度歲月？朝晨三盅稀粥水，午來兩碗老米飯。

又(本山大眾請)

者漢。不入羲皇室，那識老婆家？初耕湖頂地，鋤頭反手把。愛舂盧能米，渴種趙州茶。狂心猶未歇，撞破嶺外霞。僵臥瀛山巔，天童驀腳踩。翻身入缾窯，卻嗽雲門鮓。歸來醉未醒，乘興弄胡笳。石人擬欲和，聽絕不成嗟。舒腳月下坐，松風瀟灑灑。面目一何似？鬍子連嘴巴。有問箇中意如何？倒拈拂子劈口打。

(影持拂子，瀛山雪關和尚、天童密雲和尚、缾窯永覺和尚、雲門爾密和尚。)

又

者箇老漢把你當佛，你又不為；把你當驢，你卻不類。畢竟把你當箇甚麼？咄！畫不成底秖者是，日出銜山露不全。

李芝木明經影贊(立蒼松下，道號淨業，文武兼備)

此翁何所似？恰如老金壁，靈格自天成，非承渠恩力。四十九年前，揮戈說詩易，忽爾知天命，胸中無一的。詩魔與酒魔，化作

維摩翼，撇御鬼畜餐，學佛中道食。竟日口喃喃，自哦還自適，樂矣松風下，貌歟奚似昔？僧兮為俗兮，安排即便失，畢竟恁麼是，首羅覷不得。你欲知少分，頭頂天兮腳踏地。

良生馬元戎影贊(道號鷲翁，手扶笻，常誘人受八戒)

似則似矣，是則未是，錯認驢脣老，喚作馬郎氏。秖因婆心切，杖遊堪忍地，時示將軍身，或為道藝士。應現既無方，誘進難思議，畢竟是何人？咦！雖然相逢不相識，卻被天湖號鷲翁。(鼎湖亦名天湖，娑婆此云堪忍。)

王莫愚影贊(公善醫，化千餘人，結放生會，法名法謁)

者漢手不似佛而能應病與藥，腳不似驢而能踏破筌蹄，隨機接物而不俗，鬚鬢雙垂竟非僧，那吒不得命其名，首羅豈能窺其體？畢竟是箇甚麼人？直待虛空失卻鼻，自當為汝分別分別。

本心近事坐蓮影贊(花池中寫一月輪)

識得娘生面，勿疑此老拙。世法頗精通，念佛口不輟。兀坐蓮花臺，鼻孔穿水月。恰似無事僧，休疑龜作鱉。豁然曉本心，彌陀為記莂。

一心近事影贊

生自空王家，覿面不相識。目光爍太虛，齒懸數片雪。一心若湛然，萬法當處息。咄！領取一口西江水，方來為汝出長舌。(其影露齒。)

○記銘

西來山白象林小龍湫記

言象林之勝，則小龍湫得其奇。湫在象林院外左廂，其水源去湫數十步，即聖露泉迸出於山凹叢石間，翻瀾迅疾，成小澗流。湫當澗流奔逸處，廣不踰四尋，縱不盈十仞，而蜿折高低，疊作三層級，每層級接連橫石脊為關限，隆起嶄然，巧於彫鑿。水行艱澀，激湍而成短瀑，其聲潺潺涓涓，緩急中節，如鳴琴，如鼓瑟。兩岸之

石，狀皆譎異，參差聳卓。又其石出水面者，嶙峋突兀而繡蘚錢；浸水下者，岩宕溯匝而織苔茸。石縫罅生瘦菖蒲、秋海棠諸小芳草，根葉蔓延，縈艷繽鮮。然湫三疊，中者減淺，下者稍闊，上者淵莫可測。底布璨石明沙，與莓毛相牽帶，水色湛徹，如吠琉璃，臨之者鬚眉頓鑒。余雅愛其奇，嘗與二三徒侶列坐湫邊亂石言談，余搖犀牛兒扇，自謂金谷、蘭亭無以過是。以彼一時暢敘名士高僧樂甚，乃境興情歡，斯樂則情生境外，而即境無生，耳見目聞，無非妙用三摩提者。湫下流不遠，合左右溪，灌作放生潭。潭上古木叢林，為楓為松，皆百尺摩霄，鷓鴣鶯雉巢厥枝柯。樹下復多巨石，方者危者，而盤而峭，俱可充床座，恣禪寂，快雄談，因為是湫增勝云。爾時，會坐有居士忽問余曰：「湫在此，龍在什麼處？」余急捉其鬚曰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士茫然。余拓開曰：「者曝腮漢，當面失卻龍矣。」

寶象林瑞塔舍利函記

恭聞如來三祇樹德，百劫修因，行滿果圓，成等正覺。住世七十九年，說法四十九載，度盡有緣，雙林示寂。復以悲智碎金剛體而為末舍利，施諸群生而作良祐福田，俾植人天妙果，永作三乘道因。貲自惟無始劫來，惑業障重，汩沒三界之內，輪環六趣之中，弗睹佛興，寧蒙記莂？不預涅槃末會，奚獲最後申供？幸宿蒔微因，得值能仁遺身舍利，一瞻一禮，滅我怨愆，一香一燈，為世間眼，粉骨難酬，塗膽莫報。茲謹捐衣缽淨資，與諸四輩建立寶殿，并白石浮圖，舉高一丈八尺，六面玲瓏，彫鏤成就，奉供能仁調御金剛之體，泊安諸佛栴檀聖像。以此殊因，回向無上菩提，不歷阿僧祇劫，次生即成正覺，再乘大悲願輪，遊戲生死海中。眾生未盡，我願無窮。更祈人天四眾，瞻者敬者，遠離三災八難，一花一香，皆生安養不動佛國。頌曰：

稽首能仁設利羅，無邊勝德所成就，不捨洪慈悲願力，施作眾生良福田。他方此土流光燭，咸令吉祥獲善利，我樹浮圖殊勝因，次生願證無上覺。(舍利亦云設利羅。)

瑞塔然燈記

余建白石浮圖，石產於端州星巖，潔白如玉，舉高一丈八尺，安於殿內，表如來十八不共法也。七層六面，彫鏤玲瓏，以明七覺支、六波羅密之和會也。面各開一門，門各坐一栴檀佛像，令人就面面門門親睹清淨法身也。一一像前各置一枝珠蓮花，花上然琉璃燈一

盞，一一燈左右復設珠蓮花一枝，花上置鮮花一缾。塔層數既七，燈數也七，六七燈映交光，復以種種香花燈燭周匝於外羅列焉。每然燈則修敬，緇焉素焉，合輒百千指圍繞，一讚一禮訖，旋轉如輪，光重重，影重重，光影交攝，互相徹見。其燈也，微風吹動，炯炯光輝，轉轉燦爛。於是乎塔也，通身光明，不復能辯其為白石乎、白玉乎已爾。

匾竹杖銘(上匾下圓)

圓者圓，匾者匾。渠得我力，我得渠健。徹底風生，雲飛霧卷。歷遍煙波，歸來依然。

雙杖銘(其杖頭二寸，下開兩枝，中則合而為一，下復開為兩枝相交)

不二而二，不一而一。同住同行，無勞無逸。點破苔階，衲僧不識。捩轉機關，孤危靠壁。傑出諸方，者杖椰栗。

鼎湖山木人居在犖禪師剩稿卷四

音釋

鱸蓴
(上音盧，魚名。下音純，菜也。)
窣堵
(梵語窣堵波，此云聚相。謂如來舍利，乃萬德所聚，即佛塔也。)
四山
(生老病死。)
叵
(音頗，不可也。)
毘嵐風
(即壞天地世界之風。)
摩尼
(此云如意珠王。)
八苦
(一、生，二、老，三、病，四、死，五、愛別離，六、怨憎會，七、求不得，八、大小橫禍。)
趿
(音叉，去聲，踏也。)
首羅

(梵語摩醯首羅，此云大自在天王三目。)

嶄

(音暫平聲，山尖銳也。)

嶙峋

(上音鄰，下音荀。嶙峋，山崖重深也。)

宕溯

(上音唐，去聲，洞室，又過也。下音素，逆流而上曰溯洄，水欲下，違之而上也。)

茸

(音戎，草生聚貌。)

罅

(音，去聲，裂也，孔罅。)

纈

(音賢，入聲，結也，文繒也。)

白石浮圖

(亦云窣堵波，亦云塔波，如前釋。石出肇慶府七星岩，其質瑩潔如白玉。初，和尚欲建塔，喚白石匠二十人至鼎湖山，議取無瑕淨白。石匠謂：「石必有黑斑文，難得全白者。」和尚言：「汝只盡心往取。」是夜，無故岩前山頂石自墜下，穿木月宮後墻而入殿內，離殿柱二三寸。不然，殿即傾矣。次早，水月宮僧喚石匠碎石出殿。匠至，以尺度之，每段開為二三塊，以足塔用，尚少塔腳方墩。和尚言：「既全白難得，當取紅文，勿取黑斑。」果得紅文。然四段合成，結方六尺。鐫已，以水磨瑩，始見其文。而四段各處以合之，則文相湊。斯皆神力所至，誠非人工所能為也。塔坐麻奢鄉寶象林瑞塔寺後殿。未建塔前，其地有紫氣祥光，衝天如晝，鄉人咸訝之。及建寺工竣，晨旦有紅蓮花現千簷前，大七八尺，光燄四發，緇素咸嘉焉。舍利入塔時，現諸祥瑞，載如條處。)

貝多

(梵語俱云貝多羅，此云岸，形似此方棕櫚，直而且高，高四、五十尺，花如黃米子，其葉長廣，其色光潤，天竺書寫而采用之。)

三摩提

(亦云三摩地，華言等持，謂定慧平等任持者也。)

十八不共法

(謂諸佛之智，內充無畏之德，外顯一切功德，智慧超過物表，不與凡夫二乘及諸大菩薩共有也。一、身無失，二、口無失，三、念無失，四、無異想，五、無不定心，六、無不知已捨，七、欲無減，八、精進無減，九、念無減，十、智慧無減，十一、解脫無減，十二、解脫知見無減，十三、一切身業隨智慧行，十四、一切口業隨智慧行，十五、一切意業隨智慧行，十六、智慧知過去世無礙，十七、智慧知未來世無礙，十八、智慧知現在世無礙。)

續

三教圖贊

一人周法界，二老居六合，居六彰世教，周界佩三覺。面貌雖不同，誘善則不錯，欲得識渠渠，應看此一喝。咄！

亨民鍾居士影贊(士文學，善丹青，而能寫自影。影坐磐石上，蒼松下，道號南溪)

快哉盤石上，樂矣松風下，目光徹四瀛，胸中無滓渣。一枝月兔毫，揮出自與他，聖諦尚不為，何處覓真假？咦！畢竟是何人？喚之則錯，名之則差。

棲老和尚影贊

乘大願輪，再來無別。欲誘群生，遂參南浙。既晉雲棲，受惟心訣。心猶未了，要得腦裂。翻身江右，歷盡煙雪。撞趙州門，入博山室。遭渠毒手，命根頓絕。問其意旨如何，兩口原來無一舌。

和尚牧牛影贊(和尚交臂坐柳樹下牧牛，上有喜鵲一雙)

生來七十一，芒繩忽打失。牛兒飽困眠，我亦閒自適。交臂樹下坐，鳥鳴聲嘶嘶。月纔到中天，人牛無處覓。

音釋

十六大阿羅漢

(一賓頭盧，二迦諾迦伐蹉，三迦諾迦跋釐惟闍，四蘇頻陀，五諾詎羅，六跋陀羅，七迦哩迦，八伐闍羅弗多，九戍博迦，十半托迦，十一羅怙羅，亦云羅喉羅，十二那伽犀那，十三因揭陀，十四伐那婆斯，十五阿氏多，十六注荼半托迦。此十六大阿羅漢，皆具三明六通無量功德，承佛敕命，以神通力延自壽量，各領徒眾，皆阿羅漢，住於世間，守護正法，為世福田，至今猶未入滅。乃至將來第十小劫，人壽八萬歲時，釋迦如來法已將滅，彌勒佛不久出世，十六尊者聚集天上人間釋迦如來所有舍利，建七寶塔，禮拜供養訖，舍利即下入金剛際，十六尊者上昇虛空，自出三昧，火焚身入滅矣。今此是第九個減劫，當人壽六七十

歲間，過五十六億七千萬歲，至人壽八萬歲，彌勒世尊來此成佛，坐龍華樹下，三會說法，度無量眾生，釋迦如來今之遺法種福弟子，皆得在彼三會中，悉蒙度脫。)

闡提

(華言不具信，謂不信因果，不信三世輪迴善惡業報故。)

蕉

(音蕉，芭蕉也。廣東深山不植自生，高一丈餘尺，葉長五六尺，大二三尺。有子長大如黃瓜，酸澀不堪食。家植有數種，子甘甜大小不等。若香蕉，子小而長，甚香甜。)

善逝

(是佛十號之一。)

鼎湖山木人居在惨禪師剩稿卷五

侍者開溈錄

○序文

四分律藏名義標釋序

原夫律之為教也，乃三乘之寶筏，四雙之雲階。諸佛從斯而趣菩提，眾聖由此而昇泥曰。譬若明珠，喻如淨雪。外眾不預其傳，內徒為之秘授。三寶藉之而彰，五輩因之以立。其為法也，豈不重哉！在昔金河重誨，波離嗣宣。西域聖人，師資肅佩。分氈傳持，千有餘載。逮流東夏，漢晉刱聞，齊梁漸備，隋唐盛興。迄夫宋代已來，人皆首學，俱出樊籠。僧同遵軌，咸超有岸。邇世訛鋒互舉，禪律競分。見既不同，資受不無其謬。致使後進無門，初造失序。展卷不識其名，循文詎能知義。贊始臨壇，還同昏穴。惟此奮翅三藏，獵目群章。稽彼西天之梵言，釋此東華之音議。端取曇無德律所有文句難通者，僅標其名，纘釋其義。傍採諸家之辯，正述經論之玄。雖引四部之要文，然不雜彼之宗緒。恐紊持犯，難為防護。間所述者，並是通途行事，及略顯開遮，庶知持犯有其同別，非取輕條以替重篇，卻大愆而易小過。蓋本聖意未許律旨全遮，偷心不絕，難言信戒，是以獨舉一部，隨事標釋，不舛餘宗，俾刱學者覽卷無滯，溫習者不觀他面，罔致迷文失旨，意莫適從，遂舉手於高閣，不再顧以終身，律學於斯頓止，僧寶從此漸替。維念於茲，敢興短聞，集為部夾，統釋事相，略明樞義。若夫開遮持犯，廣備律詮，性制輕重，翫之即得，對治煩惑，要在深研，此不預述，況贊之淺識，豈能窮其淵府？俟學充足，戒光自朗，其餘纖悉玄軌，疏律乃陳。此所先標，後不重出，以彼疏意易彰，理獲線貫，帙今成矣。但愧庸才難免鬻乳之，併所缺疑未備者，總冀來哲共昭南極，輝戒珠於長夜，昺慧日於中天，正法得之恒存，聖階固而永久，是所慶願智者鑒諸。

四分戒本如釋序

夫戒本者何？乃比丘之規矱，涅槃之津要。規矱失，則心慮無整；津要迷，則彼岸難到。故如來首自鹿苑，終乎鶴樹，諄諄誨囑，俾依木叉為師，視同如佛。今人背遺囑，詆毘尼，何異逆子而抗慈父，善星而侮聖言？背遺囑，是非佛也；詆毘尼，是非法也；見持

戒者而嘲[口*楚]，是非僧也。三寶既非而且毀，奚名釋子？蓋戒法乃對治無明業種之醍醐，修證五分法身之妙術。業種不斷，因流瀰漫；法身不圓，解脫無日。違此而修，縱得妙悟，禪定現前，終是魔業。經有明言，非人臆語。今時妄修謬證，置木叉于言外，取己見為自規尺，自不能持，欲他而同己僻，毀法滅律，無堪視之。予因睹此，每勸初學著目毘尼，使定慧有址，正法而得久住。第律文旨奧，止持作犯，名種性相，閱者無不茫然。乃恣自庸，力取戒本，如律釋之，故曰《如釋》。釋而未盡，附餘部以悉之，僅為律之首鑰。以學者而疏通蹊徑，文蹄雖約，而義階實周。其有欲登舍那殿閣者，可向此跨上一足。

授比丘戒錄序

恭惟如來御世，觀眾生機有上中下，故教設三乘，所謂菩薩、緣覺、聲聞也。乘雖分三，莫不以戒為定慧之本。是故如來初坐菩提樹下，即為諸大心菩薩傳誦盧舍那佛三聚淨戒。次至鹿苑王城，為諸二乘漸制五篇七聚，立十人僧白四羯磨，授比丘具足戒。然佛初出世，邊地尠聞正法，出家五眾亦希。時迦旃延尊者居西天竺阿槃提國，彼有長者子名億耳出家，求尊者為受具戒，而彼國無十人僧不得受具。彼馳往白佛，佛聽邊地持律五人僧得作羯磨受具。五人中須一人持律善解羯磨，即以羯磨師為第五人。其教授師要聞軌範，餘證戒僧必須清淨，方許為證明也。所謂中邊者，中即中天竺，居東南西北四天竺之中也。邊地者，中天竺東去至東際有白木調國，國外是邊地；南去至南際有靖善塔，塔外是邊地；西去至西際有一師黎仙人山，山外是邊地；北去至北際有柱國，國外是邊地。今此震旦在白木調東，去天竺五萬七千餘里。如來出世一千餘載，未聞佛法。至漢明帝永平三年，帝感瑞夢，乃遣將軍蔡愔等一十八人使西域訪求佛道。六年，愔等至月氏國，遇摩騰、法蘭二法師，得梵本經六十萬言，相與東還。明帝大悅，由是此方王臣士庶，漸知歸向。至十四年，司空陽城侯劉峻，與諸官人士庶等一千餘人出家。陰夫人、王婕妤等，與宮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。時二法師與諸人出家，剃除鬚髮，著縵條衣，授與三歸、五戒、十戒而已。以不得滿十人，五人僧授具足戒。後至漢第十桓帝，一百餘年內，猶三歸、五戒、十戒，遞相傳授。至漢靈帝建寧元年，有北天竺沙門五人，來到漢地，與僧受大戒。一名支法領，二名支謙，三名竺法護，四名竺道生，五名支婁識。其時大律未有，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，羯磨一卷，在此流行。至魏初(邵陵厲公)嘉平三年，有中天竺沙門曇磨迦羅(此云法時)，善誦諸部毘尼。至雒陽，立羯磨受

法，準用十僧。於是佛法大行震旦，為東夏受戒律之始也。後至前秦建元二年，天竺沙門曇磨持(此云法海)，譯出十誦戒本三部。建元十四年，竺法念譯出《毘奈耶律》十卷。後秦姚興弘始十年，天竺尊者卑摩羅叉(此云無垢眼)，來遊關左，闡揚毘尼。鳩摩羅什所譯《十誦律》大行者，叉之力也。弘始十一年，有中天竺佛陀耶舍尊者至，譯出《四分》律藏。而關中先行《僧祇》，江南盛行《十誦》。至元魏法聰律師，始弘《四分》律宗。聰傳道覆，覆傳惠光，光傳雲暉願，願傳隱樂洪雲，雲傳洪尊，尊傳智首，首傳道宣，宣傳法勵、滿意，意傳法成，成傳大亮、道省，亮傳雲一、道岸、惠澄，澄傳惠欽。皆口相授受，臻於壺奧。自此之後廣矣(詳載《高僧傳》中)。至宋元已來，代不乏人。元末明初，戒律稍異。明中諳律者已希，至明末時，律之一宗掃地矣。余從受具來，閱大律藏，目不交睫者數年，而不得其中宗趣。遂遍參諸方，以求明哲，而無一習學毘尼者。經云：「毘尼藏是佛法壽命，毘尼藏住，佛法亦住。」余慮法不久住，晝夜悲傷，不能自安。時余年三十有四，興往天竺之念，求請梵僧數人，還歸震旦，再傳戒法。俾戒燈熄而更著，壽命微而復續。遂于甲申春抵閩地，欲取海舶人夫。從閩濱約泛一載餘，至東天竺海隅耽摩立底國，可六十餘驛，到中天竺那爛陀寺。不意時值滄桑，弗果所願。至今年過古稀，猶悵昔之無緣也。比見諸方叢席，與人授戒，不依佛制，盡是非法別眾。非法者何？不知白四羯磨，惟抄寫他人杜撰閒文唱誦，或師自心所作。佛制受具者至多，惟許三人同壇，若過即成非法。縱依羯磨，而誦文生澀，事多舛謬，尚是非法，況杜撰者乎。別眾者何？不知依律結大界及戒場。既無戒場，即一人受具，同住比丘，或百或千，盡要共集，與彼授具。有一比丘不集，是名別眾。眾既獲罪，受者亦不得戒，而終身得假名比丘，虛受信施，公然自謂上座，受他禮拜，罪莫大焉。或在白衣沙彌前作羯磨，三十二十，同時一齊授之，大違佛制。若不依佛言教，何名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。世無二佛，法無二制。斯則非法為法，以訛傳訛，遞相踵習，不覺其非，誠為末法之滅法矣。然此則關係法門非小，若有如法受得戒者，自當保重，如護明珠。其住持弘紹之賓，特宜遵木叉之教，依法依律，依佛所制，俾戒珠朗于長夜，木叉固而永久，是為弘正法傳教之大士焉。(授比丘尼戒錄序，式叉摩那戒錄序，文多不錄。壇者，即是戒場，在大界內結。大小法式，如標釋，如釋所明。)

刻二教論序

教鼎列三，中古襲之矣。今論為二者，非彌天之辨，莫能擬議焉。其法條分十二，明九流，洞百氏，道歸儒宗，釋超六合，教羅三諦，理極離微，故不可得而思議。唯通方先生獨發千古之幽覆，楷定萬世之司南，捨此孰能賾其少分哉！讀是論者，須頮空涯涘之見，始可覿尾閭之汪洋歟！

刻通極論序

夫佛理至極，非達士通人，莫能底之。而九流百氏，各泥教跡，競生異端。是由不知一真靈覺，終古無泯。強立名言，妄談氣生氣化。見封世典，遂疑貝葉之非。理執域中，故昧出世之妙。未睹梵行先生，何識古皇法化。是論之由作也，破世術，絕競流，比月指，類耀拳。讀者須虛其心，空其見，腳跟不帶纖塵，自然踏翻窠臼。始不孤是作，又何虛是刻哉。(二論出《廣弘明集》。)

心經添足序

如來出世，本為眾生發明心地，然心無跡，難以形容。不已，於虛空中畫出一條鱉鼻蛇，首尾宛然，可觀而不可觸。今不自量為蛇添足，得無取笑於人乎？咦！蓋欲令人識足知蛇，如標月指。讀是解者，見蛇遺足，得意忘蛇，方為善用其智，且不咳余。如或不然，未免毒氣所中。切忌！切忌！

歸戒要集序

夫三寶者，性相常住，體周法界，接物應機，如日曜於千江，為世舟航，非三畏之可比。故其始心入道，首則歸依三寶，受不殺、盜、婬、妄、酒戒，似儒教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五常。然五常慶在一生，五戒功歸多劫，故云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絕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持戒而得，苟不持戒，尚不得疥癩野干之身，況得如來功德之體？若能持戒，現獲名稱，終超有頂。是故現見奉戒去殺，不徇仁而仁自著；持戒離盜，不崇義而義自敷；守戒除婬，不修禮而禮自立；遵戒息妄，不期信而信自成；受戒斷酒，不履智而智自明。夫斯之實，可謂振網持綱，萬目開張，破無明殼，出長夜夢，復何功可以加之？何德可以配之？若不是修，昧於所欲，徒役慮於名形，勞心緣於百氏，倦形神於宵夜，虛耳目於良晨，何乖道之遠逝而弗及者乎？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辦，去其實則何從以措心？是以梵忠捨

異學而歸投三尊，菩薩奉禁戒而位同大覺，如斯之教，孰得而思議哉？

刻地獄生天記序

湛然禪師接曹洞之正脈，為一代宗匠，探賾三藏，尤善《華嚴》，得遊戲三昧。於藏經中拈出漁翁一段公案，織為戲文，目曰《地獄生天記》。至於屠沽往生，不無所本。或曰：「梨園歌舞沙門亦預言乎？」曰：「華嚴五地，百工技藝靡不綜練，故諸大士以六度萬行利生，見有一法益於世者，即為之舉示。然則湛公於華嚴海中興波作浪，就場屋裏哨月嗒雲，又何疑哉？」梵行比丘弘戒得本，欣然捐衣缽，資重梓，屬余為語。余喜曰：「是亦藏海之一渤歟！」用筆諸簡端。

刻金剛經後序

我釋迦如來一代說法，隨機大小，教分十二，而為八萬四千修多羅藏。今此《金剛》一經，乃六百般若之精要，八萬四千之力用，如金剛王寶杵，擬山山摧，擬空空碎，破一微塵，出大千經卷，而無一字可得，安一切眾生於無餘涅槃，而無涅槃之相，橫揮直抹，妙用無方，不可得而思議者。故空生歎之莫及，曰：「希有世尊！」今梁子某睹是希有，弗覺展眉擊節，用剞劂以流通，俾受持讀誦者，應無所住而契無餘涅槃，是則梁子誠為荷擔如來矣。山僧由是歎而莫及，故特表而出之。

壽孩若何司馬八十一序

器界中，有閒賢散聖，灑然物役之外，蕩乎寥廓之間。其道以不壞色身為最勝，所謂壽者相也。故得其道者，則年與世異，雖造化不能以一多數限之。若彭子之八百，東方氏之三千，此猶未達其源也。比世之人，多徒慕其年之修永，而不思厥德修之當鑒，是烏能善其道者哉？唯孩翁老居士則不爾。居士妙齡以詩書攻品器，中歲以劍術濟時用，晚臘以善根學菩提。而溫恭明厚，恥宣人短，好行惠施，不自有其德，以為天性之致。然喜放生，戒宰殺，刷竺墳老典以流通，延法侶而轉金剛藏。口持無量壽之洪名，心蘊無量壽之萬德，則又其篤誠時事也。夫以居士生奕世文學之家，而善韜其矯傑，安於積代豪富，而樂志澹如，非其心冥至道，蹟高閒賢散聖者，又孰能與於是哉？則其享不老之遐年，固不可以八百三千齊限

矣。居士常訓二英孫曰：「古先達名賢多從三寶門中乘大福而轉身者，如李鄴侯、呂申公其人也，爾曹當亦幸自勉。」今二英孫弱冠已著聲泮水，他日定應木天石渠之選，而酬志於野院山門，知復留玉為鎮矣。茲乙巳夷則朔越之日，乃居士九九懸弧之辰，諸釋氏子嘉居士行邁前哲、履道幽玄，實今之龐老子，特欲得山僧一言為慶祝。山僧愧無繡口，不足以揚令德，爰念與居士數十年莫逆，是不敢以疏拙辭者，乃為之頌曰：有隱君子兮河之濱，與世相違兮道是循。佛是吾師兮僧是親，性嘉仁施兮每出俸而活羽鱗。誘蘭孫以修福慧兮，指般若而為津；都無閒心於逆順兮，安得有喜瞋？今則歷年已九九兮，貌如童之閬閬。問渠何因而致斯兮？知己久證金剛。身吸西江于一口兮，曾不動兩脣；出瓶鵝而不雙損兮，自諾何須人？聞桂吹而無隱爾兮，觸鼻皆春。

題程君縉居士浣月軒

月為煙、雲、霞、霧、修羅五事所翳，不得明淨；人被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五欲所迷，不見自心，良可慨哉！今君縉居士負英標豪邁之資，出歷宦途，五欲自恣而不昧，晚歲歸心道法，構靜軒、開月池以自娛。余因題浣月而贈之，蓋擬一入此軒者，塵垢廓清，心月宛然呈現矣。雖然如是，猶須好著金剛正眼始得。

刻博山無異老和尚廣錄後序

拈花微笑，靈山父子無事生端；斷臂安心，少室師徒一期特地。然而別通線路，曲為今時，所以總屬葛藤，怪由昔日矣！我博山先師翁無異老和尚，因邪打正，翻古案一千七條；逐浪隨波，承洞宗三十二葉。憫時救敝，滿空法施棘蓬；誘素規緇，遍界聲撾毒鼓。三十餘年落草，幾翻徹底為人。故當時喪命根于辣鎚下者，紀不可勝；即今分法化于震旦中者，數難枚舉。惟我兩雪和尚不出戶庭，隆興家業，可謂嚴提祖令，克振芳猷歟！茲澗法叔彙集師翁所遺葛藤，公布諸方，永為法乳，屬余分任，冀早奏功，俾他時有超宗異目者，于師翁言句上覿睹尊堂，踏翻玄路，使瑞苗蕃茂，播宗風于無窮；貴胤彌昌，逆洞流於不竭。是為跋。

刻十七帖序

世間字書，竟俗而非僧也。僧或間而為之，乃率其自然，非攻之也。而或攻之，至於花卉丹青，是俗竟非僧也。予於方外得右軍十

七帖，觀其墨蹟，化而龍也，由是藏之三十餘載。今欲以其神化布於天下，因而鐫之，俾不沒其胸襟，千古洋洋焉。

好生集序

夫血氣之屬，莫不稟天命而成；殊形異族，俱託四大而有。所謂天地同根，萬物同體，根體不殊，故性是一。所以希生怖死，痛癢苦樂，曾無有二，豈可割彼身命，益自幻形？一針刺體，苦楚難當；半甲離皮，痛徹骨髓。何忍釘貫頂門，刀刎喉咽，生剝毛鱗，活就湯火，痛心未絕，已上刀砧。假其苦痛異人，則任烹任割；苟或無殊，便當縱躍縱翻。回萬物於己體，推性命於天地，物我一如，自他無閒，返本之道，誠在斯焉。所以莊子得物之逍遙，孟氏懸符於悲體，湯君解網，素王不綱，是亦戒殺之漸，然終媒乎其本。故孔門目之為權漸，釋宗稱之為頓乘。乘頓則縕乎權漸，未有執漸而廢其頓。又況權漸之不為，安稱仁人之心哉？忽此心者，猩鷹何異？且因果皎然，響應無爽，影逐形遷，業隨作受。未見植麻得粟，殺生而獲延年。果報不殊，致有修短之別。放生自感福壽，無患少病，皆其餘祉。故劉之亨放雙鯉而得延年；陳元植護生命壽增百歲；楊序生活魚子得越中夭；採樵夫救焚山生梵天壽過一劫；天帝釋護鳥卵而戰退修羅；韋丹老，贖烹黿，報以祿位；楊寶童，療病雀，得玉環，四世三公；李進勅，放一船魚，度厄獲金；釋真表，棄畋獵，彌勒親與授戒；永明壽，空庫錢，而贖生命，德大道成；隋天台，建陂池魚，盡生高麗；流水長者，救十千魚，俱生天上，報以珍寶，位至成佛，即我釋迦如來也。自古聖賢，無不好生愍死。不畏後世，乃為殘戮，只圖現滋三寸舌根，不顧怨結萬代，世世生生，於六道中，伺相酬報，相害相吞，至有兵戈劫亂，業果未盡，復造新殃，如輪環轉，無有休息。如來愍此，教令斷殺放生，使因不作，果報自泯。其有智者，頓悟同體，一旦捨之，則慈施天下，十方剎土，悉自安鄉，三界內外，皆我樂國。啟諸仁德，淨信佛子，共欣斯旨，遵修慈行，贖放毛鱗，縱其飲啄，使逍遙於雲漢之間，任優游於湖澤之內，或聞法以脫輪迴，或承咒而生天上，同立仁壽之基，齊罷干戈之響，迴舜日於當時，扇慈風於斯際，願既不減于天台，功奚異於流水？殊因妙果，豈可得而思議哉？

○祭文

掃雲棲大師塔文

如來滅度千年，至漢明大法始流東夏，于時宗奉者不少，而歸根得旨者誠希。自晉東林遠公振起馬鳴、龍樹之風，道高德隆，一時緇素名賢翕然趨附，猶百川之趁大海，洋洋乎誠一代之慈航矣。迄今末法人訛，口口談空，而行在有中，識想紛飛，滿胸三毒，非極樂為寓言，詆念佛為下根。嗚呼！眾生之福薄至於此耶！唯我雲棲師翁老和尚愍彼狂愚，中興淨土，豈但繼東林，而實代佛宣揚於末世矣。某自愧生晚，不獲師翁慈顏一面一言以示，獨於三十四年時趨赴窣堵波下，得藉三禮。茲欲再親禮支提，而恨年已衰邁，摳趁不前，乃特遣侍者某齎辦香酌清泉，搥胸三禮曰：「佛愍群蒙，膺生死苦，故開方便，持名徑路，助佛獎化，永明壽祖。禪淨雙持，猶添角虎，師翁同手，彈琶弄鼓，接引三根，競昇淨土。心無垢染，孰知濁污？一念不生，凡聖皆倒。堵波巍巍，天龍歸護，誰識師翁，為人末著？古佛現身，非凡測度，生平說法，救病良藥。如昔文殊，親示無著，普賢曾授，善財願躍。念佛一門，度世慈舶，天上天下，師為獨尊。狂瀾砥柱，人皆仰欽，隨緣示化，薄福寧親？衣缽久失，憑誰示珍？再乘願輪，度盡迷津，緬師高風，千古一人。和南尚饗。」

掃壽昌太師翁大和尚塔文

維某年某月某日，前住端州鼎湖山近居南海寶象林法曾孫某，敬具清香素饌，上供太師翁大和尚窣堵坡前曰：「先瀛山曩在祖庭上堂，曾對眾舉揚：『傅大士空手把鋤頭，究竟成何事業？我師祖則一生腳踏實地，惟把箇沒柄鉏頭，第一鉏翻起三大古名剎，第二鉏掘開大地人腦門。』復云：『欲識傅大士後身麼？則我師祖是；欲識師祖前身麼？則傅大士是。』今日不肖某，安敢揭父攘羊，秖圖證龜成鱉？何故？傅大士當時一鉏不了，帶累太師翁；太師翁當時亦有一鉏不了，帶累先瀛山。先瀛山不為不盡力，但爭奈鉏不完？如今少不免向太師翁窣堵坡前痛下一掘，以了此不完之鉏，伏惟太師翁忍默不呵。且作麼生是不完底？那一鉏直斷諸佛祖命根，太師翁也須好生迴護。」於是稽首作禮而言曰：「禪林下衰，宗風怠弱，至明季間，殆為極矣。嗚呼！倘不藉太師翁乘大願輪，再來西竺古佛出妙手眼，振起揚廣家風，則洞上一宗幾乎將墜。其為功也，何非接懸崖之樹，蔭覆天下人哉？若夫高抽寶鏡，君臣五位以齊彰；平舉蓋函，賓主三玄而貫徹。權衡佛祖，規範人天，此皆太師翁餘事也。只如太師翁生平一段風流灑脫處，且又如何？冒雨衝風去，披星戴月歸，交互明中暗，覿面示全提。伏惟尚饗。」

掃博山異老和尚塔文

鼎湖法孫某，自惟生晚，不睹師翁雷舌親宣中興洞宗之祖道，乃於三十四年時踏到窣堵坡邊，三禮而白雪三墮。時不自揣，猶恨弗獲師翁一面一言以示，遂迷頭狂走。雖然，歷盡諸方，至今猶寒徹膽髓，毛骨凜然。寧知師翁當時全身獨露，聲振三千，為我徹困不淺，而我於制底前錯過不少矣。嗣後弗覺絡索因循，光陰幾許，不獲再趨德相展謁，罪犯難逃，過非空界所能容也。今澗法叔仔肩法門，欲使法旨彌綸宇宙，以師翁遺言集成部帙，熱腔授我，重梓入藏，為人天之眼目，續萬代之心燈。某拜而捧之，不啻寶鏡親承，合指微諾。今特遣職事某稽首師翁窣堵坡下，伏媿劣孫脣不似驢，腹不類馬，無空王膳，如妙高聚，既不用鹽醬，那希胡餅？唯以法界為盤，羅列森羅萬象、翠竹黃花，於窣堵坡前鼓沒絃琴，吹無孔笛，擊半邊板，歌明月調，供上毘盧殿裏赤體老師翁異大和尚。惟願揚眉謦欬，俯鑒微誠。尚饗。

上瀛山雪和尚塔供忱

靈峰一會，惟大龜氏能契真機；洞上一宗，非我和尚莫續其燄。恭惟和尚猊座，妙齡拔俗，穎悟天成，親先師翁提命三十餘載，大臻圓奧，足不越閫而首眾博山，由是法化兩江，道震天下。某丁丑春，於杭之接待寺獲依座下，復於橫山光明古剎忝同室處，雖惟自愧不識師之婆心，而師之面目亦瞞某甲不得。時為業風飄墮瘴鄉，不復再侍巾瓶，緬想真容，深恨水影。茲特將丹忱稽首窣堵坡前，爇瓣香，酌清流，物雖芹微，赤心遍界，詞慚石女，淚灑天風。伏願和尚常寂光中，無靳昭鑒。

上鼎湖棲老和尚供忱

順治戊戌八月七七之晨，弟子某謹備瓣香蔬筵，敬奠于鼎湖堂上圓寂老和尚猊座前曰：「嗚呼！師於空王佛所，乘大願輪，遊戲法界，出沒娑婆，欲誘群蒙而示現有生，託質同凡而妙齡出俗，度嶺遍參，杖履南浙，聽貝葉而性相宗洞徹，晉雲棲而受惟心妙訣，撞趙州門，入博山室，遭其毒手，命根頓絕，歸自蒲澗，翻貝多而教羅三諦，坐白雲而範圍大千，播惟心，鼓毒，殺活全提，無容擬議。某夙緣感至，得禮座下，自愧皮頑膚厚，不納風薰，狂心未了，踏遍諸方，雖逢哲匠，無奈櫟根，終非良楮，擬欲歸來，再侍巾瓶，還拳丈室，不意師厭末世，遽遊寂滅大海，使我銜哀望斷，

淚似雨傾，肝腸痛絕，踰於喪親，法幢斯倒，四眾失怙，角虎潛蹤，孰為哮吼？惟冀電光再掣，影落千江，任其撈漉，縱彼欣觀，覷破則頓悟無生，踏著則同歸性海，圓師悲智，滿師願輪。和南尚饗。」

祭華首空隱大師文

維順治辛丑歲迦提月十一日，鼎湖山法姪某，謹遣副寺某、化城監院某、知客某、侍者某，敬以香燭茗果，致奠于華首和尚空大師之靈曰：「於戲！日月逝矣，詎弗云來？法幢已折，良可痛哉！將謂泰山，而無其頹，今遽失仰，云胡不哀？緬維大師，天縱寧馨，靈根智種，發自妙齡。纔方剃落，即志上乘，曉夜翹勤，脅祖斯型。依吾和尚，受二華經，同居白雲，切磨咨傲。頃鼯攜提，參老博山，遭渠毒手，簇破生顏。鐵虎蛇吞，須彌坑陷，首羅哭救，血淚濺濺。師從脫露，遁跡投閑，于彼黃岩，重坐死關。星霜頻易，饑寒頓忘，妖松不燒，銜花亦荒。心冥境蕩，卉木騰光，福智資糧，咸是齊彰。德光行勝，龍鬼推將，出而範世，賴振宗綱。鑄陶衲子，誘發冠裳，剛柔赫著，遙邁石霜。粵鄉閩地，法浸汪洋，顧我胡為？宿緣蹇甚。先師歸寂，未三五稔，恨猶未剪，孤零可噤。方切瞻依，冀渥露潤，而忽訃聞，使我心燼。哲人違世，一何其迅？嗚呼！慧日潛輝，黑風怒號，魔邪方熾，龍泉反韜。花鬘失貫，牛耳誰操？禪林無幸，耆艾凋槁。凡我緇素，孰不為忉？未了無生，寧契師旨？師視涅槃，無異生死，生死涅槃，如夢如瞥。大寂滅海，為師遊戲，聊存世禮，薄薦蘋儀。尚饗。」

祭博山雪澗和尚文

維康熙十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，粵東南海寶象林瑞塔禪院法姪某甲，謹遣行者某等齎瓣香清，稽首敬上啟於博山澗翁法叔大和尚常寂光中，曰：「洞上一宗幾將墜而復振者，誠藉我老法叔大人為之扶豎也。自壽昌老祖脫聖凡窠、沒三乘見，以那伽力挽頹風於當時，翻身拶入魔界，硬操犁耙耕開彌天險阱，於時被生陷者不少、喪身者無數，唯我博山先師翁素稱手眼，而親陷徹底，通身糜爛，氣薰遍界，是以三十餘年抱冤難雪。適遇我瀛山老和尚，久侍師翁巾瓶，親得其旨，晏坐萬仞峰頭，直下騰身，受用不淺，故繼席二十餘載，唯於荊棘叢中拈出一條爛刺，待人接物，務求其知痛癢者以為大法之寄。適年高臘長，德望方隆，為一時四眾人天所仰，乃忽唱還鄉之曲，遊戲於無住大寂場中，而法運下衰，憑誰砥柱？姪

於三千里外聞之，不禁臨風淚墮，因展哀衷，曰：嗚呼！法門秋晚，邪濁混流，清珠云失，孰任其憂？緬維老叔，慧深德稠，溫粹其容，空正其眸。毀譽不關，如彼崇丘，以德感人，人皆自投。微言辣語，真世慈舟，生死涅槃，如夢如漚。臨行飄然，自怡自由，示同能仁，八十春秋。千古高風，誰敢與儔？唯口生子，長踞哮吼。千里微誠，薦茲茗甌，寂光不移，靈鑒遍周。槃談尚饗。」

祭蘆田穎學大師文

維康熙癸丑六月朔越十四日，法弟某因瀛山人來，得聞穎老法兄大師圓寂，深痛法門之不幸也，敬具清茗麤蔬，遙空和南致奠曰：「始余行腳，撞入妙行，睹千人叢，兄為氣豪，知堪種草，非凡羽毛，於先師門，久受薰淘。余慚鈍劣，空負同條，兄常勉余，整翮南翱。及余歸嶺，送我輕舠，舟中衷言，徹曉叨叨。分攜之後，山川寂寥，余既陸沉，兄亦光韜。庚子一書，聊敘鬱陶，擬完拙，圖話炎颼。豈謂一旦，示我難遭？法門無幸，憂心孔勞。緬惟法兄，德高臘長，面忽云徂，後昆誰仰？生平一味，孤嚴厚養，克振先型，爰成碩望。諸方咸推，人天哲匠，而兄竟然，不輕拈杖。惟具眼人，賞其高唱，方諸賣弄，何啻霄壤？如今太息，縱橫魍魎，白澤不存，孰為祛蕩？千載音容，徒令懷想，我薦茗蔬，不殃鹽醬，地陷紅輪，海底燈亮。尚饗。」

祭公孺陳山主文

維康熙癸丑年五月望越二日，寶象林沙門釋某，遣副院侍者，謹以茗果蔬飯、香燭錢帛，致奠於開山火檀越公孺陳老居士之靈曰：「言夫公之出世，當萬曆之戊申，沒於康熙癸丑五月五夜將寅，得年六十有六，可與古稀而同論。吁！壽固惟公宜有兮，又孰知夫有德而始臻？洎自弱齡即負奇氣兮，睨視富貴等浮雲。任豪俠而不淫蕩兮，率曠達士之天真。性耿介而不黨偏兮，敦直道乎鄉鄰。行從儉而非固兮，名為實賓而薄徇。乃若令尹之與冏卿兮，結為子女之婚姻。人不多公之千箱萬倉兮，而惟羨公之蘭裔振振。況公之暮年猛省兮，亟尋苦海之通津。歸大覺而執弟子兮，願修真以脫迴輪。謀余建剎而捨地兮，期與人天樹福因。今人見聞是美舉兮，莫不爭並亞仙而稱陳。茲既禪林之落成兮，擬披緇以違世塵。不謂心真而身幻兮，遽把黃粱付欠伸。嗚呼！世之人代公，猶恨有遺餘。獨我知公往，已昇化樂居。由公崇功德，千載堪歎譽。吁！人生如寄，孰不歸歟？公歸得所，誰無仰諸？蓋公所未了知者，生死即涅槃，

煩惱即真如。然吾今日徹困為公也，眉毛豈復能惜於微塵？國土不隔毫端兮，心佛眾生誰親疏？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兮，芥石徒然何終初？於斯薦取莫躊躇，菩提目前湛碧虛。欲識此中無隱意，清茶清果間清蔬。薄言申奠，惟神鑒且。尚饗！」

祭高要王邑侯文

嗚呼！世間萬法，遷變無常。所以此身，喻如輕霜。三萬光陰，殊非久長。有生必滅，孰能免將。惟達道人，生死兩忘。緬維居士，天性溫良。器識恢宏，愷悌慈庠。以金吾長，出蒞蠻邦。救癆瘵民，傾菩薩腸。惠政方成，口碑道旁。恨才未展，如漢龔黃。我隨世人，為斯感傷。賢人早歿，君子道荒。況公願輪，為法金湯。倏焉告逝，誰繼優光。我本期公，大潤遐方。宰官說法，普施慈航。云胡中折，失予良望。嗚呼！愁雲慘淡，東風颯吹。草木雖榮，終至必衰。哲人已往，不復見之。德音千古，式動人悲。我念與公，道心相知。公亦愛我，法語相資。聊酌盃水，弔清白遺。惟靈高蹈，西方寶池。嗚呼！尚饗。

祭空白禪師偈

生來八十齊，能事皆已備。不學祖師禪，唯持殺活機。殺盡歌太平，掉臂歸來去。不住彼此岸，橫身臥太虛。

○舉火

為崇梵闍黎舉火

「般若如大火聚，四面不可入；般若如清涼池，四面皆可入。大眾！者闍黎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亙古亙今，唯此一人。其來也，月落波心，了無實體可得；其去也，鴈過長空，亦無蹤跡可留。以不壞假名，有此幻軀，今欲赤手露其娘生面目，故有茶毘之舉。」師秉火苣，云：「此苣若喚作火，則無安身處；若不喚作火，則無立命處。畢竟喚作箇甚麼？若出得此中句，盡十方界是箇常寂光土。」即以苣打圓相，云：「者裏便是四色蓮花。」擲下苣，云：「者箇就是金剛不壞軀。」

為鐵橈比丘舉火

「鐵橈具壽！汝六十餘年來，在俗是箇儒家君子，出家是箇梵行比丘，今日脫體無依，既非俗而復非僧，畢竟是箇甚麼人？噫！佛祖不能命其名，五眼焉能窺其體？會麼？你若薦得，生死當下了卻；若也未會，我以此靈苣送你往西方極樂世界，彌陀為你說破。」
鼎湖山木人居在犙禪師剩稿卷五

音釋

涘
（音詞，上聲，水涯也。）
咳
（音孩，笑也。）
德相
（即塔也，謂眾德所聚之相也。）
槃談
（即和南，華言禮敬。）
飆
（音標，暴風從下而上也。）
睨
（音詣，邪視也。）
韜
（音叨，藏也，寬也。）
舠
（音刀，小船。）
三德
（若分言之，法身、般若、解脫名三，常、淨、我、樂名德。）
那伽
（大禪定也。）

（弟子一伎等捐資敬梓
剩稿第四卷。早獲正法眼藏，頓悟如來心
印，度盡一切眾生，然後成無上覺。
康熙甲子仲春吉旦識）

（弟子正童奉資敬刊
剩稿第五卷。三障頓消，四智早圓，與諸眾
生，同成正覺。
康熙甲子中秋吉旦識。）

泥曰
（亦云泥洹，又云涅槃，此云不生不滅。）

鬻

(音欲，賣也。)

贗

(音雁，偽物。)

矱

(音穫，度也。)

鄉

(音向，不久也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